

淨土宗



信受彌陀救度
專稱彌陀佛名
願生彌陀淨土
廣度十方眾生

宗旨

Pure Land Buddhism

November . 2016

雙月刊 第 23 期 民國 105 年 11 月出刊


【贈閱】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淨土宗宗祖 善導大師畫像



中國淨土宗 十五位祖師

- 初祖——慧遠大師
- 二祖——曇鸞大師
- 三祖——道綽大師
- 四祖——善導大師 (宗祖)
- 五祖——承遠大師
- 六祖——法照大師
- 七祖——少康大師
- 八祖——延壽大師
- 九祖——省常大師
- 十祖——蓮池大師
- 十一祖——蕩益大師
- 十二祖——截流大師
- 十三祖——省庵大師
- 十四祖——徹悟大師
- 十五祖——印光大師



目錄

4	【宗學理論】	《易行品》之歸趨 釋慧淨
11		淨土宗義概說（三） 釋淨宗
19		《第十八願善導釋》前言 釋淨宗
21	【法義闡釋】	淨土宗「四不」（一） 釋慧淨
32		《往生論註》要義（七） 釋淨宗
37		相續稱名之外不必另求信願 釋智隨
41		命終開示 釋淨宗
47	【淨宗俗諦】	身與心的關係 釋慧淨
51	【淨土宗妙喻】	推土機喻：今乘二尊教，廣開淨土門 釋淨宗
53	【淨土常識】	淨土宗小常識
55	【問答釋疑】	淨土釋疑·專文 為樂願生，能不能往生
63	【修學園地】	住持大柄在德與惠 釋宗道
65		放棄自力修行，信受彌陀救度 淨信居士
69		一位天主教修女信受彌陀救度的歷程 淨儂居士
83		小兒念佛記 佛曉居士





發行人：釋慧淨
社長：釋淨音
編輯：本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中華淨土宗協會
美術設計：淨心居士（巫麗雪）

版權開放 歡迎流通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96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 ISSN 2307-2695 ◎

86 【淨土宗藝術】 給人歡喜的阿彌陀佛金銅群塑 | 佛宣居士

92 疊枝做架圖 | 老土解讀·小魚作畫

93 【念佛感應】 祖母往生 現接引相 | 釋慧淨

96 十字架的阿彌陀佛 | 釋淨宗

97 一句彌陀度亡嬰 | 沈佳萱

附：淨宗法師按語

IO2 念佛癒肝癌 | 佛順居士

IO4 【漫畫專欄】 念佛不斷 鬼退病癒 | 陳海量《可許則許》

IIO 【因果紀實】 投胎轉世，得前世遺物 | 《晉書·羊祜傳》

III 【佳文欣賞】 我的善良與他人無關 | 孫道榮

II3 善良成就未來——邱吉爾與青黴素的發明者 | (佚名)

II6 【環保慈善】 老人把守死亡關卡 勸退五百跳崖人 | (摘自網路)

II9 最後相見的地方 牠天天教堂靜坐！ | (萌寵動物)

I2I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I22 【流通點】 《淨土宗雙月刊》流通點

I24 叢書目錄



《易行品》之歸趨

文／釋慧淨

《易行品》初明十方十佛之易行道（此名十佛章），次述十方諸佛之易行道（此名諸佛章），次詳阿彌陀佛之易行道（此名彌陀章），次說過未八佛、東方八佛、三世諸佛、諸大菩薩等易行。如此廣泛並列諸佛諸菩薩之易行道，乍讀之下，以為未必是以阿彌陀佛之易行道為宗；然而若再詳加研讀，仔細比較彌陀易行與諸佛易行之不同，便知龍樹菩薩乃以巧妙之筆法，將諸佛諸菩薩之易行道歸於彌陀之易行道，以顯彌陀易行即是易行中之至極易行，並示彌陀易行即是《易行品》之中心所在。此若觀下列之「二重相對」與「龍樹本意」，便可一目瞭然。

（一）二重相對

（一）難行易行相對

若與難行道相對，則十方十佛之易行法或其他諸佛之易行法，都屬於易行道，列舉此等多佛之易行道以應群機，各人可暫依自己所好之易行道而選擇之。在此，則阿彌陀佛之易行道是此等易行道之一，未占特殊地位。

（二）易行通別相對

諸佛之易行道，與難行道相對，可謂易行道；若更再往探究《易行品》之內容，可知龍樹菩薩之本意在於光顯阿彌陀佛之易行道。亦即：通而言之，易行道含諸佛易行與彌陀易行之二種；別而言之，《易行品》之目的在於彌陀之易行。

此理可從橫向與豎向來看，可一目瞭然。

「橫向」即是易行之通局，將「彌陀章」與「十佛章」「諸佛章」之相異對照。

「豎向」即是此《易行品》之組織次第，以「施、開、廢」引導群機趨入彌陀之易行。

（二）龍樹菩薩本意

《易行品》分判難易二道，而廣泛開示易行道；此中龍樹菩薩本懷，在何教法？若論龍樹菩薩之本意，正在彌陀易行；若是難行道及諸佛易行等，唯是隨他之方便施設。釋尊於《入楞伽經》懸記而言「證歡喜地生安樂」，既然有此聖識，則龍樹菩薩之本意，唯在彌陀易行，不在別法。又，熟思「彌陀章」之文意，可知不謬。何況特造《十二禮偈》，吐露歸命彌陀願生安樂之真心，與《入楞伽經》聖識符節相應，更無所疑。

《易行品》易行之通局——橫向觀察（彌陀與諸佛之異）

古來大德釋此易行之通局，或舉出六異，或舉出八異，乃至十六異。在此融會歸納為十二異，以明《易行品》乃是以彌陀之易行為其宗旨。

（一）總讚別讚之異

從《易行品》文面來看，讚歎諸佛易行，是將其綜合並列在一起而總讚之；然而讚歎阿彌陀佛之易行時，則特別設立一章，此章唯一專門讚歎阿彌陀佛一佛，無有別佛。

（二）詳讚略讚之異

讚歎諸佛，以偈而言，僅不過二偈，然而讚歎阿彌陀一佛，則多達三十二偈一百二十八句之讚歌。又，「十佛章」之善德佛雖比其他諸佛有較多且具體之讚歎，然將其偈頌與長行合而計之，共四百一十字，而「彌陀章」則有六百七十六字之多，可知詳略之異。

（三）能讚所讚之異

彌陀是所讚，諸佛是能讚，並非等同，「諸佛章」結文及「彌陀章」偈頌言：

是諸佛世尊，現在十方清淨世界，皆稱名憶念阿彌陀佛。

十方現在佛，以種種因緣，歎彼佛功德，我今歸命禮。

諸佛無量劫，讚揚其功德，猶尚不能盡，歸命清淨人。

依此明知，阿彌陀佛為所讚所歸之佛。

（四）能等所等之異

讀此品之「諸佛章」或其次的《除業品》，出現「阿彌陀等諸佛」之句，舉出阿彌陀佛為諸佛之代表，故知以彌陀為能等（代表佛格），諸佛為所等（被代表佛格）。

（五）本願有無之異

亦即稱名本願有無之異。易行之文雖通於諸佛，然而意在彌陀，以稱名念佛，是彌陀本願故。「彌陀章」開頭說：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

接著舉出第十八願（取意）說：

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更以偈頌舉出成就文（取意）：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因願有「念我稱名」，且偈頌之成就文亦舉出念佛而言：「念無量力功德（名號）」，而其直接之利益是「即時入必定」，且歸結為「是故我常念」。

易行道之行體即是「稱念佛名」，然而餘佛菩薩之易行中，沒有稱名之本願，唯「彌陀章」有，可知《易行品》之目的在於獨顯彌陀之易行，在於導入彌陀本願之稱名。

（六）常念有無之異

十佛易行、諸佛易行等，自歸勸他，皆無「常念」之言，獨有「彌陀章」言之，此是顯示龍樹菩薩一心歸命彌陀，願生極樂淨土，長時繫念無間，專在彌陀一佛。如「彌陀章」第四偈言：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此常念之文，意義深重，生佛不相捨離故。

更願佛之常恆憶念，如「彌陀章」第三十偈言：

我今亦如是，稱讚無量德，以是福因緣，願佛常念我。

此二偈，「我常念佛」與「佛常念我」，顯示「生佛不離」「機法一體」的內涵。

不只自行，亦勸他使長時無間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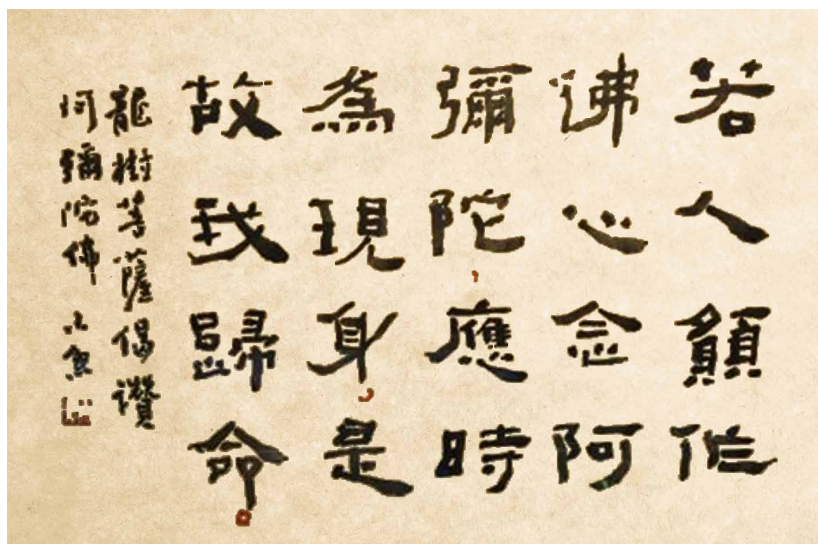
常應憶念。

明知：難易廢立之正意、自行化他之本懷，唯在彌陀之本願稱名。

（七）往生有無之異

其他各章只說不退的利益，但「彌陀章」除了說不退的利益之外還說往生的利益。如「彌陀章」第三偈言：

若人命終時，得生彼國者，即具無量德，是故我歸命。



字／小魚

念佛能得現當二益，《易行品》除了現生不退的利益之外，還說往生的利益，即此偈所明。此偈總讚往生極樂之德，不論何人，但生極樂，不假功行，自然具足佛之無量功德。龍樹菩薩自行化他，勸導往生極樂之情，於此偈表露無遺。

此偈亦在於顯示捨此往彼（捨娑婆生極樂）之淨土宗宗旨。

（八）願生有無之異

「彌陀章」第三十一偈言：

我於今先世，福德若大小，願我於佛所，心常得清淨。

此是龍樹菩薩表露願生之心。「佛所」者指極樂淨土，故「於佛所心常得清淨」，即顯示願生極樂淨土之旨趣。

（九）信疑有無之異

「彌陀章」第十八偈言：

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

說明易行之內容時，有「信方便易行」之信心的說明，則唯有「彌陀章」，此外別無。

故知：可謂之「信方便易行」的，即在於「彌陀章」。

（十）乘船有無之異

「彌陀章」第二十八偈言：

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自度亦度彼，我禮自在者。

《易行品》開頭總判難易二道之處，以乘船譬喻易行道；然始自「十佛章」，以至各章，均無此譬喻，唯「彌陀章」有「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之譬喻。「八道船」譬喻彌陀萬德之洪名，「乘彼八道船」即是稱念彌陀佛名。彌陀名號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之功德，舉凡佛法中之所有功德，如三學、六度、三十七道品，乃至無量陀羅尼，阿彌陀佛一佛名號全體具足，舉一全收，無欠無餘。

於此明知：易行之所以為易行，全在於「彌陀章」。

（十一）迴向有無之異

只有「彌陀章」在偈頌之結語有迴向之文而言：

以此福因緣，所獲上妙德，願諸眾生類，皆亦悉當得。

其他諸佛、菩薩章沒有迴向句。此是龍樹菩薩表明自己願生彌陀淨土，其自行化他即在此彌陀之易行。

（十二）懸記有無之異

釋尊在《入楞伽經》卷九，即已懸記龍樹菩薩以證得初地之聖位往生彌陀極樂淨土而言：

於南天國中，有大德比丘，名龍樹菩薩，能破有無見，
為人說我乘，大乘無上法，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顯示龍樹菩薩於十方諸佛十方淨土之中，獨選彌陀易行及極樂淨土為其歸趨，則《易行品》以彌陀易行為其所宗不言可知；亦知往生彌陀之極樂淨土不只易行，而且殊勝。

綜觀上述諸異，明知龍樹菩薩撰述《易行品》的目的在於顯明彌陀之易行，並吐露自己之歸趨；而同時並列諸佛菩薩之易行，意在對照比較彼此之不同，以凸顯彌陀易行乃是所有易行之中之至極易行，使後之淨土行者有所遵循，並以此引導聖道諸機進入彌陀易行。

《易行品》之組織次第——豎向觀察（施、開、廢三義）

《易行品》可分為七章：「十方十佛章」（十佛章）「十方諸佛章」（諸佛章）「西方一佛章」（彌陀章）「過未八佛章」「東方八佛章」「三世諸佛章」「諸大菩薩章」。其中，前之三章有「施、開、廢」三義，即「為蓮故花，花開蓮現，花落蓮成」，亦即「為實施權，開權顯實，廢權立實」。

此《十住論》在於註解《華嚴經·十地品》，故以聖道門「此土入聖」之三學六度萬行之難行道為其行因，以此立場而註釋之；然其目的在於引導群機趨入

彌陀之易行，故其解說採取逐步引導、漸進開顯的方式，猶如《法華經》「施、開、廢」之過程，這從整部《易行品》行文次第之組織乃至前後品之接續上，便可看出。

（一）十方十佛章

此章未出彌陀名，似蓮實包於花中，如「為蓮故花」之貌，有「為實施權」之意。

（二）十方諸佛章

此章出彌陀之名，並為諸佛之代表，如「花開蓮現」之貌，有「開權顯實」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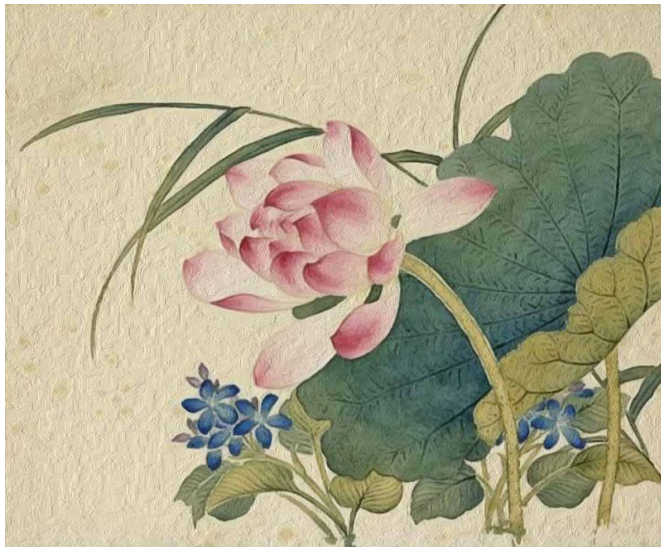
（三）西方一佛章（彌陀章）

此章不言不讚諸佛，唯廣泛讚歎彌陀一佛，如「花落蓮成」之貌，有「廢權立實」之意。

（四）過未八佛章

此後四章，是承上啟下，為與以下之《除業品》相連繫故。

（摘自《易行品》講要）



淨土宗義概說（三）

文／釋淨宗

（三）宗的定義

法相宗的窺基大師（玄奘大師的弟子）在《大乘法苑義林章》當中解釋：宗，為尊、崇、主之義。尊，至尊至上；崇，特崇特仰；主，統領一切。引申即為獨尊、統攝、唯一、最勝等義。

八萬四千法門，有尊、有崇、有主才有宗，否則就沒有宗。

據此，我們可以簡單定義：在佛說的一切法門中，獨尊某一法門為主，並以此法門統攝其餘所有法門之教義體系，即稱為「宗」。

（四）宗的特性

由宗的定義，可知宗有以下幾重特性：獨尊性、統攝性、體系性。

1. 獨尊性

獨尊某一法門為主，唯一而無二，不可能有與之並列、平等的法門存在。

如國無二主，在一宗之內，也不可能有兩個平等、並齊的法門。如禪宗獨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淨土宗獨舉念佛。這樣才能立宗，不然宗就不能成立。

這是從哪個角度說的呢？是說宗門在修行當中一定是唯一的。

「法都平等」，這話一聽就是沒有宗，修行就沒有宗骨，抓不住要點。

但這並不是因為要立宗才有的武斷主張，而是因為經中本有此義，故據而立宗。比如《法華經》說「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天臺據此而立宗。《無量

壽經》稱讚阿彌陀佛「我建超世願」「諸佛光明所不能及」「諸佛中之王，光明中之極尊」，淨土依此而立宗。

《法華經》中說「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三乘教法是方便，匯三乘歸一乘，天臺據此立宗。如果《法華經》沒有這樣說，能說統攝三乘、建立宗派嗎？所以，依據「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天臺才可以立宗。祖師大德立宗都有他們的教理依據。

2. 統攝性

以此獨尊無二的法門，統攝其餘一切法門。

這樣就能很好地兼顧佛法的整體。同時，這個宗派才能建立起來。如果在法義上不能高屋建瓴地統攝其他法門，那就無法獨尊無二。

一個宗派，如果不能統攝其他法門，就獨尊不起來。要是國王不能統領全國大眾，怎麼能成為國王？比如，淨土宗念佛稱為正定業，念佛就統攝四個助業：念佛是順彼佛願；讀誦、觀察、禮拜、讚歎供養是協助，像四個大臣，協助修行人進入本願稱名。念佛為王，統攝四個助行，五個

加起來是正行；正行統攝一切雜行、定散萬善；雜行，以要門來講，又可以覆攝一切聖道門的修行：這樣就有統攝性，也有獨尊性，宗才能建立起來。

比如小乘和大乘相比，小乘要獨尊，尊不起來。小乘心量也小，證果也小，怎麼能夠統攝大乘呢？大乘就可以統攝小乘。

大乘裡面又有種種不同：有漸法、頓法，有權法、實法，有偏法、圓法。總是頓法、實法、圓法統攝漸法、權法、偏法。

實，是真實法。權，是方便法。圓，是圓滿的教法。總是以頓速的、真實的、圓滿的教法，來統攝漸次的、方便的和偏而不圓的教法：這是大乘的通則。

關於小乘和大乘，現代的學術界有人從歷史考據的角度，提出了大乘非佛說的觀點，說大乘不是佛講的。這種觀點是有侷限性的，因為佛教的境界，是超越世間語言、邏輯和時間序列的。用世間做學問的方法來推測、判斷、考證佛教，當然就會存在侷限性。這就好像用英語的發音標準和語法規則來衡量漢語，於起步處即已埋下錯根。

那麼從佛法的角度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其實在佛陀時代，佛陀講法有種種的形式，有的顯說，有的密說，有的人間說，有的天上說，有的龍宮說，說法的地點和方式都是不可思議的。在佛陀涅槃之後，雖然大小乘並說，也並存，也有不同的結集者，但是，在佛滅後幾百年間，因為大乘的根機還沒有普遍成熟，所以大乘經典在人間流行得並不廣泛，只是默默地口耳相傳，傳續下來。大約在佛滅後六七百年間，大乘根機成熟了，大乘經典才紛紛應現在世間。後來考據的人會說「你看，這個時候才有大乘經典」，其實不是那個時候才有，是那個時候根機成熟了，就顯現出來了。佛法的顯現、流通就是這樣，什麼時候相應的根機成熟了，相應的經典就展現出來。比如說善導大師的《觀經疏》，難道是今天才造出來的嗎？顯然不是，它原本就有，只是在中國這一千多年來隱沒了，因為眾生的根機、時節因緣沒有成熟，它就傳到日本，直到近代才回到中國。

3. 體系性

為了達成統攝，必須有系統的安立，以使一代佛教所有法門，依其相狀、地位、價值、作用等，各安其位，形成整然而嚴密的體系。

有了這個體系，才能保證自宗法門處於獨尊的地位，同時維護佛法的整體性，以使佛一代所說法門各各都有其相應的位置。如此，左右逢源，進退自如，建立一家理論，指導行人修學；否則，支離破碎，漏洞百出，宗都建立不起來，如何指導修行。

統攝，不是強制命令說「我來統攝」；要達成統攝性，必須要有教理體系，必須要有系統的安立。比如，建制封王，要有體系才能保證王位是穩定的，才能保證國家整個架構是穩定的、國家運轉是正常的。這樣，一方面保證自宗法門處於獨尊地位，同時維護佛法的整體性。

建立一家理論，指導行人修學、弘法，必然會面對不同法門、不同根機、不同學派，一定會有激盪的。在教理、行持方面，大家互相之間一定會辯難，因為這是修持，真理越辯越明。如果沒有完整的系統理論，怎麼來應對？自己腳都邁不開，你進一步，人家一說又縮回來了。所以，不管是自己修行，還是指導學人修行，都要有完整的理論。否則，沒有完整的體系和架構，就支離破碎，必然漏洞百出。這樣，宗建立不起來，如何能指導學人修行？

（五）成熟、完整意義的宗

怎麼叫「成熟、完整」呢？比較起來就有不成熟、不完整的。

宗派的建立，有一個逐漸發育成熟的過程：起初源於個人修學的需要，進而成為指導大眾修學的需要；起初源於對一部或少數幾部經典的研究，進而擴及對佛說一代教法的分判整理。

宗派的建立，一開始不成熟，最後發育成熟。起初源於個人修學的需要：個人要修學，就一定要有個抉擇，一定要有個判斷、理由，一定要對整個法門有自己的看法、理解。「進而成為指導大眾修學的需要」，這就更廣泛了。「起初是源於對一部或少數幾部經典的研究，進而擴及對佛說一代教法的分判、整理」，這就成熟了。

1. 宗具「三性」

成熟、完整意義的宗，必然具有獨尊性、統攝性、體系性；否則的話，就是不夠成熟。

宗派的創立，經過六七百年的時間，一開始是經典的翻譯、解釋等等，還沒有形成宗；慢慢形成學派，學派還沒有成為宗派。學派就好像個

人有塊地盤一樣，宗派是大一統的狀況。比如淨土宗，雖然是突出淨土三部經的，但它的基盤是整個佛教，對整個一代佛教要有個說明，把一代佛教分成聖道門和淨土門，聖道門又是難行道；天臺宗用藏、通、別、圓這四教來判斷一代佛教，然後在其中建立天臺宗，稱它為「純圓獨妙」的殊勝法門：這樣就是一個大一統的狀況。學派不像宗派這樣，學派只管它這一塊，就不夠圓熟、成熟。

起初創宗的大德，本於自我修學佛法的特別感悟，進而悲心憫眾，弘揚此法門，所以才要立宗；並非為顯示我能，獨立門戶。

祖師是在這種情況下立宗的。比如善導大師立淨土宗，並非為了顯示他能獨立門戶，而是知道這個法門是佛陀出世本懷，是懷著大悲大智，要弘揚這個法門，救度眾生：是以這個因緣來立宗的。

除了佛萬機普育，萬法並開，諸宗大德弘法，皆是各有所主，各化有緣，也就是各有所宗之法門，以攝化與此法門有緣的眾生。

諸宗大德弘法，都是主某一方面

的——主天臺、主華嚴或主禪等等，各化和他有緣的眾生；也就是各有所宗的法門，各主一面，以攝化與此法門有緣的眾生。

立宗原為弘法，弘法必有所宗：為突出我之法門，故有「獨尊性」；為兼顧其餘法門，故有「統攝性」；為使自他一切法門整然有序，故有「體系性」。

「立宗原為弘法，弘法必有所宗」，這是兩者的關係。建立宗派的目的，不是為了無事找事立個門戶，而是為了悲心憫眾、弘揚一個法門。

弘法必須要有所宗，一定要有一個宗旨、方向，要有一個主的突破點。宗和弘法，這兩者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為了突出所宗的法門，弘法要突出這個法門的優勝。弘法者本身也有這樣的感悟，同時也給別人這樣的信心，所以它才有獨尊性。

同時，為了兼顧其餘法門，要有統攝性。畢竟所有法門都是佛所說的，要兼顧其他法門，就要有統攝性。

為使自他一切法門整然有序，就要有體系性。

這是必然的「三性」的要求。



阿彌陀佛坐像 12世紀 銅鑲金
日本MOA博物館

2.宗的排異性

系統安立，不容破壞，故有「排異性」，如生命體之排異功能。

「排異性」是什麼意思呢？宗派整個系統安立之後，不可以對它破壞，否則就散架了，就無所謂獨尊，也無從弘法，所以宗有排異性。排異性就像生命體的排異功能。

系統安立，要保持它的穩定性。一旦破壞，系統散架，就無所謂獨尊，也無從弘法。

系統安立，要保持它的穩定性，由於弘法的需要，宗派建立的必要性，所以宗有排異性。

比如，天臺宗行人要解釋天臺的理論，在天臺宗範圍之內，就以智者大師為標準，其他對《法華經》的解釋就予以認可。

修學淨土宗的人，對《觀經》《無量壽經》的解釋，對念佛的解釋，就一定依善導大師，對他宗的解釋就要排斥，不用諱言，肯定不認可它，善導大師說那是「別解別行，異學異見」，當然不能接受。所以善導大師要「楷定古今」。

排異性是很自然的，每個宗派都有排異性。打個比喻：

一個生命體，跟它相應，它就接受；若不相應，它就排異。比如接骨安鋼板，鋼板與原身不同質，身體就會排異。

有人腿碰壞了，接個鋼板，鋼板跟原來的身體不是同質的，不是他本體的東西，身體就會排異，遇到下雨天就會酸疼，這就是排異。

成熟、完整意義的宗派，是活的，就像生命體一樣，有它本身的生命和能量流動，自然就有排異功能，不然就不成其為指導學人修行的活宗，而是死物。

淨土宗也好，禪宗也好，建立起一個宗派，它本體是一個生命體，是非常鮮活的一個系統。加入了他宗的觀念之後，它們不是一體的，那麼本體自然就要排異他宗。

排異性顯示一個宗派的圓熟，顯示它是活的；不然就是死的。如果是一個死人，鐵釘釘進去他也沒反應，他沒有排異性。一個宗派如果是圓熟、鮮活的，一定不會允許隨便什麼觀念、信仰加入進來，它有個非常完整的系統來維護自身。這是它的優點和長處。

宗派的特性，除了獨尊性、統攝性、體系性這三點，其實排異性也是一個重要的特性。「排異性」這幾個字看起來好像是不包容、排斥異己，會引起誤解，所以需要作一些說明。

一個宗派，毋庸諱言，自然是有它的觀念、理論、規範，不允許和它相反、相左的東西來干擾，自然會有這種排異性，這是不需要避諱的。同時，這也是顯示宗派本身的優勝、長

處，不然就不知道痛癢。成熟、完整意義的宗派是活的，像生命體一樣，有它本身的生命和能量流動，自然就有排異功能，不然就不能成為指導學人修行的活的宗派，而是死路。

雖說排異，但因為是在對一代佛教已有系統安立的前提下的排異，僅為保證本宗法義純正的施設，所以不會影響佛教整體。

話說回來，雖然說排異，因為各宗派都是佛教，是在一代佛教已經有了系統安立的前提下所謂的排異，它僅僅是為了保證本宗法義的純正而有的施設，所以不會影響到佛教的整體。有必要作這樣的說明。

3.各宗相生共榮

中國佛教諸宗的建立，很好地起到了突出自我法門、兼顧一切法門的雙向功能，便利眾生各擇有緣法門修行，弘法大業得以有序進行；實為中國祖師之偉大創舉、智慧結晶。

宗派的建立，這兩點一定都要有：既要突出自己的法門，同時還要兼顧其他一切法門。只側重一面，就會傷害佛教整體。如果只突出自己的法門，那會傷害佛教整體；如果沒有原則性，大家都很好，不突出自己的

法門，那麼弘法的旗幟都沒有，眾生也無所依從。

宗派建立有很好的作用，「便利眾生各擇有緣法門修行，弘法大業得以有序進行」。有這兩點作用，學人就方便了，整個弘法事業也都會非常有序。

突出我宗法門，依止這個法門的有緣眾生就能信心百倍；兼顧其餘法門，就為他宗預留了推展的空間。這樣雖說有八宗，不但不會彼此掣肘，反而目標一致，如分兵合作，協同作戰，佛教整體弘法大業才會有序進行。

各個宗派儘管講各自宗派的長處和優點，儘管講各自的教理、經典依據，這是不相妨害的。有緣的人就能夠選擇自我修行的法門，心無旁騖。同時，各宗派在整個佛教體系裡像分兵合作一樣。

縱觀中國佛教宗派的成立、發展、演變歷史，只有和諧相處、相生共榮，從來沒有教派鬥爭，更不必說流血衝突，充分實證了佛法的空性真理及慈悲精神，反映出佛門祖師的悲智雙融、自利利他。

這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教派



阿彌陀佛坐像 唐代 李阿師造
石灰岩 高 36 cm

紛爭，在教義上是有的，比如說對於學術性、學理性的研討，甚至是激辯。天臺宗就有山家派、山外派，搞了幾十年討論，辯論到底哪一個是正確的，哪一個代表智者大師的觀法思想。這都是學理上的爭論，都是必要的，都是可以的。

總之，宗派創立是一個偉大創舉，它是不容易的，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大街上如果車很少，就三五輛，那無所謂，大家隨便開；現在大街上車很多了，那就要有一套交通法規，否則怎麼運行？宗派創立也是如此，經典翻譯得很多，法門很多，有很多人在修行，就一定要有一套規則，來保證自修化他有序化、簡捷化、有效率。這不是件小事情，這是一個偉大創舉。

打個比喻。如果社會是家族式或者部落式的，大家都是老百姓，就可以在一起簡簡單單地居住、生活。但是，如果要成為一個國家，成為一統的局面，就一定要有制度，要有尊卑，要有王、臣等等的安立，這樣才有體系性，才有國家規模。

佛教通過幾百年經典翻譯、研修，到了隋唐時期，一定要有一個安立。不然，法門有很多，都是散的。各個宗派的創宗祖師都不是簡單的人，以他們的智慧和對整個佛法的理解，形成一種判教的系統理論。所以說，安立一個宗派，有它的必然性、邏輯性和大智慧在裡面。

（摘自《淨土宗概論講記》）

《第十八願善導釋》前言

文／釋淨宗

阿彌陀佛為諸佛之王，極樂世界稱法界之都，此皆由彼佛因中四十八願成就。其中第十八願，彌陀將其自身之成佛與十方眾生之往生綁定，自誓言：「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完整願文三十六字，稱為四十八願之根本願、超越諸佛之超世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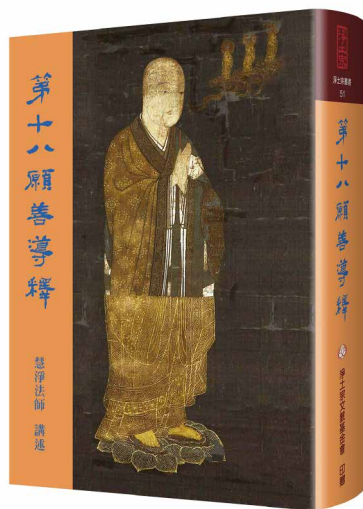
此願為法藏五劫思惟之極致，兆載修行之歸宗。此願為四十八願之根本、目的，此願是阿彌陀佛成佛之生命，也是十方眾生成佛之生命。此願令十方眾生起死回生，此願出生一切諸佛。此願為法界正覺之總綱，此願為諸佛度生之通則。

故正確理解此願並依教奉行，關乎諸佛化道、眾生成佛，是為法界大事，不可有半點含糊。

本書即依彌陀化身的中國淨土宗開宗祖師善導大師的解釋為標準而開演之，既是彌陀化身，所說等同佛說，而又諸佛證定，獨能楷定古今。然其釋義並非善導大師自己獨創，而

是依據淨土三經釋尊金口所宣，及印度龍樹、天親二大菩薩及中國曇鸞、道綽二大祖師對此願的解釋而集大成之。簡明、直截、肯定、了當、毫不含糊、不模稜。

末法萬年行人若依善導大師對此願的解釋，則「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並且直入報土，快速成佛；若背離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別解



出版：淨土宗出版社
日期：2016年12月



日本室町時代（1336年－1573年）
二祖對面圖內之「善導大師」立軸絹本

別行，則「百時稀得一二，千中難得三五」往生者，而且難免胎生蓮宮之障。

慧淨法師天性質樸，道心淳厚，數十年傾倒於善導大師，專究窮研，力行實踐，自信教人，大悲普化，為弘揚善導大師學說、彌陀本願稱名之先進。此前出版《第十八願講話》，共三十萬言；今更集法師從2008年8月至2014年9月，共六年，二十講內容，成《第十八願善導釋》一書，共二十六萬言，利益行人，如雙珠互照，益加光輝。

一個主題，演講數年，而一以貫之，如水流瀉，毫無間歇，亦可側證講者之思想純熟，操行穩健。

2016年10月20日 

淨土宗「四不」(一)

文／釋慧淨

淨土宗有淨土宗自己的宗旨及特色，宗旨是：

信受彌陀救度，
專稱彌陀佛名，
願生彌陀淨土，
廣度十方眾生。

特色是：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淨土宗四不」是特色之外的另一種特色。論淨土宗的特色，除了上面所說的四句之外，「易行」也是特色，顯示淨土宗是易行道的法門。不過，易行其實也含在四句偈裡面，因為「本願稱名」就能夠「凡夫入報」，只要稱名，本身就是靠上彌陀的根本願，彌陀的根本願是念佛，念佛本身很容易，所以淨土宗的另一個特色就是「易行」。

「四不」，是指四種不一定需要的行持或條件：

一、不靠開悟，
二、不靠三學，
三、不靠懺罪，
四、不靠斷惑。

一、不靠開悟。不依靠或不假藉開悟的境界，因此不需要另外特別去追求開悟。

二、不靠三學。三學就是戒定慧，戒定慧可以說是大乘佛教的總綱，開展的話就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再開展的話，就是無量法門。淨土宗之往生成佛不依靠戒定慧的功德、功夫與境界。

三、不靠懺罪。以種種儀式，譬如：拜大悲懺、地藏懺、金剛懺、藥師懺、梁皇寶懺或者朝山等等，來懺悔自己的罪障。淨土宗也不依靠這一些。

四、不靠斷惑。「惑」就是煩惱，煩惱有見思惑、塵沙惑與無明惑，淨土宗也不依靠斷除煩惱而解脫。為什麼？因為只要念佛，就必定往生，所謂「現生不斷煩惱得涅槃」。因此特色才說「平生業成，現生不退」。

如果詳細來說，也不只這四點，譬如：不靠觀想、觀像的念佛，不靠實相的念佛，也不靠其他種種法門。但約略而言，可以這「四不」來概括。不過，對這「四不」的內容，如果沒有正確、詳細的理解的話，恐怕就會有誤解淨土宗的可能。

比如「不靠開悟」，一般通途法門都認為學佛修行最根本、首要的就是要開悟（也就是見道），如果沒有見道的話，後面的一切修行都免談。確實，如果是靠自己的力量修行，一定要先開悟見道，不然無法修行，因為若連「道」都不知道，要怎麼修呢？在這方面，淨土宗有可行的特別管道，但是如果沒有正確理解的話，會以為我們排斥或否定佛教這一根本的說法。

「不靠三學」，「三學」就是戒、定、慧，如果沒有正確理解，會以為淨土宗只要念佛，不持戒，甚至

可以犯戒，可以我行我素，這樣就大大誤解了。我們說不靠戒、定、慧，原因是：（一）「戒」本來就是佛弟子所應做的；（二）只是如實檢點自己，雖然我們想持好戒，但常常是做不來，持得不清淨；（三）因為只要念佛，必定脫離三界六道輪迴，持戒念佛者能往生，不知持戒者來念佛也能往生，所以說不靠三學。

「不靠懺罪」，一般學佛一定要懺悔罪業，為什麼我們說「不靠懺罪」呢？善導大師說「念念稱名常懺悔」，以淨土宗來說，念念稱名，就是念念懺悔，念念滅罪，因此不在念佛之外另求懺罪的方法。

「不靠斷惑」，「斷惑」就是斷除煩惱。斷除煩惱是學佛的最終目標，可是我們卻說「不靠斷惑」，這樣還是佛教嗎？是佛教。因為只要能夠脫離三界輪迴，往生彌陀淨土，有斷惑、沒斷惑就都不是問題了。

所以淨土宗「四不」——「不靠開悟」「不靠三學」「不靠懺罪」「不靠斷惑」，我們只靠「專稱彌陀佛名」，這是淨土三經的核心，也是祖師的傳承。

淨土宗「宗風·真諦」有六點，第一點就是「一向專稱——望佛本

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這一段是善導大師的法語。善導大師融合《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等淨土三經的核心，而做成這樣的結論——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一向專稱彌陀佛名」不只是善導大師對《大經》《觀經》《小經》的結論，也是整個佛法的總結論。意思就是說，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它的總結論就是在於「一向專稱彌陀佛名」。當然，這必須是站在淨土宗的立場來看整個佛教，才能肯定這樣的總結論，如果從其他宗派的立場來看，結論就不同了。

《無量壽經》經文一開始就彰顯了釋迦牟尼佛出世的本懷說：「欲拯濟群萌，惠以真實之利」，這十一個字就是釋迦牟尼佛出現在世間，講經四十九年，說法三百餘會的目的。「拯濟」就是救度，「群萌」是指煩惱還沒有斷除的凡夫，「惠」就是賜予的意思；「真實之利」，「真實」與「虛假、權假」相對，真實就是佛，唯有佛才是真實的，十方法界之中，除了佛之外，其他都不究竟，都不是真理。「真實之利」，就是大利，因為它是成佛的功德，是佛的境界。

佛法賜給眾生解脫生死輪迴的利益，乃至現生消災免難、安樂吉祥的利益，但是最究竟的利益就是成佛，世間再也沒有比成佛更大的利益了。所以，釋迦牟尼佛出現在世間，不但要拯救十方眾生出離三界六道輪迴，而且要讓他們能夠成佛。在《無量壽經》最後「流通分」的地方就說：「其有得聞彼佛名號，歡喜踴躍乃至一念，當知此人為得大利，則是具足無上功德。」可知，所謂的「大利」就是以歡喜踴躍的心，念念稱念彌陀名號，這個就是「大利」，這個就是「真實之利」。這也就是《阿彌陀經》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我見是利，故說此言」的這個利益，這個利益才是真實的利益。如果，不是專稱彌陀佛名的話，那就失去大利了。《無量壽經》「流通分」的地方，也特別的警惕所有眾生，而說：「其有菩薩生疑惑者，為失大利」。也就是說，如果對這個法門起疑心，那就失去了大利益了。為什麼？因為不信，就不會念佛；如果相信這個法門，就會專稱彌陀佛名，就得「具足無上功德」的「大利」。

所以，由淨土宗的《淨土三經》來看釋迦牟尼佛一代所說的佛法，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善導大師所講



14世紀 阿彌陀佛聖眾來迎圖局部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的：「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釋迦牟尼佛出現在世間的目的，就是要讓十方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因此，我們宗風第一條就說：「一向專稱」。

宗風第二條：「三不疑雜——不懷疑、不間斷、不夾雜(不雜餘佛，不雜餘行)。」這也是接續第一條的「一向專稱」而來的。既然一向專稱的話，當然就不懷疑、不間斷、不夾雜。

宗風第三條是就根機來講，對念佛人的一個規範：「守愚無諍——專崇本宗，不譏他宗；法門高下，不相爭論；唯守愚念佛。」我們專弘揚念佛法門，但是對於其他法門，是高、是低、是勝、是劣，都不應妄自評論，唯守愚念佛，無諍念佛，老實念佛。高低勝劣，或者是真假權實的分辨，那是有智慧、有口才的人才有可能做到的。對於普遍、大多數的蓮友，我們只有「守愚念佛」，因為我們愚癡，無法開悟，不能圓滿三學，念念都有罪業，沒辦法斷除煩惱，我們是這樣的罪惡生死凡夫，所以我們就安於這樣的本分，無諍地、老實地、踏實地、樸實地、務實地「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接下來正式來談「四不」。

一、不靠開悟

以佛教而言，由發心修行到成就證道有一個必經的概略過程，就是所謂的「見道、修道、證道」，先見道以後才能修道，修道有成才能證道。這是萬聖同途，從釋迦牟尼佛兩千五百年前，一直到末法時代的今天，要證道、證果都必須依循的管道，可以說已是一個千古不易的定論。任何一位得大成就的聖者，必然是依循這樣的管道而修成的。

什麼是「見道」？容易還是困難？非常困難。

如果依照天臺、華嚴、三論、唯識等側重教理的教乘宗派來說，必須要開圓解，開佛知見，也就是融會貫通、圓滿的理解佛說的教理，在解說佛法時，能夠觸類旁通，辯才無礙；如果是依宗門，也就是禪宗，就必須要徹大悟。有了開圓解或徹大悟，才算是見道。

見道之後才進一步論修道。如果沒有見道的話，他所修的就是四個字——盲修瞎練，難免如盲人騎瞎馬，最後墮落。為什麼？還沒有見道，既未開圓解或徹大悟，就是還沒有入門，在門外再怎麼樣的來來去去，

還是在門外，不是在門內，這樣的人，再怎樣的精進修行，都不是正精進，都還在三界六道當中。三界是火宅，六道是苦海，三界六道如果沒有脫離的話，在未來無盡的生死輪迴長河之中，必定有一生一世會墮落三惡道，所以未出輪迴，難免墮落，非常危險。一旦墮落，所謂「一失人身，萬劫難復」。一旦墮落三惡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夠恢復人身，得聞佛法，依法修行呢？就非常難以把握，何況墮落三惡道苦不堪言。以上是一般的修行方法，一定要見道、悟道，否則根本談不上修行。

以淨土法門的判教來講，見道、修道、證道的通途修行方法稱做「難行道」。這個「難」，與「易」是相對比的。一般來說，縱然是「難」，但還有可能成就，可是對末法時代五濁惡世的眾生來說，這個「難」的意思，可以說是「不可能」。也就是說，末法時代五濁惡世的凡夫，要依自力見道、修道而證果，是不可能的。

道綽大師在《安樂集》就說：

若論小乘，修入見諦、修道，乃至那含、羅漢，斷五下，除五上，無問道俗，未有其分。

這是道綽大師一段很震撼人心，令人深深驚訝、警惕的法語。

道綽大師所生長的隋唐時代是歷史上有名的佛教黃金時代，從西域來的三藏法師很多，中原的高僧大德也不少。在那個時代，據道綽大師的見聞說，就小乘修入見諦，「見諦」就是見道、開悟的意思，見諦之後才能修道，之後由初果、二果進入三果（那含），進而四果（羅漢）。在這修道過程，必須要斷除欲界的五下分結，以及色界、無色界的五上分結。簡單來講，就是屬於貪、瞋、癡、慢、疑、邪見，這六種根本煩惱，這六種根本煩惱沒有完全斷除，就不可能證得阿羅漢果。可是，道綽大師說，不論是見諦，或者是修道、證道，不論是出家、在家，都沒有人能夠做得到。

在大師的那個時代，見道、開悟、證果的人都那麼少了，何況到末法時代的我們這個時候呢？

又，假設已經見道、開悟了，也依開悟的境界去修行了；可是所證得的頂多是小乘的阿羅漢而已，還不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無上正等正覺。

淨土宗不靠開悟，那是靠什麼呢？淨土宗是以佛的知見為自己的知見，以《淨土三經》所講的為自己的見道。譬如《大經》說四十八願，根本願就是第十八願；第十八願在說什麼？說「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為什麼要十方眾生專稱彌陀佛名，往生彌陀淨土？因為這是阿彌陀佛永劫以來悲心的呼喚。在《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就彰顯彌陀的呼喚說：

輪迴諸趣眾生類，
速生我剎受快樂；
常運慈心拔有情，
度盡阿鼻苦眾生。

這四句偈充分顯示了彌陀對我們的悲心呼喚，呼喚人道的眾生，乃至造罪造業、將來會墮落阿鼻地獄的眾生，阿彌陀佛呼喚我們這樣的眾生要接受他的救度，快速往生極樂世界，才能夠離開三界火宅，六道苦海，獲得究竟成佛的安樂。所以第十八願的「欲生我國」就是彌陀的呼喚，「乃至十念」就是專稱彌陀佛名，是彌陀對我們的明確規範。善導大師在《觀經四帖疏》的「二河白道喻」就以一段法語扼要地解釋第十八願彌陀的呼喚而說：

汝一心正念直來，我能護汝，
眾不畏墮於水火之難。

「汝」是指十方眾生。聖凡善惡，只要一心（一心就是專心，也就是信受彌陀的救度）專念彌陀的名號，所以說「一心正念」。

「直來」，從這一條路直進，不要改變法門，不要改變方向，也就是《阿彌陀經》所講的「一心不亂」。要往生極樂世界，正因正行只有一個，就是「專稱彌陀佛名」，所以我們就由一條路直行直進，不走叉路，不三心二意，不夾雜其他法門，這樣的話，永遠都在彌陀的光明保護攝取當中，一旦臨命終時，彌陀便立即親自來迎，當下往生極樂，永離三惡道的墮落跟六道的輪迴。這是誰所講的？是大聖釋迦牟尼佛在《無量壽經》所講的。佛這麼講，我們就這麼信受，依教奉行，豈不是就是我們的知見？！

在《觀無量壽經》最後的「流通之文」也說：

佛告阿難：「汝好持是語，持是語者，即是持無量壽佛名。」

善導大師根據第十八願解釋這一段文而下了一個定論說：

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又說：

《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
唯明專念彌陀名號得生。

此《經》（《觀經》）定散文中，
唯標專念名號得生。

又說：

自餘眾行，雖名是善，
若比念佛者，全非比較也。

又說：

念佛三昧功能超絕，
實非雜善得為比類。

依彌陀本願而稱名，本身就是念佛三昧，他的功能是超越性的、絕對性的；「實非雜善得為比類」，「雜善」概括來說就是「要門」的定善跟散善。善導大師說這一些雜善與念佛是無法相比的，念佛的功能是「超絕」的，「超」是超越，「絕」是絕對，絕對性的，絕對性就是最尊、第一、無比，沒能相比的，所以是絕對。

就《阿彌陀經》來講，釋迦牟尼佛一開始就說「二有」——有極樂、有彌陀。經文說：

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
有世界名曰極樂。
其土有佛，號阿彌陀，
今現在說法。

這是釋迦牟尼佛親自所見，佛心所知而作如實之言，所以有彌陀淨土，有阿彌陀佛，是實實在在的，並不是像一些人所講的西方淨土是釋迦牟尼佛的方便說，阿彌陀佛是太陽神的演化，是虛構的，是方便的，願東願西都不是究竟的，並不是那個樣子。有西方淨土，有彌陀救度，是真真實實的。

經文接著又說極樂世界為什麼稱為「極樂」？因為——

其國眾生，無有眾苦，
但受諸樂，故名極樂。

那個世界就是極樂的境界，不往生便罷，一旦往生，當下就脫離「見思」煩惱的苦，以及「塵沙」與「無明」的苦，所以說無有眾苦。

人生的苦來自煩惱，煩惱歸納就是「見思煩惱」與「無明煩惱」；至於「塵沙」本身是沒有體性的。「無有眾苦」，顯示破除了見思二惑以及四十一品無明，也就是成佛。「但受諸樂」，阿羅漢果的樂，菩薩的樂，佛的樂，這一些樂統統擁有，顯示極

樂世界是涅槃的境界，到了極樂世界就會進入涅槃，才能「無有眾苦，但受諸樂」。

《阿彌陀經》又說：

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

又說：

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

又說：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

唯有「執持名號」，「一日、七日，一心不亂」，才能夠往生極樂。接著就說：

我見是利，故說此言。若有眾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淨土三經》是釋迦牟尼佛以佛心所知、佛眼所見之如實開示，我們如果不相信，就無法到達那樣的境界、得到那樣的利益。釋迦牟尼佛說：「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我們就相信、接受、依教奉行；釋迦牟尼佛說要「執持名號」，我們就一向專稱彌陀佛名，豈不是見道、修道都在裡面了？

天親菩薩的《往生論》描述極樂世界說：



14世紀 阿彌陀佛聖眾來迎圖局部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永離身心惱，受樂常無間。
眾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
故我願生彼，阿彌陀佛國。

到了極樂世界，沒有身體病痛的苦惱，也沒有心靈的憂悲苦惱。在娑婆世界，沒吃就餓，沒穿就冷，有

天災地變，環境的障礙、人事的困擾……極樂世界，一切圓滿，統統沒有這一些，所以說永離身心惱，而且受樂常無間。這是根據《無量壽經》跟《阿彌陀經》所講的。

「眾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

在娑婆世界我們常常祝福別人心想事成，萬事吉祥，事事如意，但這只不過是一種祝福，一種好言好語、好的願望而已，現實的人間卻不可能達成，因為娑婆世界畢竟是五濁惡世，是業障果報的地方。可是到極樂世界就不一樣了，到了極樂世界，我們煩惱無明立即消除，功德智慧當下顯現，想什麼就能夠變現什麼，所以說「眾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

「故我願生彼，阿彌陀佛國」，「故」就是「是故」，「我」是天親菩薩的自稱。因為有這樣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利益，所以我天親也要往生極樂世界。天親菩薩是十迴向圓滿的菩薩，即將進入初地，他為了快速成佛，因此他也要求生極樂世界。龍樹菩薩也一樣，乃至文殊菩薩、普賢菩薩也一樣，都發願要往生極樂世界。所以，我們就以釋迦牟尼佛的親見、親知作為我們的見道，作為我們的開悟。

因此，以淨土宗的立場來說，什麼是「見道、修道、證道」呢？

「見道」，就是「信受彌陀救度」。以「信受彌陀救度」為我們念佛人的見道。《阿彌陀經》說：「我見是利，故說此言」，以釋迦牟尼佛

的所見、所說為我們的見道，因為這是釋迦牟尼佛的佛心佛眼，親知親見的境界，不是三乘聖賢（聲聞、緣覺、菩薩）所能夠知道、看到的。所以我們只要深信、信受釋迦牟尼佛所講，而「願生彌陀淨土、專稱彌陀佛名」，這就是我們的開悟、見道。

「修道」，就是淨土宗宗旨所講的——「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

「證道」，就是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平生業成，現生不退」。

曇鸞大師也說「不斷煩惱得涅槃分」，所以以「業成不退，不斷得證」為淨土宗的證道。

因此，大乘與小乘見道、修道、證道的過程都沒有離開淨土宗的宗旨、特色，沒有超越念佛人的範圍。念佛人，只要依據淨土宗的宗旨與特色，就等同是大小乘法門的見道、修道、證道。而且這樣的見道，是至高無上的見道；這樣的修道，是最極容易而殊勝的修道；這樣的證道，是大利無上的證道。因此，不必此外別求悟門。

曇鸞大師說淨土法門是「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上衍」就是

大乘，意即淨土法門是大乘的登峰造極——也就是佛的境界。往生極樂世界就獲得一生補處，一生補處另一面來講就是成佛，只是尚未登居佛位。因為阿彌陀佛是無量壽，極樂世界不可能有第二尊佛，必須到其他沒有佛的國土才示現成佛，這一種資格，叫做「一生補處」。所以一生補處是有佛的資格，但是還沒有成為佛。

「不退之風航」，以聖道法門來講，有三種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淨土宗所說的不退，是一生補處的不退，而且要到達這個不退位是很容易很快速的，只要「專稱彌陀佛名」。

所以，專稱彌陀佛名的純粹淨土宗，本身就是易行道。之所以容易，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靠阿彌陀佛的功德，阿彌陀佛的佛力、願力。因此是「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

淨土宗宗旨第四句說「廣度十方眾生」，這是我們的目標、發心與任務。這種發心、任務，是自然而然，不用特別起心動念的。因為到了極樂世界自然成佛，既然成佛，自然會有悲心願力、神通智慧來廣度十方眾生。

我們現在在這裡只能隨緣的「自

信教人信」。唯有自信才能夠教人信，因為必須有東西才能夠給人；而自信必定會教人信，因為信受了彌陀救度，沒有把彌陀救度弘揚出去是不可能的。所以，自信才能夠教人信，自信也必定會教人信。

如果沒有教人信，不想教人信，那表示他還沒自信。因為自己沒有東西怎麼可能給人？意思是說，他不曉得世間有這麼重要的好東西，自己的父母也非要不可，兒女也非要不可，六親眷屬也非要不可，所有眾生都是我們的六親眷屬，他們非要不可。除非不知道，一旦知道，卻不教人信，是不可能的。

所以，對於淨土宗的念佛人，在現生是隨緣的自信教人信，一旦往生極世界之後，煩惱、無明、罪業、障礙徹底遠離、斷除，智慧功德究竟圓滿現前，百千陀羅尼不求自得，自然就能夠顯化十方，一念來去，隨緣度眾。就如《普門品》中，觀世音菩薩「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觀世音菩薩的示現就是往生極樂世界的聖眾的一種楷模、顯現。也就是說，往生極樂世界之後，就會像觀世音菩薩那樣的聞聲救苦，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而為說法。

（待續）

《往生論註》要義（七）

文／釋淨宗

十、現生不退論

總體來說，龍樹菩薩《易行品》以現生此土不退為立場，而曇鸞大師《往生論註》以往生彼土不退為目標，然而這二者並非敵對，而正可以互相發明。

首先，龍樹菩薩為何以此土不退為立場？這是為了與聖道法門相對比，以顯出彌陀本願稱名之易行超勝。然則既然此土已臻不退，往生彼土不退更不待言。又所謂此土稱名不退，正是以往生彼土為背景，因稱名願生故，順彼佛本願，被彼佛光明攝取不捨，獲「即得往生，住不退轉」之益，往生之業事成辦，現生住於正定之聚。因此，《易行品》雖以此土不退為立論，仍以往生彼土為歸趣，故於〈彌陀章〉之讚偈中盛談往生彼土之事。

而曇鸞大師站在淨土門本有的立場，以凡夫處此濁染世界，無佛力住持，總為退墮敗壞之所，提倡稱佛名號，乘佛願力，往生彼清淨安樂國，即證不退，速疾成佛。然而這並不是說，稱名願生之人此土現生仍有退轉，反而是因為於此土已植不退因，獲不退身分，往生彼土即證不退果。故彼土不退實以此土不退為前提。

比較而說，龍樹菩薩所說不退為此土、凡夫、因位之不退，曇鸞大師所說為彼土、聖者、證果之不退。因必致果，果必由因故，二者不違。

推曇鸞大師本意，亦以稱名願生之人，現生即入不退。

一由尊龍樹為本師，自不可違龍樹菩薩之教故。

二由淨土經證明顯故。如《無量壽經》有聞名得忍、聞名不退之願，《觀

經》有攝取不捨、二聖為友之文，《阿彌陀經》說欲生彼國皆得不退轉，皆得往生。

三由因果相續道理。「穢土假名人、淨土假名人，不得決定一，不得決定異」，彼土克證不退果，實由此土現種不退因。

四由平生業成道理。既然平生之時往生之業事已經成辦，而往生必定成佛，則此土不退菩提自在其中。

五由佛力住持道理。稱名願生之人，順彼佛本願，蒙彼佛光明攝取，即乘彼佛願力，即受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

《往生論註》言：

彼安樂國土，莫非是阿彌陀如來正覺淨華之所化生。

同一念佛，無別道故；遠通夫法界之內，皆為兄弟也。

以穢土念佛之人與安樂菩薩同稱兄弟，則此土不退菩提為顯然。

然為遮止止住此土不求往生之妄，故一部《論註》專從往生彼土不退一面立說。

《讚阿彌陀佛偈》概要

《讚阿彌陀佛偈》是曇鸞大師的又一精絕之作，內容主要依據《無量壽經》，效仿龍樹菩薩《十二禮》及天親菩薩《願生偈》所寫的廣讚阿彌陀佛功德的讚歌。全篇由題號、歸敬、偈文（共五十首）組成。

一、題號

題號「讚阿彌陀佛偈」，顯示五念門中讚歎門之意。然而看其正文，並不限於讚歎，而是總括五念門：每偈末句之「歸命禮」「頂禮」「稽首」「頭面禮」等，為禮拜門；各偈讚歎阿彌陀佛及其淨土之德，為讚歎門；所隨讚歎而心中思維佛德，為觀察門；偈中「我願往生歸命禮」「故我頂禮願往生」，是作願門；「迴施一切共往生」，是迴向門。

題乃總冠全篇，可知曇鸞大師以讚歎門為中心，總攝五念門。

二、歸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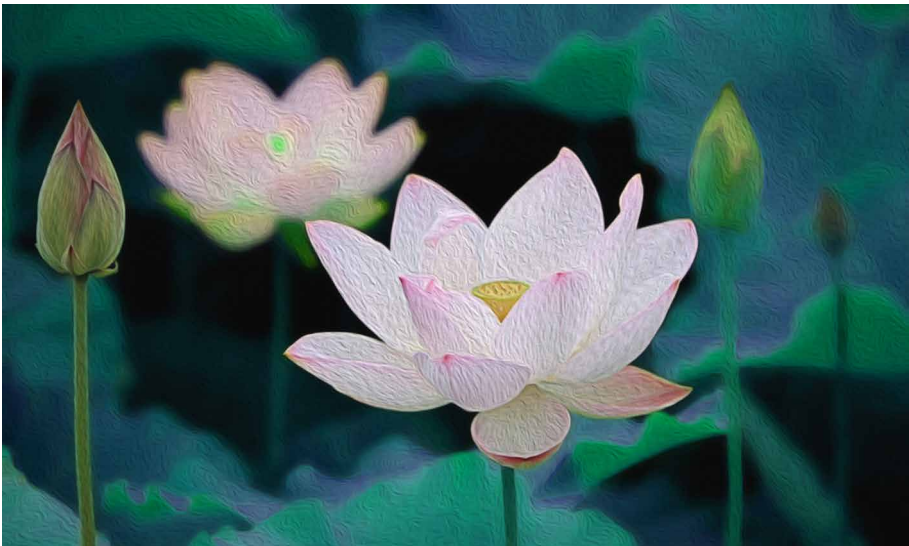
偈文之先，特別有示歸敬的「南無阿彌陀佛」六字，略有五義：

- (一) 顯明通篇讚偈以佛名號為體，如同《往生論註》所說「以佛名號為經體」。
- (二) 顯明此讚偈與淨土三經之一體性。
- (三) 顯明讚歎即是稱名，以稱名一行總攝五念門行。
- (四) 顯明稱名為略讚歎，如下的偈文為從一句名號所流出，是廣讚歎。
- (五) 顯明偈文之佛、菩薩、國土三種功德莊嚴，總攝於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三、傍記

「南無阿彌陀佛」下，有「釋名無量壽，傍經奉讚亦曰安養」十三個字的傍記，簡略解釋題號。

「釋名無量壽」是解釋題中「阿彌陀佛」四字。阿彌陀佛乃是梵音，若釋以漢語，稱「無量壽（佛）」。



「傍經奉讚」是解釋題號首尾「讚偈」二字。「傍」是依據，說明此讚頌之偈文乃是依據經文所作。

「亦曰」是前釋完畢之補充。「安養」為安樂國土異名。「亦曰安養」是補充說明：此讚偈不僅讚正報阿彌陀佛，也讚依報安養國土；依正統一於阿彌陀佛名號。

四、偈文分科

讚彌陀偈	第一 略標身土	1(偈之順序)		
	第二 廣讚依正	一、佛莊嚴	2-14	
		二、菩薩莊嚴	1. 舊住德	15-18
			2. 新往益	19-32
		三、國土莊嚴	1. 妙土修起	33-34(前半)
			2. 妙土莊嚴	34(後半)-46
		第三 彰自歸意	一、明師承	47-48
	二、述自歸		49	
	三、歸彌陀		50	

五、讚偈大意

由題號及內文可知，此讚偈為敷演天親菩薩《往生論》讚歎門之義。

依序而言，「南無阿彌陀佛」對應論文「稱彼如來名」。第2至14偈對應「如彼如來光明智相」。第2至46偈對應「如彼名義」。第49、50偈對應「欲如實修行相應故」。

「彼如來光明智相」依《無量壽經》十二光名展開，第2偈總讚光壽之體，第3至14偈一一別讚光明智相。

「彼（如來）名義」用四十五首偈展開為佛莊嚴、菩薩莊嚴、國土莊嚴，以名即法故。又為顯明阿彌陀佛名號所具含的德義，除依經使用十二光名之外，大師另立二十五種德名如下：(1)真實明；(2)平等覺；(3)難思議；(4)畢竟依；(5)大應供；(6)大安慰；(7)無等等；(8)廣大會；(9)大心海；(10)無上尊；(11)平等力；(12)大心力；(13)無稱佛；(14)婆伽婆；(15)講堂；(16)清淨大攝受；(17)不可思議尊；(18)道場樹；(19)真無量；(20)清淨樂；(21)本願功德聚；(22)清淨薰；(23)功德藏；(24)無極尊；(25)不可思議光。

「如實修行相應」展開為機法兩種深信，即：虛妄造業凡夫，憑自力只能無窮輪迴，不可能有如實修行；要想如實修行相應，必須「一心讚（彌陀）一佛」「歸阿彌陀淨土」，蒙彌陀「慈光護念」，即得「如意無障礙」往生，乃至同於十方三世佛「同乘一如號正覺」。

六、其他要點


開篇首偈即說「我願往生歸命禮」，顯明此偈與天親菩薩《願生偈》同樣性質。

第47、48兩偈特別讚龍樹菩薩，顯明以龍樹菩薩為師，依易行道「歸阿彌陀生安樂」。顯然，曇鸞大師是承順著龍樹、天親二大菩薩之思想。

第24偈為解釋第十八願成就，末句「故我頂禮願往生」，這是其他各偈所沒有的，顯明乘第十八願之佛本願力往生為淨土門之體。

又，49偈說明淨土門之菩提心，為普願十方有緣共生安樂。

第50偈說明十方三世諸佛淨土中唯讚彌陀一佛、唯歸阿彌陀淨土之理由。

本偈之原型，應只有最初之歸敬、傍記與偈文，每一偈前後「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第14偈之尾及卷末十行文等，似是後人仿效善導大師《往生禮讚》所附加。

相續稱名之外不必另求信願

文／釋智隨

信願為淨土之眼目，是感通佛力的妙道。故修學淨土，當著眼於此。信、願二義，原本一體，二而不二。信受即願，願即信受。諸師或分言之，言「信者必生」「有願必生」；或合言之，則言「信願必生」。今略引經論祖釋之言，以明「信願必生」之大義，令見聞者，生決定往生想。

《大經》言：

信心歡喜，乃至一念，
即得往生，住不退轉。

龍樹菩薩言：

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
惟越致。

曇鸞大師言：

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
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

善導大師言：

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

《疏鈔》言：

往生淨土，要須有信。
千信即千生，萬信即萬生。

印光大師言：

淨土法門，但恐信不及；
若信得及，一切人皆得往生。

又言：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樂邦有路，起信即生。

觀諸師言，知淨土一法，不涉施為，不勞苦修。信則能入，願生即生。而信入的方法因人而異，或因種種瑞相、感應等事而生信，或聽聞名號之德，知「乘願必生」而生信。一因事啟，而暗合道妙；一從理入，而明信佛智。遇緣不同，信願無二。此經以「聞」說阿彌陀佛而啟信，信受則自然「執持名號」。

然彌陀智願海，深廣無涯底，



大理國（937年—1253年） 銅漆金 阿彌陀佛坐像

唯有大智，方能諦信無疑。無智凡夫，因無慧見，難免心多疑慮，如《大經》言：有心多狐疑，暫信暫不信者。不信因果，不信有極樂國，不信往生彼國等。因續念不絕，臨命終時，亦蒙佛接引，得生彼國。是知：信願彰於行中，但能相續稱名，終身

不替，便決定橫超。故蕩益大師言：「信願為前導，持名為正修。」即攝信願於稱名之行中。信願彰往生靠佛力之義，稱名即仗佛力之行。故信願與稱名，二而不二。《蓮宗寶鑒》「勸發信心」一文言此義甚詳：

大行和尚云：念佛法門，不問貴賤，修此法者，唯要信心。

信意者：信憑經中佛說念佛定生淨土，信念佛定滅諸罪，信念佛定得佛護，信念佛定得佛證，信念佛臨終定得佛來迎接，信念佛不問眾生，同信之人皆得往生，信念佛往生定得不退地，信念佛往生淨土，定不墮三惡道，所以勸信念佛。受此法，持此法，則往生淨土必矣。故大行和尚勸念佛人，心唯信佛，佛則知之，他心通故；口唯稱佛，佛則聞之，天耳通故；身唯禮佛，佛則見之，天眼通故。

故知，信者，信「稱名自歸，即入必定」；信「但持名號，徑登不退」；信「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也。然凡夫往往以凡情妄測，不依聖言，唯信己意。故使易行之道，反成難信之法，以致抱疑自惑而不能釋懷。雖疑情難消，信之或難，行之卻易。能相續稱名，信心自攝於其中。是以信心雖難發起，亦無須懼。但相續稱名，即得往生。如《起信論》言：

有初學是法，其心怯弱，以娑婆不常值佛，懼謂信心難可成就。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專

意念佛，即生佛土，常見於佛。如修多羅說：「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即得往生，終無有退。」故知：靈山已過，龍華未來，無佛世中，而得見佛，是名最勝方便。

彌陀發超世弘願，唯以念佛一行為往生之業，為最勝方便，可攝護信心。是以淨土雖為難信之法，卻有易入之方，但能相續稱名，自契佛願而得往生。是故「大聖悲愍，直勸專稱名字；正由稱名易故，相續即生」也。

善導大師以兩種方式立信，總攝一切：

一、就人立信：「人」即指大悲滿足、智行圓滿之佛。通指十方諸佛，別指阿彌陀佛。就人立信，即深信彌陀「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之誓願不虛，深信釋迦誠語無妄，深信諸佛證誠不謬。

淨土一法，依佛立信，不依菩薩羅漢等，良由菩薩羅漢等智行未圓，居於學地，未徹淨土法要故。唯佛一人親見是利，具真語、實語、不妄語、不綺語，故可絕對尊信。縱然聞十方諸大羅漢、菩薩，乃至報佛化佛，言不得生者，亦不生一念疑退之

心，唯增長成就自己清淨信心、上上信心，以佛語無虛故。

二、就行立信：即以佛所說往生之行建立信心，即深信稱佛名號，決定往生。此是彌陀本願，是釋迦、諸佛親口所說；人可信，則法自可信矣。

「就人立信」與「就行立信」人法並彰，二而不二，如善導大師言：

當知本誓，重願不虛——就人立信
眾生稱念，必得往生——就行立信

善導大師依佛誓願，判稱名為正定業，以「行」立「信」，並將第十八願所言「至心信樂，欲生我國」，全攝於稱名之中，彰三心於念佛一行中。能信「稱名必生」，則三心自然具足。如此精要闡釋，使第十八願之義清晰明瞭。能常將其「四十八字釋」耀於心目，則於淨土宗義，自可瞭若指掌。其《往生禮讚》言：

若我成佛，十方眾生，
稱我名號，下至十聲，
若不生者，不取正覺。
彼佛今現，在世成佛，
當知本誓，重願不虛，
眾生稱念，必得往生。

此「四十八字釋」，即淨宗心要、眼目、骨髓。淨宗要義，全攝於此。彌陀本願，諸佛本懷，亦全彰於此。此是暗室明燈，北極指南；是信心的源泉，念佛的肝要。法然上人對此文尊崇之極，讚歎之至，言：

此文應常稱於口，浮於心，寓於目。
此文者，四十八願之眼也，肝也，
神也。

眾生稱念，必得往生。深顯彌陀大悲，無有簡擇，如太虛包容一切，如大地普載萬物。不論男女貴賤，不論智愚善惡，但稱佛名，皆得往生。故修學淨土，不可離此彌陀名號，別求於信。所謂信心者，信名號也，信「稱名必得往生」也。但能相續稱名，則信願自然圓攝其中，以「信願行三，聲聲圓具」故。

（摘自《阿彌陀經要解略註》）

命終開示

Discourse for Those Nearing Life's End

文/Shih Jingzong 釋淨宗

譯/淨土宗翻譯小組

English translation by the Pure Land School Translation Team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我是○○○，來為您念佛，助您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Name of the person), Namu Amitufo. (Name of the person), Namu Amitufo. (Name of the person), Namu Amitufo.

I am (your name). I am going to recite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on your behalf, and to help you gain rebirth in the Western Land of Bliss.

○○○，您現在已經命終，離開人世了。您所見到的一切景象，都是幻而不實的，請不必害怕，不要受迷惑。請您跟我一齊念佛，您就會看到阿彌陀佛放金色光明來照耀您，安慰您，接引您。南無阿彌陀佛……（若干聲）

(Name of that person), you are now leaving this human world at the end of your life. All the scenes that you see are illusory. They aren't real, so don't be alarmed and don't be deluded. Please join me in reciting Amitabha's name. You can then see Amitabha Buddha shining his golden light on you. He will comfort you and welcome you to his Pure Land. Namu Amitufo ... (a certain number of times)



○○○，有一句話說「人生的盡頭，是佛恩的開始」，這句話最適合您目前的狀況。因為在此生的盡頭，有阿彌陀佛站在這裏迎接我們，我們的人生並不是一完永完了，反而是新生命的開始，而且是阿彌陀佛給我們的新生命。所以，我們不用擔心害怕，反而要歡喜。

(Name of the person), there is a saying, “The Buddha’s grace begins when our life comes to an end.” This saying is most appropriate to your current situation. That’s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is life, Amitabha Buddha is standing here to welcome us. Our life does not end here. On the contrary,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life – one given to us by Amitabha Buddha. So we needn’t be worried or afraid. Instead, we should be happy.

阿彌陀佛是西方極樂世界的佛，他知道我們這個世界眾生的苦，所以修成極樂世界，要救我們到極樂世界去享福，去成佛。阿彌陀佛為什麼要救我們？因為他是佛，他大慈大悲！阿彌陀佛救我們有什麼條件嗎？一點也沒有！如果有條件的話，那他就不是佛，也不慈悲了。阿彌陀佛說：「你只要念我的名，我就來救你。你只要念我的名，你就能得救。」好，我們一起來念佛吧。南無阿彌陀佛……（若干聲）

Amitabha Buddha is the Buddha of the Western Land of Bliss. He knows the suffering of sentient beings in our world. So he accomplishes the Land of Bliss, and delivers us there to enjoy the blessings of rebirth and to achieve Buddhahood. Why does Amitabha Buddha deliver us? Because he is a Buddha, who has great compassion! Are there any conditions attached to his deliverance? None at all! If there were, he would not be a Buddha, nor would he be compassionate. Amitabha Buddha tells us, “As long as you recite my name, I will come deliver you. So long as you recite my name,

you will be saved.” All right. Let’s now recite Amitabha’s name together. Namo Amituofu … (a certain number of times)

阿彌陀佛會嫌我們的罪嗎？一點也不會！他要是嫌我們的罪，跟我們計較，就是跟眾生一般知見，不能稱為佛。阿彌陀佛待我們，勝過父母待子女千萬億倍，他不僅不嫌我們的罪，還要洗清我們的罪。阿彌陀佛本來就是要救度罪苦的眾生，他知道我們有罪，有苦，有傷，有痛，所以他要滅我們的罪，救我們的苦，療我們的傷，止我們的痛。只要我們念佛，就能感受到佛的慈悲大愛。○○○，請跟我們一起念佛吧。南無阿彌陀佛……（若干聲）

Does Amitabha Buddha hold our karmic offenses against us? Not at all! If he did and bargained with us, he would be no different from an ordinary being and could not be called a Buddha. Amitabha Buddha treats us immeasurably better even than parents treat their children. Not only does he not hold our offenses against us, he purifies and clears them as well. It is Amitabha’s basic intention to deliver iniquitous sentient beings from suffering. He knows well that we have karmic offenses, sufferings, wounds and pains. That’s why he wants to extinguish our offenses, relieve our suffering, heal our wounds and ease our pain. By merely reciting his name, we will feel Amitabha’s great compassion and love. (Name of the person), please follow me; let’s recite Amitabha’s name together. Namo Amituofu … (a certain number of times)

○○○，這個世界是苦的。老是苦，病是苦，死更是苦。相愛的人要離別，可愛的一切都要拋捨，連這個身體也留不住，世界的一切都要永別。只有一生所造的業，推動我們獨自前行。父母妻兒不相顧，獨自一人向黃泉。人生真是孤獨啊。如果一死百了，也就算了，但死後還有更大的輪迴之苦在等著我們，下地獄，成餓鬼，變畜生，百千萬劫，不能出離。即使生天，仍然要墮落輪迴。所



以人生是苦，苦海無邊。現在阿彌陀佛要救您出苦海，為您作依作靠，不僅伴您度過鬼門關，離開閻王掌，而且接迎到西方極樂世界做佛，這是多麼幸運啊！讓我們一起念佛，歸投阿彌陀佛的救度。南無阿彌陀佛……（若干聲）

(Name of the person), our world is full of suffering. Aging is suffering; illness is suffering; death is, of course, suffering. We have to part with our loved ones. We must leave behind all the things we like; we can't even keep our bodies. We have to let go forever of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Only our lifetime's karma propels us forward, alone. Our parents, wife and children cannot take care of us, as we are entirely alone as we face death. How lonely life is. If everything were to end with death,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But after we die, the greater suffering of reincarnation awaits us – falling into hell realms, becoming hungry ghosts and transforming to animals. Over countless eons,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escape from the cycle of rebirth. Even if we were reborn in a celestial realm, we would eventually fall and reincarnate again. So life is suffering, and the sea of suffering is boundless. Now Amitabha Buddha wants to pull you out of the sea of suffering, and you can rely on him. He will not only stand by you and save you from the netherworld as well as the clutches of King Yama, but also lead you to the Land of Bliss, where you will become a Buddha. How fortunate you are! Let's recite Amitabha's name together, and take refuge in Amitabha's deliverance. Namo Amitufo ... (a certain number of times)

○○○，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住的地方，集中了一切佛國世界的精華。七寶池中，充滿八功德水，盛開四色蓮花。七寶林中，雜色寶鳥翻飛，無量妙音俱作。極樂世界，思衣得衣，思食得食，不老，不病，不死。人民永遠青春貌美，相好莊嚴，身體比日月還光明，心量比虛空還廣大，神通自在，來去自



如，沒有任何的苦，純享無量的樂，斷滅一切煩惱，具足無量智慧，念念開悟，自然成佛，分身百億，廣度眾生。現在阿彌陀佛要救您到極樂世界，只求您答應，只要您願意就好。○○○，相信您一定有智慧把握這百千億劫難遇的好機緣，一定願意到極樂世界，不願在此輪迴。那讓我們一齊來念佛吧，南無阿彌陀佛……（若干聲）

(Name of the person), the Land of Bliss is where Amitabha Buddha and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 (Guanyin) reside. It contains the best elements of the pure lands of all Buddhas. Its seven-



jeweled ponds are filled with the water of eightfold virtues. There, lotus flowers in four colors blossom. Among the seven-jeweled trees fly precious birds of many hues, making countless wonderful sounds. In the Land of Bliss, food and clothes appear when you think of them. There is no aging, illness or death. The inhabitants' appearance is forever youthful and pleasing, and their bearing is dignified. Their bodies are adorned with a light brighter than the sun and the moon. Their mental capacity exceeds that of space. They have special powers and move freely everywhere. They experience no suffering at all, only infinite joys. They have extinguished all afflictions and have immeasurable wisdom. Their every thought is enlightened, and they achieve Buddhahood naturally. They subdivide into countless bodies and deliver sentient beings comprehensively. Now Amitabha Buddha is coming to deliver and welcome you to the Land of Bliss. He is asking your acceptance; you only need to agree. (Name of the person), I think you will be wise enough to accept this favorable karmic cause. It is so rare that one may not encounter it even once in uncountable eons. You must be willing to be reborn in the Land of Bliss, and unwilling to be reincarnate here again. Let us recite Amitabha Buddha's name together. Namo Amitufo ... (a certain number of times)

節錄自《臨終須知與助念開示》

Excerpted from "Information on the Final Moments and Discourse During Assisted Recitation" 

身與心的關係

文／釋慧淨

身體跟心靈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有什麼樣的心就會有怎樣的身體，心改變，身體就會改變；心不改變，身體不可能會改變。

心如果是開朗的、快樂的，處於一種平和、平靜，沒有憂鬱、恐怖，沒有不平、不滿、瞋恨的話，身體的細胞就會很健康，細胞健康當然身體就健康，這樣睡眠就會好。

總之，身體不好，可瞭解原因。如果是因為冤親債主的話，就靠虔誠念佛；身體跟心靈有關，可以雙管齊下，靠吃藥治標，一方面心靈上儘量轉變治本。

所謂從心靈上去轉變，就是要抱著「知足的心」「愛心」與「感恩的心」。愛心、感恩、知足、不計較，這樣身體就會自然轉變。

身體不好或無法安眠，追究起來大約有四個原因：(一)自己的業障，

(二)無形的干擾，(三)生理上的，(四)心理上的。

業障以及靈界的原因，解決的方法就是念佛；生理上、心理上的原因還是要念佛，並且要瞭解道理。因為念佛心才會平靜，心平靜比較能夠睡得著。心理上儘量存著柔和、平靜，心中柔和、平靜、平和，一切自然就能夠化解。

其實一切來自於「心」，心是根本。

身體也是心所顯現，心是無形，顯現成為有形的身體，有怎樣的心，就有怎樣的身體。《大學》就說：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正心，心要正，要平正。什麼叫「平正」？就是不過度，也沒有不及，走中庸之道，不偏不倚。

有四種現象就是不平正：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
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
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
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憤怒瞋恨，怨天尤人，等於佛教所講的「瞋」。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惶恐不安，怕損怕傷，與貪瞋癡慢疑有關。

「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愛好喜歡，想要擁有，等於佛教所講的「貪」。

「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憂愁掛慮，患得患失，等於佛教所講的「癡」。

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這四種——憤怒、恐懼、好樂、憂患，心就平正了。

剛剛講的，從心理上導正，使其平靜、平和，這樣身體也會自然轉變。

平靜的心、平和的心，這些都

來自於「愛心」與「感恩心」，有「愛心」自然心就會平和、平靜，有「愛心」不會動不動就計較、不平、不滿，會盡量付出、寬恕、包容、忍讓，這就是「愛心」。

一個有「感恩心」的人，他會覺得別人有恩於我，這樣的人怎麼會計較、不平、不滿呢？所以我們要凡事感恩，這個也感恩，那個也感恩。有愛心、有感恩心，表示這個人是知足的，不會計較的。有這樣的心，一些疑難雜症、不容易治好的病，就會慢慢轉變。

有怎樣的心就會有怎樣的細胞，就會有怎樣的身體，所以盡量從心上轉變。

不過，道理不瞭解，心要轉變也不可能，所以要瞭解道理；道理瞭解之後，心不轉變，那也不行。

道理跟心、心跟道理是互相影響的，心往往是隨著道理來的。比如我們聽經聞法，曉得因果報應，就會去惡行善；知道有極樂世界，就會念佛求生極樂世界。

有一句話說：「魔由心生，妖從人心；正心誠意，百邪不侵。」正心

誠意，就是存著一股光明正大、開朗的心，自然冥界也無法接近。因此，有人會遇到無形眾生，或被附體，這都要檢討自己。一個正人君子，不會遇到那些，尤其是一個念佛的人。

有人會說，是不是業障重才這樣？其實平靜的心念佛就好，不要認為這是業障深重。

學佛的人要瞭解業障，當然也要懺悔業障，但如果心一直放在業障，那懺了還要再懺，必須是懺了就沒了。所以我們就是以平靜的心念佛就好。

不管業障多深，或怎樣的業障，就交給這句佛號吧！平靜的心念佛，其他就不管了。

所謂「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心亡罪滅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這才是真懺悔，不然懺了又來，懺了又來，心一直都處在罪的意識，處在罪的觀念當中，有罪一定會生病。

對我們這個法門來說，一切就交給這句名號。如果沒有遇到淨土法門，一個心有罪惡感的人，肯定常常在懺悔，但因為是凡夫，肯定也常常

在犯。所以我們就把一切交給阿彌陀佛，因為阿彌陀佛有足夠的愛心與力量。如果只靠自己，我們會被壓垮，但阿彌陀佛說：「為諸庶類，作不請之友，荷負群生，為之重擔。」阿彌陀佛承擔一切眾生罪業的重擔，所以我們就完全交給阿彌陀佛，一心念佛。

又，宗風說「恩慈體貼，謙卑柔和」，一個人如果沒有恩慈體貼，心不謙卑柔和的話，面對人事物肯定是苦惱的，身體也是多病的。那要怎麼學習呢？平常可以多看一些念佛感應或者因果報應的故事，這樣才能夠瞭解因果報應；瞭解因果的道理可以增加一個人的信心。信心就好像樹的根，無根不能生長。

也就是說，沒有信仰就沒有力量；力量從哪裡來？從信而來。而且這個信不能勉強，他是自自然然的，如果不瞭解道理，就沒有信仰，要勉強信仰，是信不來的，也可說勉強而來的信是沒有根的，有一天一定會枯萎。

信仰，很重要，但要有根據，否則即成盲信。所謂「理論不如證據，

事實勝過雄辯」，雖然我們自己沒有親自經驗，但是別人有，我們就以別人的經驗為自己的經驗，那別人的經驗在哪裡？在書上。那些念佛感應故事、因果報應故事，都是別人的經驗。對於宇宙的森羅萬象，我們未必都會有經驗，如果因為自己沒有經歷到的就否定它，那不是有智慧的人。

宇宙中本來就存在著森羅萬象、種種理、種種事，非常的多，人道中會遇到的都是屬於少數，像念佛看到阿彌陀佛的，一百個當中恐怕沒有一個，那就沒有阿彌陀佛存在嗎？不是的，是我們沒有看到而已。雖然我們沒有看到，但念佛自然就會有那種功能、功德存在，只差我們沒有看到，我們是從別人看到的來印證這個事實。因果觀也是這樣子。

所以，有時間就看感應故事、因果故事，多念佛，一切都會轉變。

命運來自哪裡？來自於心，有怎樣的心就會有怎樣的命運。因為心會形成我們的個性，心也會形成我們怎樣的身體，所以說「一切唯心」，心轉變一切都轉變。要改變現象，先從無形的心開始改變，所謂「相由心

生、命由心轉」「有心無相，相由心生；有相無心，相由心滅」。所以一切唯心。

（2016年9月16日講話摘錄）



推土機喻： 今乘二尊教，廣開淨土門

文／釋淨宗

十方恒沙佛，六通照知我，
今乘二尊教，廣開淨土門。
——《觀經疏·玄義分》

《觀經疏》大師自說開宗之語，
即開宗宣言。就是下面這句話：

今乘二尊教，廣開淨土門。

為什麼說「廣開淨土門」呢？
不僅是「開淨土門」，而且是「廣
開」。「廣開」反義詞就是「狹
閉」，狹窄、關閉。淨土門本來是無
限廣大的，但諸師對淨土門的解釋非
常狹窄，把淨土門給封閉了。所以有
必要把障礙通通掃除。

善導大師自己來掃除嗎？不用。
「今乘二尊教」，開了釋迦牟尼佛和
阿彌陀佛兩大推土機來了，把障礙全
部都掃除掉。

障礙有三種：第一，路上的障
礙；第二，門口的障礙；第三，進了
門之後還有障礙。

什麼是路上的障礙呢？就像現
在的收費站，過這個站要交錢，沒有
錢就不能過。在往生阿彌陀佛淨土門
的路上，有人以聖道門觀點，設了很
多收費站、障礙口。有哪些呢？比如
說，來了一個人，是凡人是聖人？凡
夫往生沒有分，靠邊！聖人才讓過，
這樣能去幾個？就算凡夫也可以，是
善人是惡人？惡人沒分，又擋掉；是
善人，有沒有智慧？沒有智慧、不
能誦大乘經典，沒有分；會誦大乘經
典，有沒有發菩提心？沒有也不行。

非要這樣經過多少關卡，過了一
關又一關，還剩下幾個好不容易到了
淨土門旁邊，一看，門檻幾丈高——
修行如果沒達到功夫成片，如果沒有
清淨心，不能保證臨終正念，門就跳
不過去。這又擋上了！本來是廣大的
門，結果變成一條小縫，到門口又加
個很高的門檻。



好不容易翻過門檻，有了清淨心，功夫成片了，臨終正念分明，終於跳進門了，但不是「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而是給你一個小院子——「凡聖同居土」這麼一個小小的地方。

這種障礙很多，甚至說極樂淨土是化土等等。這些障礙都需要排除，依釋迦牟尼佛的教導、阿彌陀佛的本願來「廣開淨土門」。善導大師的「本願稱名，凡夫入報」，把這些障礙都打開了——「廣開淨土門」。

為什麼不說「廣開淨土宗」呢？善導大師說「廣開淨土門」，沒有說開淨土宗，怎麼說這是開宗呢？那是因為，開宗的目的就是要「廣開淨土門」，而不是為了開立宗派。是因為淨土門給閉住了，所以要通過這一

系統的理論，使淨土法門恢復本來面貌。這也顯示出善導大師教法的純正性，沒有自我的東西，只是恢復阿彌陀佛淨土法門的本來面貌；就是淨土門被不正確知見堵塞住了，所以來「廣開淨土門」。

真正說起來，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是不可以宗派來局限的。按宗派的理論、規範來說，淨土宗算是八大宗派當中一宗派；其實，阿彌陀佛名號不是僅僅屬於淨土宗的，也不是僅僅屬於佛教徒的，而是屬於十方眾生的。不過是以一個形式開顯出來，就說是立宗了。按淨土宗教義，真正說起來，阿彌陀佛名號是全人類的，是一切眾生共通的教法：「廣開淨土門」能顯示這樣的意思。🌸

淨土宗 小常識

● 速生我剎

《莊嚴經》言：

輪迴諸趣眾生類，速生我剎受快樂。

「諸趣」就是六道，「輪迴諸趣眾生類」就是輪迴六道的眾生。

「速生我剎受快樂」，希望輪迴的眾生今生今世就到極樂世界去，不受六道輪迴之苦，能夠享受自在、安樂的佛果。

「我剎」就是極樂世界，極樂世界是佛的世界，阿彌陀佛要我們往生到這樣一個世界，而且「速生」——今生今世就到這個世界。

● 為作大安

《無量壽經》言：

吾誓得佛，普行此願；

一切恐懼，為作大安。

「吾」是指阿彌陀佛於因地、身為法藏菩薩時的自我稱呼。他發誓要成為能使一切眾生去除恐懼、得大安穩的佛。使恐懼的眾生得到大安穩，就是阿彌陀佛發願成佛的目的。

● 快樂安穩

《無量壽經》言：

我當愍哀，度脫一切；

十方來生，心悅清淨；

已到我國，快樂安穩。

法藏菩薩發願的目的，本就是來自悲憫之心，他說「我要度脫十方三世所有一切眾生，使十方世界欲生我極樂世界的眾生，讓他心悅清淨；到了我的極樂世界之後，讓他得到絕對性的快樂安穩，也就是涅槃的境界」。

● 泥洹無雙

《無量壽經》言：

令我作佛，國土第一；
其眾奇妙，道場超絕；
國如泥洹，而無等雙。

這是阿彌陀佛呼喚十方眾生到極樂世界所得到的受用。

「令我作佛，國土第一」，阿彌陀佛發願要成就的佛，所居住的國土是十方三世淨土之中第一無二的淨土，所以極樂世界是十方三世諸佛土之中的第一，無與倫比。國土的特色內涵在哪裡？

「其眾奇妙，道場超絕；國如泥洹，而無等雙」，淨土裏面有佛、有菩薩（佛是主人，菩薩是伴），同時有淨土的境界。既然極樂世界國土是第一，表示主人——阿彌陀佛是十方諸佛之第一；往生到極樂世界的聖眾，也是十方聖眾之第一。

極樂世界之奇妙、之超絕、之無等雙在哪裡？在使我們貪瞋癡的凡夫，於貪瞋癡沒有降伏的情況下，能夠往生淨土，同時能夠快速、超越地坐道場、成佛果，這才是「國如泥洹，而無等雙」。

● 悉令如佛

《《平等覺經》言：

拔人勤苦，生死根本，悉令如佛

「拔人勤苦」就是「拔苦」；「悉令如佛」就是「與樂」。

真正的拔苦必須是讓他今生今世脫離六道輪迴；真正的與樂，是能夠讓他速證佛果。在佛教八萬四千法門當中，末法時代，真正能「拔苦與樂」的，唯阿彌陀佛救度的法門。🌸

淨土 | 釋疑·專文

為樂願生，能不能往生

「為樂願生，能不能往生」，這是淨土宗必須討論的一個問題，因為大家都是願意享樂的。極樂世界很好，如果是為了享受安樂而願生極樂世界，這樣能不能去呢？

這裡有兩個答案：

第一個說能夠往生，底下列了六條文來解釋；

第二個說不能往生。

兩個答案都是我們的祖師講的，先來看第一個。

一、能生

能往生有什麼經文的證據呢？

1、梵聲悟深遠，微妙聞十方。

首先引用的是《往生論》中的這兩句話。

這兩句話要看曇鸞大師的解釋才比較清楚，曇鸞大師解釋說，所謂「梵聲」是指極樂世界、極樂國土的名字；「悟」是讓人可以得到淨土的利益；「深遠」是指能夠究竟廣大利益眾生；「微妙聞十方」，讓十方眾生都能得到這個利益。

曇鸞大師對此還解釋有兩句話：

2、經言：「若人但聞安樂淨土之名，欲願往生，亦得如願。」此名悟物之證也。

「若人」就是一般的人，不管任何人。

「但聞」，只要聽到安樂淨土的名字，聽說淨土是安樂的，感覺很好。

「欲願」，誰不願意到安樂的地方去，誰願意死了就要下地獄受苦呢？

「亦得如願」，這樣的人，他就可以如願，就可以往生。

「此名悟物之證」，「名」就是極樂、安樂淨土這個名，「物」就是眾生，「悟」是使動用法、使眾生開悟。眾生聽到這個名字，就發願往生，這就是開悟了，而且能夠往生也就證悟了，這就是一個證據。所以「梵聲悟深遠，微妙聞十方」，「聞十方」是聞而使之開悟的意思，讓十方的眾生聽聞而能悟得深遠，這是極樂淨土、極樂國土國名的功能和作用。

3、經言：若人但聞彼國土清淨安樂，剋念願生，亦得往生，即入正定聚。此是國土名字為佛事，安可思議！

這裡說得非常清楚，跟上面一句一樣。只是聽說極樂世界很清淨，沒有三惡道，沒有惡人，沒有惡處，不用輪迴，也沒有生老病死苦，沒有夏天熱、冬天冷，沒有貧富懸殊，也沒有美醜好壞的景象，人人都是無量光、無量壽，自在安樂，就「剋念願生」。

什麼叫「剋念願生」呢？就是說下定了決心，一旦發願就永不退轉，肯定要去往生。不是嘴上說說，而是聽到極樂世界這樣好，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去往生，這樣的人「亦得往生」，也能夠往生。像「即入正定聚」，當下就是不退轉。

「此是國土名字為佛事，安可思議！」表示極樂國土的名字就可以度眾生了，就像佛度眾生一樣。也就是說，聽說極樂國土清淨安樂，願意去往生就可以往生，這是國土名字的功能、德能、功效。

「安可思議！」這樣怎麼可以思議呢？我們現在經常聽說哪個地方很富有，可聽到之後自己還是很窮；如果聽到哪個地方很富有，自己馬上也跟著富有了，那這個地方就很厲害了。

但這樣的地方在這個世界不存在，不要說聽到，就是跑到那個地方，比如香

港，自己還是原來的自己；或者跑到哪個很富庶的地方，可出來還是窮光蛋。這樣就叫「虛作」，不是「不虛作」，虛作不能住持。

極樂淨土的名字就不一樣了，聽到這個名字就可以去往生，而且往生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這不是充分說明只要聽到極樂，「為樂願生」，就可以往生嗎？

再舉韋提希夫人的例子。

4、夫人真心徹到，厭苦娑婆，欣樂無為，永歸常樂。

《觀經疏》裡說「韋提希夫人真心徹到」，因為她被兒子關押，受這樣的苦，所以當她聽說有無憂惱處——極樂淨土的時候，她就一心嚮往。她的真實心、真願意往生的心是徹底的、到位的，沒有絲毫虛假，叫「真心徹到」，也就是「剋念願生」的意思。

「厭苦娑婆，欣樂無為」，厭離娑婆的苦境，欣求極樂無為的涅槃界，不就是为了厭苦欣樂嗎？

最後的結局呢？「永歸常樂」，「常樂」就是涅槃界，決定往生，一歸永歸。

接下來的這段話，在《觀經》的第三觀地觀當中：

5、《觀經》言：

汝持佛語，

為未來世一切大眾欲脫苦者，說是觀地法。

這也很明顯，「未來世一切大眾欲脫苦者」，我們都很苦惱，被苦惱所逼迫才想脫苦，只要想脫苦的人，跟他說「十六觀門」就可以得利益。這也是為了離苦、脫苦而求樂可以得到往生利益的證明。

6、《觀經疏》言：

簡機堪受堪信。欲得捨此娑婆生死之身，

八苦、五苦、三惡道苦等，

聞即信行者，不惜身命，急為說之。
若得一人捨苦出生死者，是名真報佛恩。

何以故？

諸佛出世，種種方便勸化眾生者，
不欲直令制惡修福，受人天樂也。

人天之樂，猶如電光，須臾即捨，
還入三惡，長時受苦。

為此因緣，但勸即令求生淨土，向無上菩提。

是故今時有緣相勸，誓生淨土者，
即稱諸佛本願意也。

《觀經疏》裡這一段也可以作為證明。

「簡機堪受堪信，欲得捨此娑婆生死之身，八苦、五苦、三惡道苦等，聞即信行者，不惜身命，急為說之。若得一人捨苦出生死者，是名真報佛恩。」「諸佛出世，種種方便勸化眾生者，不欲直令制惡修福，受人天樂也……」總之，這一段的意思就是說，為了厭苦而求生樂的境界，這樣的人也可以往生。勸這樣的眾生求生淨土趨向無上菩提，反而是乘上了諸佛的大悲本願。

另外，在《觀經疏》裡還有一段話：「諸佛大悲於苦者，心偏愍念常沒眾生，是以勸歸淨土」。說明這個法門就是為了救度苦惱的眾生，特別憐憫常沒常流轉的、常在三惡道的眾生，為他們開說淨土法門，勸他們回歸西方極樂淨土。這豈不是說明「為樂願生」也能夠往生嗎？

二、不能生

但是接下來又有兩句，也是《往生論註》裡的，說「為樂願生」不能往生。

《往生論註》言：

- 1、若人不發無上菩提心，
但聞彼國土受樂無間，為樂故願生，
亦當不得往生也。

2、此愚癡人，既生誹謗，安有願生佛土之理！

假使但貪彼土安樂而願生者，
亦如求非水之冰、無煙之火，
豈有得理！

第一句，「若人不發無上菩提心，但聞彼國土受樂無間，為樂故願生，亦當不得往生也。」也就是說，如果不發無上菩提心，只聽說極樂國土很快樂，受樂無間，就為了快樂而願意去往生，這樣應當不能往生。這不是唱反調了嗎？

底下還有第二句，「此愚癡人既生誹謗，安有願生佛土之理？假使但貪彼土安樂而願生者，亦如求非水之冰、無煙之火，豈有得理？」

這個愚癡的人（指誹謗正法的人）貪淨土安樂，到底他能不能往生？回答說：這個愚癡人既然誹謗佛法，認為佛法是假的、騙人的，不認為有佛、有菩薩、有淨土、有六道輪迴，他怎麼會有願生佛土的道理呢？

退一步說，這個人「但貪彼土安樂」而願往生，這種假設也是不成立的。為什麼呢？「亦如求非水之冰、無煙之火，豈有得理！」有水才有冰，有煙才有火，求非水之冰、無煙之火能求得到嗎？求不到。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他不承認有淨土的存在、有佛菩薩的清淨功德存在，這樣等於是斷了水、滅了煙，斷了水要求冰、滅了煙要求火，是求不到的。

用這兩個比喻來說明，誹謗正法的人貪彼土安樂是不能往生的。

以能生為正

這樣就有兩種說法，那到底取哪一種呢？「以能生為正」。就是說，只要聽說國土安樂，願往生就能往生，以這種說法作為正意。為什麼呢？

救苦故，攝凡故，極樂立名本意故。

第一、「救苦故」。這個法門本來就是大悲救苦的法門，所謂「諸佛大悲於苦者」，救苦的人不就是為了使他們離苦得樂嗎？

第二、「攝凡故」。這個法門本來就是攝受凡夫眾生的，凡夫眾生本來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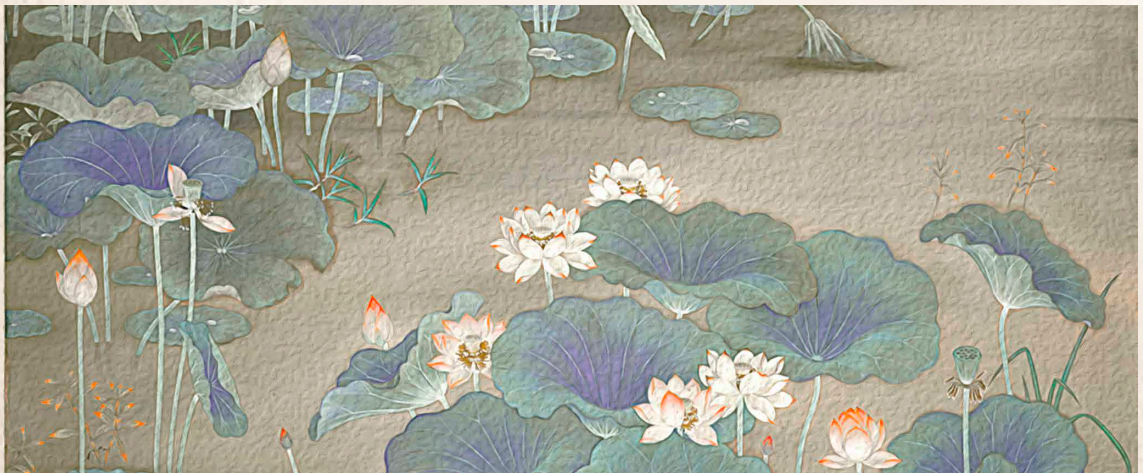
這種秉性，就是為了離苦而求樂的。如果說這樣不能往生，要發起多大、多高尚的心才能往生的話，人數就很少了。

第三、「極樂立名本意故」。極樂世界之所以叫極樂世界，它的目的在哪裡？本意在哪裡？不就是讓我們「無有眾苦，但受諸樂」嗎？就是讓我們在苦樂對比中欣求極樂的，這就符合極樂立名的本來意涵。

這三點是從道理上來說明的。如果看事實的話，《往生傳》裡，古往今來很多人，其實就是聽說極樂世界好，然後就念阿彌陀佛求往生，他們不都往生了嗎？發大菩提心的也有，但那是少數人；多數人，像我們去助念的那些人，有的連什麼是菩提心都不知道，甚至連菩提心的名都聽不懂，但往往這樣的人走得很殊勝。

你看那些念佛的老太太，聽說極樂世界好，不用受苦，她們也不強求多麼好，說只要讓她們去，到極樂世界給阿彌陀佛掃地都可以。甚至有的人說，「我丈夫已經到那裡去了，我也願意去」；或者說「我兒子去了，那我也去」，就為了跟她丈夫、兒子團圓，她也往生了，哪裡有發菩提心啊？她們就只是有一個很簡單、很樸素的概念。

所以在現實生活中也能看得到，往生淨土並不是要求那麼高的。



說不能往生之原因

說不能生者，為勵上機發大心，為斥有人非求佛法樂。非水冰。內樂、外樂、法樂樂。

那為什麼又說不能往生呢？祖師說法都是有其用意的。

第一點就是「為勵上機發大心」。表示這樣是對機而說的，是要勸勵上等根機的人發大菩提心，所以在講到發菩提心的時候就說，如果不發菩提心的話，「亦當不得往生也」。這是對能夠發菩提心的人做的一個殊勝的勸諭，並不是說一切人不發菩提心都不能往生。所以它的語氣比較含蓄，說「亦當不得往生也」，是對那個可勸的人相勸的。

有的人根本就發不了菩提心，比如臨終之人，「地獄之火，臨臨欲入」了，那就不勸發菩提心了，呼爹叫娘般念佛求往生就可以了。

善導大師對此也有解釋：

三界眾生無智慧 昏昏六道內安身
 諸佛慈心為說法 聾盲聾突伴不聞
 忽爾無常苦來逼 精神錯亂始驚忙
 萬事家生皆捨離 專心發願向西方
 彌陀名號相續念 化佛菩薩眼前行
 或與華臺或授手 須臾命盡佛迎將

這不是典型的臨時抱佛腳嗎？「忽爾無常苦來逼，精神錯亂始驚忙」，這時才「萬事家生皆捨離，專心發願向西方」，哪裡有發菩提心啊？但是這樣就可以往生了。

說不能往生的第二點原因，是要斥責有人非求佛法之樂。愚癡的人容易生誹謗，因為他不相信有極樂世界、清淨國土的存在，而且他求的都是五欲之樂，不是佛法之樂。聽說安樂，他可能想那裡可以好吃好喝，能夠為非作歹、盡情造罪，這樣願意去。那他會去什麼地方？哪裡能到極樂世界，他到的地方就是要造罪造業的地方，不可能到淨土去的，因為他求的不是佛法之樂。

至於說一般的人，他認為在娑婆世界太苦了，極樂世界很安樂，所以願意去極樂世界。因為他對人世間種種的苦已經徹底地厭棄了，所以他求的樂就是佛法之樂。


樂有三種：內樂、外樂、法樂樂。「內樂」就是我們身心的禪定之樂；「外樂」是外在的五欲之樂，色受想行識、財色名食睡，一般人貪圖這些；法樂樂是由法所生起的樂。

一個再怎樣愚癡的人，即使他不瞭解很多佛法的名相，但是他真正像韋提希夫人一樣「真心徹到，厭苦娑婆」，那他心裡面是有佛法的。他對娑婆世界確實厭離了，不想求娑婆世界的長壽富貴，這個世界的一切都不願意求了，只願意求生西方淨土，這樣的人是知道佛法法樂樂的。他所求的就不是世間之樂，而是佛法之樂。

所以，曇鸞大師在這裡要破斥的有兩種人：一種是能發而不發大菩提心的，勸諭他們發心；第二種是非求佛法之樂的人，就是誹謗佛法的人，這樣的人當然不能往生。

可是我們並不是這樣，我們欣求佛法，並在此基礎之上求生安樂，這就是「國土名字為佛事」，決定都能往生。

所以我們看佛的經典，看祖師的解釋，一定要通達，不然的話，有人就拿來書本說「你看，沒有發菩提心不能往生，這是曇鸞大師白紙黑字明確寫到的」。

我們一看，是啊，「若人不發無上菩提心，但聞彼國土受樂無間，為樂故願生，亦當不得往生也」，這不明確寫了嗎？但是前面又說「若人但聞彼國土清淨安樂，剋念願生，亦得往生，即入正定聚。」好像這兩句話有矛盾，我們就會被搞糊塗，實際上它們並不矛盾。

住持大柄在德與惠

文／釋宗道

大約在2013年吧，慧淨上人來到悟真寺，在齋堂前面小樹林下的石凳上，一幫年輕僧人圍坐在上人周圍，請益佛法。

上人當時講的別的話記不太清楚了，但當時有一句話卻記得非常清楚，上人說：作為一個團體中上位之人，當家師或執事，想要有效攝受底下的人，需要做到兩個字：一個是德，一個是惠。德是一個人的道德，是讓眾人信服的基本條件，但光有德還不夠，有時還要給對方以惠，德惠並施，才能讓周圍人恆久傾服歸附。當時我聽了甚覺有理，故而一直銘記在心。

後來我讀《禪林寶訓》，偶然發現原來這一說法並非上人的創見，古德早有此開示。

這段話是出自臨濟宗五祖法演禪師給弟子佛眼禪師寫的信，原話是：「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

而罔惠，則人不懷……故善住持者，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德而能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與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而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則湖海有志於道者，孰不來歸？住持將傳道德，興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得也。」

不得不感嘆古德的智慧，這樣的理念即使用在今天的現代管理學上也絕不過時。

德在內，惠在外；德無形，惠有形；德為本，惠為枝；德統攝於惠，惠顯跡於德。有德之人，不惠於人，則人難以感懷恩德；有德之人若施之以惠，即使是很小的惠利，也會令底下人感恩戴德，願終生追隨不止，甘效犬馬之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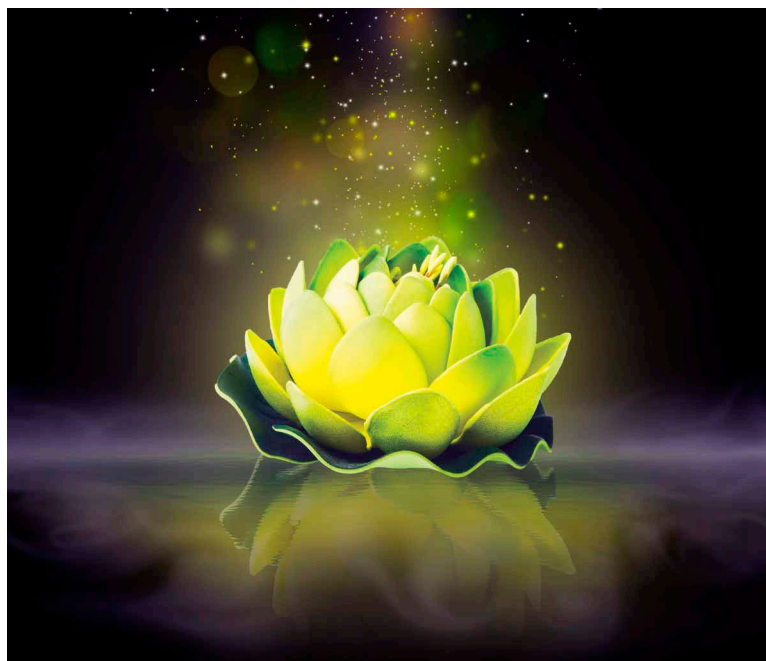
不由讓人想起星雲大師講過的一段故事。

過去有一位女學生在佛光山叢林學院唸書，有一天她跟大師說：「院

長，我要去看白雪溜冰團的表演。」還說：「如果不給我看，我一生都會遺憾。」大師聽了之後想：這實在很麻煩，做為院長，怎麼能夠只承諾一個學生去看溜冰團的表演，其他的學生又該怎麼看呢？但是如果不准許，她一生都要感到遺憾。大師很有魄力，也很有愛心與智慧，想了一會兒，果斷拿了二百塊錢，告訴她說：你替我做一件事，幫我到高雄買一些文具，剩餘的錢隨你花用，十點鐘以前回來就好。這位女生感恩戴德而去，她也沒有因為看一場溜冰而逐漸荒廢學業，但對大師一定是終生追隨

無悔。從我們接觸的佛光山靠近核心的信徒們身上可以看到，他們對大師的恩德感懷之心溢於言表，這必定與大師懂得德惠並施有關。

然而，也有無德之惠，這樣的惠最是害人。有人身居高位，而濫施小惠，其目的並非為整個團體通盤考慮，僅為自己私利或部分利益而籠絡人心，這樣的無德之惠，勾人求利之心，破壞團體和合，甚至導致團體將以利結營，人與人以利相交，結果利盡必散，彼此留傷，古人即有所謂的「小惠妨大義」之語。此誠為甚不理智之舉，當慎為之。🍀



放棄自力修行，信受彌陀救度

From Self-Power to Other Power

文／Householder Jingxin 淨信居士 譯／佛晴居士

Ronald D. DiVestea of Wappingers Falls, New York, USA, recently took refuge in the Shandao lineage of the Pure Land school, with Master Huijing. His Dharma name is Jingxin (淨信 Pure Faith). Here is his own account of his decades-long search for a personal spiritual practice.

Ronald D. DiVestea，現居美國紐約州。近日，他皈依了慧淨法師，專依善導大師淨土思想念佛求生極樂，法名淨信（意即清淨的信心）。下文講述了他幾十年來的修行經歷。

My spiritual journey began approximately 30 years ago. Faced with many forms of suffering at a young age (including an unexpected brush with death), I was compelled to ask many challenging questions.

我的心靈之旅，大約始於三十年前。幼年時起，我便屢遭種種痛苦，甚至曾因意外，與死神擦肩而過，因此，我心中總是不停地冒出各種深奧的人生問題。

When parents, priests (Roman Catholic) and teachers alike were discomfited by the asking, producing uncertain, “canned” answers, further inquiry became necessary. This inquiry would encompass the next several decades, investigat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fferent sects of Christianity, Western mystical traditions, Western occultism, many permutations of Hinduism and Yoga, initiation into a Kundalini Mahayoga lineage, etc. Finally, after decades of searching, I happened

upon the Song-Ming school of Chinese Pure Land Buddhism; taking refuge with a teacher of this school.

這些問題常把我的父母、教堂神父和學校的老師問得不勝其煩，他們的回答都是模稜兩可，千篇一律，於是我更覺得有必要究根問底。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我不斷研習各種理論和修持方法，包括基督教各教派、西方神秘宗教及神秘學、印度教及瑜伽術的許多門派等，還修習了昆達里尼瑪哈瑜伽傳承。最終，在經過數十年的探索後，我偶然遇到了中國淨土宗，皈依了這一門的一位老師。

In frankly assessing Pure Land doctrine, I felt very much at home with two aspects — the Age of Dharma Decline and its corollary of weak, incapable people; and the ability of the supremely enlightened Amitabha Buddha to welcome and escort these weaklings to Sukhavati (the Western Land of Bliss).

在用心探究淨土教理的過程中，我深切體會到：末法時期，眾生根機陋劣，福薄慧淺；而究竟圓滿覺悟的阿彌陀佛，以大願大力接引下根眾生往生極樂世界，真乃殊勝無比。

In truth, much of my seeking in previous years had been tainted by selfishness, craving and pride. Perhaps, starved for beatitude, I'd fallen in love with the multitude of dramatic miraculous accounts surrounding many saints, sages and gurus.

實際上，我在往昔歲月中的精神追求，無不深受我執、貪欲和驕慢的濁染，對福報的貪著，使我深深癡迷於古聖先賢、宗師大德們那些眼花繚亂、不可思議的玄奇故事。

Trials and sufferings within the last decade have conspired to rid me of the slightest tincture of deluded pride and distorted, grandiose fantasies of worldly or spiritual attainment. In short, I saw myself, warts and all. There was not going to be a consummate level of enlightenment realized through sundry impressive, exotic and difficult methods. It was time to seriously approach spiritual inquiry, shorn of pretense and any sense of melodrama. The simple facts of ubiquitous suffering and

impending demise provided the proper motivation and mindset. The Pure Land school was clearly my home.

然而，近十年間我所經歷的痛苦和磨難，已逐漸將虛妄的驕慢消磨殆盡，也最終徹底粉碎了我尋求世間成就和精神成就的幻想，這些幻想原來是那麼顛倒、狂妄。我終於認清了自己的面目——各式各樣炫目、新奇、艱深的修行方法，並不能使我究竟解脫、圓滿徹悟。該是嚴肅面對解脫大事的時候了。一切虛華矯飾和裝模作樣，都毫無意義，必須捨棄。痛苦無處不在，死亡終將降臨，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不斷增強我追求解脫的動力和決心——淨土法門無疑才是我真正的歸宿。

Though delighted to discover the long-sought spiritual home of Pure Land, certain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elements disturbed me. One of the foremost problems concerned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assurance of rebirth present in Amitabha's Fundamental Vow with the writings of certain historical masters asserting the possibility of loss of rebirth. Upon reflection, it seems the difference was a consequence of the admixture of other schools of Buddhist doctrine with Pure Land — schools whose emphasis was self-power.

眾裡尋他，終見故鄉風月，皈依淨土使我興奮不已。然而慶喜之餘，某些貌似矛盾的教理內容，卻使我糾結難安。其中最為關鍵的是：一方面阿彌陀佛本願救度，眾生稱名定得往生，而另一方面，歷史上有些大師卻在著作當中提出往生不定的主張，這二者之間，如何會通呢？經過思考，我判斷或許這是由於佛力救度的淨土教法之中，融入了其他宗派的教理，而這些他宗教法強調的是依靠自力修行解脫。

Since the “patriarchs” who came after Master Shandao were interpreting Pure Land through their school's viewpoint, all schools converged in Pure Land. While that may have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horizontal escape to all Buddhists (good), it vitiat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Pure Land school as conceived and codified by Shandao (not so good).

善導大師之後的「諸師」，皆立足於自宗觀點詮釋淨土宗，從而出現諸宗匯



歸淨土的局面。而諸宗歸淨，儘管為各宗各派修行人提供了當生成就、橫超生死的利益（有利方面），卻也使淨土宗的教法和行法，失去了善導大師創宗、楷定之時所本具的純粹性（不利方面）。

The discovery of Master Shandao's pristine Pure Land tradition clarified the simple-yet-exalted truth, engendering within me a fresh and vibrant joy, sense of assurance and zeal for practice. I beheld and embraced Namō Amituōfo as never before, filled with enthusiasm, gratitude and wonder. How can one fail to be awestruck? The six-syllable name is so perfect, so complete, so all-encompassing, so splendid, so utterly sufficient. It is truly the panacea for all spiritual ills. No one, regardless of qualification, need be exempt from the assurance of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 the antechamber of nirvana.

（如今）有幸得遇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我終於了悟了這個至簡至妙的道理，身心澄淨清涼，歡喜安穩，從此專修念佛，樂而忘疲。「南無阿彌陀佛」，我前所未有地安住、歸命這一萬德洪名，常得法喜，充滿感恩，妙不可言。念佛人又怎會不驚歎於這六字名號的不可思議呢？這句名號，究竟圓滿、莊嚴清淨，是醫治一切心靈傷病的靈丹妙藥。九界眾生，無論根機利鈍，無不需要彌陀的救度，無不需要必生淨土、畢竟成佛的保證。

Many thanks to the monastics and translators of the pristine Pure Land lineage of Shandao; laboring ceaselessly to spread the unalloyed Pure Land Dharma door throughout the Saha world. Namō Amituōfo!

感恩所有傳播善導大師淨土思想的出家師父及翻譯人員，感謝他們在這個娑婆世界不辭勞苦地弘揚純粹的淨土法門。

南無阿彌陀佛！

一位天主教修女 信受彌陀救度的歷程

From The Convent to The Pure Land

文／Householder Jingchou 淨儔居士 譯／佛津居士

我的大姐佛津居士建議我把信佛念佛的心路歷程寫下，與其他人分享，我毫不考慮便答應了。不是我對自己的中文寫作能力有信心，而是知道我只是阿彌陀佛的工具，彌陀自然會有妥善安排。

My elder sister Fojin suggested that I should tell my story – the story of how a Catholic nun turned into a Buddhist practitioner of the Pristine Pure Land school. I agreed at once. The fact that I jumped at the idea of putting pen to paper about this wonderful experience doesn't mean that I am confident about my writing skill in Chinese. Quite the contrary. But what I did know was that I was merely acting as a tool, a kind of messenger for Amitabha Buddha who w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從香港移民到美國北加州三藩市灣區已有三十年，較我待在香港的日子更長。來美之後，讀書和工作都只用英文，加上丈夫是美國人，他不懂中文，所以日常的溝通也是用英語。我祈求彌陀加持我，讓我能以久違了的母語中文，用最真誠的心，去分享我信佛念佛的心路歷程。

I was born and brought up in Hong Kong and migrated to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rty years ago, spending more of my life there than in Hong Kong. I use English



both in college and at work. My husband is American and doesn't understand Chinese. So English is our common language. I pray to Amitabha Buddha to bless me so that I am able to write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n Chinese, my native but now rusty language, about my spiritual journey.

三十多年前，我是一名度過了九年修道生涯的天主教修女；如今，我是個念佛人，修持善導大師的純正淨土法門。

Thirty-odd years ago, I was a Catholic nun who had spent nine years in an vent. Today, I practice the Buddhist Pure Land tradition founded by Master Shandao and recite “Namo Amitabha Buddha” consistently and single-mindedly.

從出生到差不多四十歲時，我都是一個天主教徒。小學讀天主教學校，中學在教堂很活躍，中學畢業後便萌起修道的念頭。當時只有十八歲的我，感到這是一份感召，天主教稱為「聖召」。還記得那一刻，只想此生一心一意，在修道院為世人祈禱。多崇高的理想啊！憑著一股熱誠與毅力，感動了修院的長上，讓我這個當年法律上仍未成年的少年入會。

I had been a Catholic from birth to the age of nearly forty. I went to a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and was active in the local parish when I was a teenager. After completing secondary education, the idea of devoting myself to the Church by entering a convent sprouted in my mind. I was only 18 years old then and felt a kind of calling. The Catholic Church calls it the vocation of religious life. I still remember that, at the time, I simply wished I could stay in the convent all my life and pray for humankind. What a noble thought! With sincerity and perseverance, I managed to persuade the Mother Superior of a convent to admit me, a young person who was legally not yet an adult.



第一次跟長上修女正式面談時，她問我：「你入修會的目的是什麼？」我毫不猶疑地說：「要成聖。」多不自量力啊！長上修女笑著說：「先做好一個平凡人再說吧！」

At our first meeting, Mother Superior asked me, “Why do you want to enter the convent?” “To become a saint!” I replied without hesitation. How vain I was. Mother Superior chuckled, “How about trying to be a good ordinary person first!”

在修院的生活說易非易，說難非難。當修女，與當佛教的僧眾既相似又截然不同。我所屬的修會要求修女發貧窮、貞潔及服從的誓願。守貧窮與貞潔對我來說並不困難，唯服從（聽命）這個誓願是整個修道歷程中令我最感困擾的。這個服從精神的原意是降服自我，是無我的一種訓練。對長上要絕對服從，不問緣由，默默地生活，專心侍主，即耶穌基督。

Life in the convent was not too hard, but not easy either. Being a Catholic sister, although similar in some ways to being a member of the Buddhist sangha, was drastically different in many other ways. The convent to which I belonged had certain vows which must be taken. They included poverty, chastity and obedience. Observing the vows relating to poverty and chastity was not a problem to me. Obedience (obeying orders strictly), however, posed the greatest challenge. The spirit of this vow is to subdue our egos and forget about the “self.” It requires that we defer to our superiors absolutely without any questioning. It also means that we should just get on with our lives quietly and without fuss, and dedicate ourselves totally to serving the Lord Jesus Christ.

當時我唯一的信念是耶穌基督會在天國迎接我們。這個純真的信念驅使不少天主教修道人作出一生的奉獻。我憑這信念在修道院堅持了九年。除了用「堅持」外，我想不出更適當的詞了。那段歲



月，我糊里糊塗地過日子。九年過後，當然我沒有成為聖人。修道生活雖然是出世，但自問精神上的得著卻不多。

My overriding belief at the time was that Jesus would receive us in Heaven. This simple faith has led numerous monastics to dedicate their entire lives to the Church. In my case, I endured monastic life for nine years with this faith. And endure it I did. I was confused in the convent. Naturally, I never became a saint after nine years. Although monastic life meant that I was sheltered from the mundane world, spiritually I benefited little and was still parched.

很感恩我是一個受過天主教教會無數恩惠的娑婆過客，但遺憾的是，那段漫長的日子似乎沒有太大得著。曾多次想過還俗，但每次都沒有勇氣面對，這或許是對前途的恐懼，又或是缺乏善緣之故。到了二十七歲那年，我終於還了俗。

A passer-by in this Saha world, I had been showered with a lot of favors by the Catholic Church to which I am very grateful. It's a great shame, though, that the long time I spent in the convent did not seem to lead me anywhere. I did think of quitting many times. But I couldn't pluck up the courage to do so each time. Perhaps it was due to the fear of the uncertainty ahead or, perhaps, a lack of the right conditions. At last, the timing was right and I returned to the lay world at the age of 27.

離開修院後的日子很彷徨，像大海裡一塊浮木。家姐慈悲，把我接回家中暫時住下來。我雖然衣食無憂，但內心空虛，對於還俗一事更感到羞愧。這份愧疚在其後二十多年裡揮之不去。在夢中我也常常見到自己仍是一身修女的裝束，但不斷逃避與其他修女接觸。回想那段日子，除了在修院附屬的學校全職工作外，其餘的時間便是祈禱、默想（與禪坐相似）、反省及傳教。生活似乎充實和有意義，但實際上是空洞及苦悶，是沒有根的，默想時更經常打瞌睡。



A sense of helplessness and loss consumed me immediately after I left the convent. I felt like a piece of driftwood in the ocean. My elder sister (Fojin) kindly put me up for the time being. Although well provided for, I felt totally empty. I was also ashamed of returning to laity, an affliction that haunted me for the next twenty years. I often dreamt of myself still being dressed in the nun's habit, but desperately trying to evade the look of the other sisters in the convent. In retrospect, although I was physically quite busy in the convent (what with working full-time in the school attached to the convent, praying, meditating, reflecting and preaching, etc.), and the days appeared to be full, life was actually hollow and depressing. I was without any roots. It's not surprising that I often dozed off during meditation.

移民到美國是家母的安排。當時媽媽與她的第二任丈夫及我的妹妹們已在美國定居。到美國生活是我的人生另一個里程碑，開始對天主教的信仰淡出，沒有掙扎，很自然地遠離了。接著是一段真空時期，沒有信仰，對所有宗教均無興趣。那時家姐開始學佛，每次越洋通電話皆試圖向我灌輸一些佛學知識，我也只是支支吾吾虛應著，沒放在心上。

By the time I left the convent, my mother had already sett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her second husband and my younger sisters. With my mother's help, I emigrated to the States. This move represented a new milestone in my life. My faith in Catholicism started to wane, something that just happened naturally and there was no struggle at all. What followed was a period of void: no faith or interest in any religion. At about the same time, Fojin started learning the Buddhist Dharma. She would try to impart some Buddhist philosophy to me every time we chatted on a long distance phone call. But I just hummed and hawed, and what she told me just



ran off me like water off a duck's back.

四年前一個暑假，我遇到了一位熱心的佛教徒。她當時是在一所大學教國語，我趁暑假閒著就報名上課。課程結束後，她邀請我和家人去市郊一間佛教禪宗寺院參加法會。見她盛意拳拳，我也不好意思推辭，便和丈夫及兩個女兒第一次踏進美國的佛寺。

Then about four years ago I met a very zealous Buddhist lay person who was a Mandarin teacher in a university. I enrolled for her classes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s. When the course was over, she invited me and my family to visit a Ch'an (Zen) monastery in the outskirts of town. I couldn't say no because she was very persistent. It was the first time my husband and our two daughters visited a Buddhist monastery in the States.

記得多年前到大陸領養女兒時，所有領養家庭被安排到一間佛教寺廟接受僧人的祝福。那廟宇很擠迫，煙霧瀰漫。而這間座落山上的禪宗寺院則寧靜清幽，給我一種很舒坦的感覺。寺院全是比丘尼，她們和藹、友善和親切。以後的兩年半，我成為這寺院的常客。除了做義工外，也聽經，參加法會、閉關、坐禪，做菩提子兒童班導師及其他工作。從那時起，我持素護生，並皈依了三寶，受了五戒。



Some years previously when my husband and I went to mainland China to adopt our two girls, we were taken to a temple to receive the blessings of a Buddhist monk. The temple was jam-packed, noisy and smoky (from a lot of incense burning). By contrast, this Chan monastery, perched on a hill, was quiet and tranquil. I felt at peace there. The monastery was occupied by bhikkunis (Buddhist nuns) only. They were all very friendly and kind. I went to this monastery a lot during the following two years – working as a volunteer, learning the sutras, attending ceremonies and retreats, meditating as well as teaching children some basic Buddhist knowledge. Since then, I have become a vegetarian out of compassion for animals. I also took refuge in the Three Gems and received the Five Precepts.

我曾在網上看了不少有關佛教的資訊，包括不同宗派的。雖然沒法涵蓋八萬四千法門，但蜻蜓點水式的接觸倒也不少。然而，愈看得多，我就愈不明白，愈覺得彷徨無助。釋迦牟尼佛不是叫我們不要盲目去信他，而是去求證嗎？這概念對我來說既陌生又不可思議。幾十年來我的宗教信念是「信者得救」，只要信，不去求證。這根深蒂固的觀念一夜之間出現了變化。

I was thirsty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Buddhism. From the internet I came across a multitude of materials relating to different Buddhist schools and their respective practices. Although I couldn't cover all of Buddha's 84,000 teachings, I skimmed over many of them. However, the more I read, the more lost I became. Shakyamuni Buddha, our teacher, told us not to believe blindly in what he said, but that we should validate it from our own experience. To me, it was a totally alien yet amazing notion. My attitude towards religious faith changed in a flash. For decades, I had been subjected to the deep-rooted religious doctrine that one should just believe



and not seek corroboration of what you are told.

釋尊的話如當頭棒喝，把我喚醒，對佛教的豁達寬宏我很敬佩，對佛教的人生觀亦很認同。佛教的因緣果報定律解釋了我以前經常提出的一個問題：為什麼神會讓這些可怖的事發生？現在我明白了，那是因果啊！那不是神的安排，而是自己的業報。不要求神的原諒，因為不是神可以替我們消業的。立志要脫離生死輪迴，這成為我學佛的動力。

Shakyamuni Buddha's words were like "the shout and the stick" applied by a Ch'an master to enlighten his students. They woke me up. I found the magnanimous and broad-minded Buddhist philosophy admirable and I started to identify with it. The law of karma also answered the question which used to baffle me all my life: "Why does God allow all the terrible things to happen?" I now understand. It is our own doings: cause and effect, karma! What happens to us ha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God. It is the karmic consequence of our own deeds. There is no need to beg for God's mercy because God cannot eliminate our karmic effect for us. I was determined to find a way to free myself from the sufferings of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This has motivated me to learn the Dharma and practice diligently.

可是，當我愈努力，愈勇猛地去打坐念經，卻愈感到焦慮煩燥，對人對事都不期然妄下判斷。這世界突然變得很醜惡，樣樣事都令我失望、反感，我竟變成了一個「判官」。同時，也對繁瑣的佛教儀軌產生抗拒。我不但沒有明師引導，連一個同修也沒有，感到很孤獨、飄浮。雖然寺院的法師及居士很友善，但似乎欠缺緣分，彼此未能作深入的交流。期望自己每時每刻都要做到最好，這根本不可能，人也因此煩燥起來。人愈煩燥，對佛法修行就愈感到沮喪。「遲些再修吧！」我只有自我安慰。



I became very conscientious in meditating and reciting the sutras. However, the harder I tried, the more anxious and frustrated I got. I became judgmental about the people and things around me. The world had, all of a sudden, turned horrid. I was appalled and disappointed by everything. The rather cumbersome and highly embellished rituals in the monastery also irritated me. Not only did I not have any good teacher to guide me, I didn't even have a single fellow practitioner to turn to. Although the nuns and householders in the monastery were all very cordial, there was no connection between us and I felt unable to confide in them. I was alone and insecure. I found that I could not be virtuous all the time, something which I expected of myself as a Ch'an practitioner. As a result, I got really cranky and was disheartened about Buddhist practice. "Well, maybe the cultivation can wait," I said to myself.

正感到失落無助之際，家姐心有靈犀，從香港打電話來解開我的心結。她興致勃勃地談及與潘宗光教授的第一次會面、對話。那次交談成為了她專心念佛、修持易行道的開始。潘教授也是過來人，曾修習禪宗和密宗。他看到凡夫的一舉手一投足、一言一語、一思一念都在造業，這樣要入涅槃有如大海撈針一樣渺茫。潘教授告訴家姐他終於找到了方向，那就是淨土宗！（註：潘宗光教授是香港理工大學前校長，曾兩度獲諾貝爾化學獎候選人提名。）

Just as I was despairing, Fojin seemed to have read my mind and called me from Hong Kong. This long distance call was like a ray of light dispelling the darkness in my mind. She told me, excitedly, about her meeting with Professor C.K. Poon (former Principal of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 encounter which started her practicing Amitabha-recitation, the Easy Path. I learned that Prof. Poon had done a lot of soul-searching as well. He had practiced the Ch'an and the Vajrayana Schools (esoteric Buddhism). He realized





that we, ordinary beings, are accumulating bad karma all the time, with every act, every speech and every thought. Given this defiled nature of ours, the chances of our attaining enlightenment are like looking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 He told Fojin that he was lucky to have finally found his way -- it was the Pure Land school!

淨土宗的易行道給我帶來希望，就像沙漠中的甘泉。我在網上搜尋了很多關於善導大師純正淨土思想的資料，明白了念佛很容易，只要一心念佛，便可以了生脫死，及至成佛，即是平生業成，現生不退。甚至只在臨終時起一個念佛的心，也可以往生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離苦得樂。

I, too, had found an oasis in the desert – the Easy Path has brought me hope. I looked up a lot of materials relating to Master Shandao's Pristine Pure Land school on the internet. I realized that as long as we recite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single-mindedly (it is so easy to do!), we are assured in the present lifetime to end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and gain rebirth to the Pure Land. The most reassuring thing is that we will never go backwards in this lifetime on our path to Buddhahood. It is called non-retrogression. (I learned that retrogression is something that is typical and very dangerous for most practitioners). Our rebirth to the Pure Land is certain even if we are able to recite Amitabha's name just once on our deathbed. In Pure Land, there is forever blissfulness and no suffering at all.

今生將會是我最後的一生。想到這裡，我內心的激動、喜悅、感激和震撼，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

All of a sudden, it dawned on me that this life would be my last one! This thought really blew my mind. I was overwhelmed within tense emotions: excitement, joyfulness, and gratitude. My feelings begged description.



彌陀接引圖 繪者／林慧卿



從那一刻起，我只專心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唯讀慧淨上人和淨宗法師的叢書系列，也從其他專修易行道的善知識學習法義和交流。這一年半以來，我內心感到平靜、和諧、感恩，也放下了許多，對人的寬容和慈悲也油然而生。我明白這內心的變化絕對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得來的，而是彌陀慈父的加持。只要內心念一句佛號，彌陀的感、我的應，即獲救度，真不可思議！



From then on, I have been practicing Amitabha-recitation. I only read the series of books by Master Huijing and Master Jingzong, and also learn from fellow Dharma friends of this school. Over the last 18 months, I have developed greater tolerance and become more compassionate for other people. I now live with a sense of serenity, harmony, gratitude and letting go. I know for sure that these changes are not due to my own efforts. They are the results of Amitabha's blessings. With every single recitation I make, Amitabha Buddha beckons, I respond and am delivered. How incredible!

去年，住在香港的四表哥因末期肝癌入了醫院。表哥一生都是個無神論者，對妻子（佛慰居士）信佛念佛非常敵視，甚至謗佛罵佛。但在他臨終前不久，經家姐佛津居士和他妻子佛慰居士開示念佛必定往生淨土後，他當下即信受彌陀救度，在病榻上懇切地念佛。其後還得到弘願寺宗弘法師慈悲傳授三皈依，賜法名為「佛接」，令他心安自在往生。表哥往生前，曾說他見到了阿彌陀佛來接引，又說很後悔未能早點信佛。

Last year, one of my cousins was hospitalized in Hong Kong for terminal liver cancer. He was an atheist his whole life and was hostile towards his wife being a Buddhist and practicing Amitabha-recitation. He even slandered the Buddha. However, shortly before he passed away, he had a complete turnaround in attitude after his wife told him about the compassionate deliverance by Amitabha Buddha who would receive him to the Pure Land. He was reciting Amitabha's name most earnestly on his deathbed. He also took refuge in the Three Gems and was given the Dharma name of Fojie (meaning "received by the Buddha") by Master Zonghong of Hongyuan Monastery. In great relief and joy, he departed. Before his last breath, he told his family that he saw Amitabha Buddha coming

to receive him and that he really regretted not having faith in the Buddha earlier.

佛接師兄的殊勝念佛感應令我感動不已，所以也生起皈依的心。經香港的淨妙居士的協助，我於去年十一月在慧淨上人座下皈依，獲賜法名淨儔（儔：伴侶），寓意以淨業，即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為自己的伴侶，實在太美妙了！

My cousin's amazing resonance with Amitabha Buddha touched me deeply. I decided that I should also take refuge in the Pure Land school. With the kind assistance of a Dharma friend, Householder Jingmiao, I took refuge with Master Huijing and my Dharma name is Jingchou, meaning the practice of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and Amitabha's deliverance are my companion. It is truly wonderful!

很多宗教都教人趨善避惡，信賴他們的神，以神作為生命的支柱。我也以這信念過了半生。然而，無論我多發心去做好自己，也身不由己被業力拉下去，而往往對自己的愚癡還懵然不知。在悲痛的時刻屢屢求神助佑，但痛苦依然，彷徨未減。記得在最黑暗的日子裡，那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聞的苦楚，刻骨銘心。今天我才體會到，沒有一個神可以令我離苦得樂。這個苦多樂少的人生，雖是短短幾十年，要熬過去亦殊不易，更何況要受無盡期的六道輪迴，實在太可怕了！

Religions generally encourage people to cultivate virtues and avoid evil deeds. Invariably they exhort us to have faith in their gods whom their followers would depend on as the pillars of their lives. I was also led by such a faith for half of my life. The trouble was, no matter how eager I wanted to be upright, my life just kept being dragged down into the pit by some karmic forces beyond my control. Most of the time, I wasn't even aware that it was my





ignorance that was the culprit. When I was in great anguish, I implored God to come to my relief. But it was in vain.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sense of helplessness that tormented me in my darkest moments when my cry and desperate pleas were not heard by a single soul. I now realize that no god can end my suffering and bring me happiness. Our lives in this world are filled with more afflictions than joy. It is terribly hard to bear these even though our lives are fleeting. Imagine what suffering we have to endure in the endless cycles of life and death. Oh how dreadful had we not come across Amitabha Buddha and his great Fundamental Vow to save us defiled ordinary beings!

寫到這裡，我的心彷彿要跳出來了。我快要離開這多憂多難的世界，也永不再回來受苦了。不但如此，我還肯定會到阿彌陀佛為我準備好的極樂淨土，快速成佛，度己度人。既然此生已近尾聲，極樂世界的蓮花正等著我，世事一切都可隨緣，皆可放下。太感恩了，讚歎阿彌陀佛！一心念佛，自信教人信是我餘生的目標。

As I am writing this, my heart nearly jumps out knowing that after I have left this troubled and pain-stricken world I will never return to it to suffer. And what is more, after I have become a Buddha in the Pure Land, I can deliver others. Since my life is nearing its end and my lotus in the Land of Bliss awaits me, I can let go of all worldly cares and just go along with the flow of things. I am so grateful to Amitabha Buddha. I can't praise him enough! Now that I have great faith in Amitabha's deliverance, I will definitely share this belief with others. This will be my mission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2016年7月寫於美國加州
California USA, July 2016 

小兒念佛記

文／佛曉居士

小兒今年五歲過半，每晚睡覺前都會雙手合十，盤著腿面向西方，閉目默念三聲：南無阿彌陀佛。想來這樣的畫面在我面前已經一年有餘，天天如此，從不間斷。如果有人說，大人教得好，那我真心慚愧，如此精進地念佛，小兒是我們家第一人。

緣起

小兒於2010年出生，那時我已是個居士，最愛聽的是佛號。他還在我肚子裡時，佛號便是我胎教法寶，每日放肚子旁邊，那聲聲「南無阿彌陀佛」就傳到肚子裡，一直庇護著他。從肚子裡有了他到他的出生，一切都非常順利，連醫生都說：你們家的兒子叫「順順」還是叫「利利」？

出生之後，便聽各處傳言說2012年要世界末日，剛經歷了2008年的汶川地震，對於天災心有餘悸。如果當時沒有生育，對這樣的傳言我並不太在意，自從懷裡多了一個白白胖胖的

娃娃，聽到任何災難，我都會驚恐萬分。那時的我，時刻都想著如何保護他，才能讓他無恙。後來老媽拿回來一些佛教祈禱文，我便天天念起來，祈禱世界和平、人類和平，不要有任何災難降臨。

那個時候我已經知道念佛必定能往生，可是如果真有2012，小兒也才二歲，話都說不全，如何能夠懂得我的意思？如何能念全「南無阿彌陀佛」？我不由地又擔憂起來。現在想想，也真是好笑，初為人母，緊張過頭。但作為母親，最大的愛，就是讓孩子有個永生的好歸宿，而最好的歸宿，就是佛的家——極樂世界。孩子會念佛，那便是最大的造化。

上路

2014年，在機緣巧合中，周邊多了幾位學佛的鄰居，儘管宗派有別，但各自分享心得還是受益良多，我便在佛教的道路上又進了一小步，每日

都會閱讀佛書，每晚也會念佛。小兒讓我講故事，我便講講西方極樂世界，講講阿彌陀佛，講講觀音菩薩。還有的時候，我會給他放佛教動畫片給他看，有一次我們倆看《佛說阿彌陀經》，前後近半個小時，他居然能夠聚精會神地看完，還會提出很多問題。比如，這裡邊演的極樂世界是真的嗎？西方極樂世界在哪裡？佛到底有多大？佛長什麼樣子？我們什麼時候能去？人為什麼要死？怎麼才能不生病……

一個只有四歲多的孩子，天天問我生老病死，未免太過於沉重，於是我經常用別的話題岔過去了。但他對西方極樂世界有很深的嚮往，非常想去，我只能告訴他，好好念佛，就能去。於是他便開始念佛，最開始每晚堅持要念十聲佛號，那時候還數不清數，只能掰著手指頭數。後來我把宗道法師與八歲小朋友的對話念給他聽，他便覺得三聲更省事，於是變成了現在的三聲。從他第一天念佛起，從未間斷，不需我們提醒。只是偶爾問他：今天念了嗎？如果念了，就說「念了」；如果沒念，立馬盤腿閉目念三聲。還有的時候，他在一旁玩玩具，如果突然安靜下來，就可看到他在那裡默默念佛。

紮根

念佛多了，便凡事都會念。前兩天我們回老家，老家專門有個房間是供奉西方三聖的。每逢初一、十五，只要家中有人，就會點燈上香。這次他回來，看到大人禮佛後，每天上午都會悄悄進去跪在地上磕三個頭，然後悄悄出來關上門。還叮囑我們大人，不磕頭不要隨便進去。還告訴我們如何用手指佛——不能用手指指，手心也不能向下，必須手心向上，手掌放平指向佛。可沒有人教過他這些，他也不上網，是怎麼想出來的呢？他的這些叮囑真讓我們大人慚愧啊，小小腦袋居然有如此虔誠的恭敬。

還記得有次出門，路上看到一條死去的金魚，就在路中間，他看到後，第一反應就是雙手合十，對著魚念起了「南無阿彌陀佛」。他說別讓別人踩了牠，我們就拿起木鏟子和木條把魚放到了旁邊花池裡，用土填埋了，這才離開。後來一次，我們在外邊放風箏，風箏搖搖擺擺的，忽上忽下，小兒看著驚心動魄，於是坐在旁邊，盤腿念佛，祈禱風箏不要掉下來。在飛機上，遇到顛簸，我們大人平時尚能「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念

得緊，害怕時就只會瞪大眼睛抓扶手。一低頭，卻見他在旁邊默默念著阿彌陀佛。

佛在他心中，已然紮根，無論遇到什麼境況，他都能夠找到佛，和佛站在一起。

長期念佛，小兒不知不覺對眾生有了憐憫心。有一次他看到超市裡五花大綁的螃蟹，他說，太殘忍了。只要是他看到殺掉的動物，他都不會去吃，他說的最多的就是，「太殘忍了，我不能吃。」有的時候路過菜場的魚攤，看著待宰的雞鴨，他都會念佛。他的念佛出於不忍，出於感同身受的痛苦，這點，只有在這麼小的孩子身上才能體會的到。

嚮往

小兒最大的夢想不是成為什麼家，什麼俠，他覺得都不給力，他說他要成為佛。真是好大的口氣，他說佛最厲害，佛又大，又有無限能量，而且哪裡都能去，真的好厲害。他最想去也不是美國、英國，更不是外太空，而是要去極樂世界。為此，他不撒謊，不欺負人，而且天天念佛，為的就是實現這兩個目標：去極樂世界當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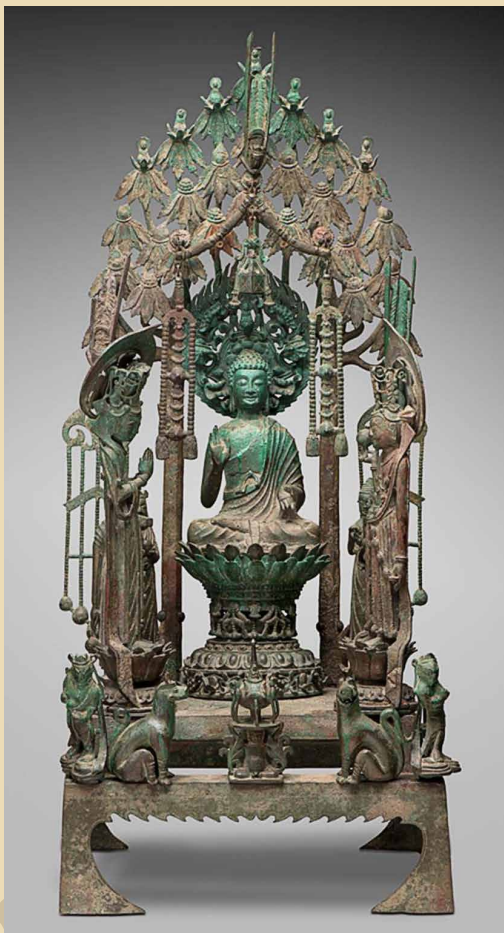
想想當初，我擔心孩子不會念佛，而如今孩子一步步地走上了蓮花盛開的道路，我是何等欣慰，孩子是純真的，是最潔白無瑕的。他們不需要勸服，不需要灌輸，他們喜歡的，自然就是最好的。🙏



於四歲時，根據看到畫的阿彌陀佛
(並非大人要求)

給人歡喜的阿彌陀佛 金銅群塑

文／佛宣居士



在美國波士頓市內著名的「翡翠項鍊」公園和亨廷頓大道之間，坐落著以收藏東方藝術品著稱於世的波士頓美術博物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簡稱MFA；又稱波士頓藝術博物館）。目前，共有十件以阿彌陀佛為主題或與阿彌陀佛直接相關的藝術作品被收藏在這裡。這件令人愈看愈歡喜的「范氏造阿彌陀佛及脅侍群塑」就是其中之一。

這是一組在趙州橋附近出土的隋代（隋開皇十三年，西元593年）金銅佛群像，根據底座雕刻的造像供養人資訊而被稱為「范氏造像」。此像於十九世紀後期出土後，曾被當時的兩江總督端方收藏，端方死後，又流落日本，1922年入藏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但香爐、蹲獅、力士等構件

則是在1947年才最終補成完壁的。))

與我們現在所熟悉的設計不同，這件群像作品不限於西方三聖的組合，而是加入了二聲聞、二緣覺和二力士，一鋪九尊，分別排列在雙層佛床之上，通高76.5公分。六世紀下半葉是淨土宗藝術發展的關鍵階段，以傳統「尊像」表現（阿彌陀佛、無量壽佛或觀世音菩薩像）為基礎、描繪西方淨土世界的作品首次被創造出。金銅阿彌陀佛整鋪造像產生於隋初的北方，形成原因一是金銅佛像的造型和工藝已至臻成熟，尤其已形成中國金銅佛像的中心——河北；二是專修念佛往生阿彌陀佛極樂淨土的淨土信仰漸趨流行。保存至今的隋代阿彌陀佛整鋪造像共三件，既是淨土宗信仰流行的重要實物證據，也是金銅佛像的頂峰之作。

「范氏造像」是三件中人物數量最多，體量最大的一件。它給人最直觀、最強烈的感受是充滿了喜感——藉由獨特與精美的藝術感傳達出的直攝人心的法喜。

給人如此深刻的衝擊力源於其精巧獨特的設計和精湛細膩的工藝。從設計上看，這鋪造像非常複雜，人物眾多，神態各異，然而卻裝飾華麗，造型協調；人物之間以及人物和器物之間的空間布局完美，主次分明，整體充滿了建築感和動感，挺拔秀逸。從工藝上看，蹲獅、力士等分鑄井靠插榫連接，人物面部、頭光和衣飾、菩提樹葉等細節部分處理得非常精準細緻，活靈活現，引人入勝。

具體欣賞起來，值得凝眸細品的亮點實在不少。

整體遠觀，造像雖鎏金多有脫落，銅銹也累累斑駁，但整體保存完好，底座之上一雙鏤空菩提樹構成的巨大後背造型異常精美。一組組圖案化的菩提樹葉依次迭起，茂密的樹葉交織在一起，五片向下的樹葉組成一簇，頂部左右對稱的七簇樹葉頂部各有一坐佛，形成一個升騰感極強的尖拱形樹冠，讓人不禁聯想到《無量壽經》中「華光現佛」一段經文：



「一一華中，出三十六百千億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億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為十方說微妙法。如是諸佛，各各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

兩側枝葉之間各嵌有三尊蓮花化生童子，底端又垂下纓珞束帶鈴鐺，也多為鏤空，精細得彷彿可以隨風蕩漾。鏤空造型為作品整體帶來很好的通透感，尖拱形樹冠則將視覺引向更高的空間，使得金銅質地的作品絲毫不顯沉重或沉悶，反倒多了幾分空靈和輕盈。

從人物及其布局來看，正面中心靠後為主尊阿彌陀佛，螺髮，面相慈悲圓潤，雙耳垂肩，雙目微垂，俯視娑婆芸芸眾生，雙唇微啟，略帶笑意，如有妙音出於其中。其頭光中部飾透雕蓮葉紋，佛頂位置蓮葉上有一尊結跏坐佛，光外飾以桃形火焰紋。主尊身形頎長，著袒右袈裟，內著僧祇支，左手施與願印，右手上舉施無畏印，結跏趺坐於束腰須彌蓮座上。佛像雕刻的極其樸實簡潔，但身後的

頭光及須彌座卻繁富華麗，特別是頭光猶如跳動不已的火焰，與佛像笑意吟吟的慈悲安詳神態構成了鮮明的對比，無不襯托出阿彌陀佛藉其深湛智慧所獲得的超凡的心靈寧靜。

寬大的雙層臺座前，觀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頭戴高冠，火焰頭光位於寶冠後方，寶縵垂至地，披帛、瓔珞飾品莊嚴全身。觀音菩薩右手持淨瓶，左手自然下垂，立於阿彌陀佛左側前方。大勢至菩薩立於阿彌陀佛右側前方，頭部略向右轉，雙目垂視，身體形成了優美的曲線，雙手合十於胸前。二位菩薩同樣笑意盈盈，眉目彎彎，雙唇微閉，嘴角上揚，似是聽聞妙法的喜悅不勝言表，又似了知這世上又多了一位念佛人而歡欣不已。

阿彌陀佛兩側各有二尊形態稍小的聲聞、緣覺立像。緣覺頭頂呈大螺髻形式，此類緣覺像在北朝晚期流行於河北，此外河西及四川地區也出現過。緣覺前方是佛的兩大弟子，左邊迦葉手捧經卷，似在讀誦；右邊阿難左手上舉托經函，右手持瓶自然下垂。四尊立像也都以流暢細膩的身體





比例、衣飾紋雕以及柔和歡喜的面部表情傳達出平靜卻有力的感染力。

下層佛床前沿兩端有一對力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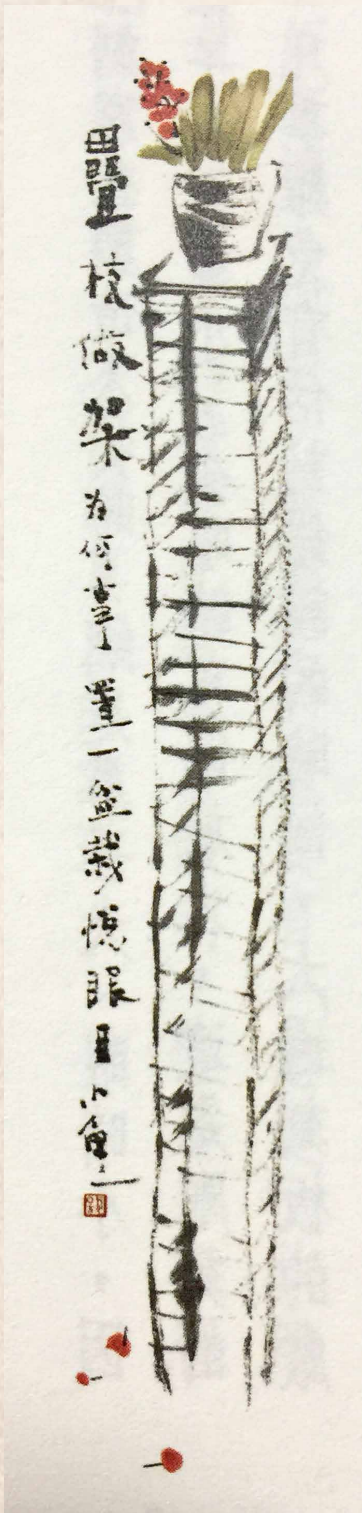
體量雖小，卻孔武有力。力士內側各有一護法獅，面對蹲踞，中間有一博山香爐供養。



整部作品，人物眾多、工藝精湛、造型繁複且有序，使佛經裡描述的佛國淨土幻化為可觀感的物體。從核心的「西方三聖」，到脅侍之緣覺與聲聞（弟子）像，再到下層佛床前沿的護法力士和樹冠上七尊化佛，在這件令人歎為觀止的金銅群塑以跳躍性的比例加以表現，藉此彰顯西方三聖的崇高地位，增強了整鋪造像的莊嚴感。

在佛教造像史上，以范氏造像為代表的隋代阿彌陀佛整鋪造像，完成了一次造像主題的轉化——其表現重點已不再是阿彌陀佛或西方三聖，而是一方微縮的極樂淨土。

欣賞穿越時光的藝術國寶，欣慕無有眾苦的極樂淨土。淨土之樂乃眾樂之極，佛與菩薩的微笑在眉在目，在口在身，從細節到整體都散發著歡喜。然而這種喜不同於一般的樂，不是娑婆造業勇猛的眾生陷於五欲六塵中的一己肉身欲足之樂，粗淺、局限、短暫，而是於法中、心中、深裡流溢出的為眾生得大利的法喜，深沉、廣大、永恆。🌸



老土解讀·小魚作畫

疊枝做架圖

題詞：

疊枝做架為何事，置一盆栽悅眼目。

如天梯高聳的花架上，放了一盆水仙。

如此浩大工程，不過一悅眼目。平放就好，何必高舉。🍀

祖母往生 現接引相

文／釋慧淨

我外祖母陳石素，生長於台南市郊區，未受教育，不知佛法，盡其一生，可說貧賤困苦。然而生性勤儉樸實，刻苦耐勞；而又親切慈祥，柔和忍讓。未聞其談人是非，未見其計較長短，或爭強鬥勝，即使受冤亦不多辯。偶有美衣美食，必讓與子女或他人，而自甘粗食敝服。頗具傳統美德。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八十四歲時，正好與租居於高雄的小舅父同住，因老邁體衰，加上脊椎患骨刺，因此半年以上一直躺在床上，無力下床活動。此時我也正好幽居高雄縣一座山內。

農曆五月間，我有事下山順便到小舅父家，見到躺在床上的外祖母，當時心想外祖母壽命將盡，食祿漸無，若不此時把握，勸其求生淨土，必定墮落。因而為說極樂莊嚴，彌陀慈悲，但有願生，必得往生；若不往生，必墮地獄。並奉上一條念珠，俾能憶佛念佛，一意西馳。然而外祖母是否真心願生，並常憶佛念佛，則不得而知。

為使外祖母有必定往生的境緣，我便尋找了兩張彌陀立像，到高雄裝框。預備一幅懸掛外祖母面前，使能隨時瞻仰慈容；一幅置於頭部上方，顯示彌陀常住其頂，日夜加護，不令冤家得便。並拿一塊念佛磁帶(那時尚無念佛機)，請舅父購買放音機播放此念佛磁帶。總之，要使外祖母眼常見佛像，耳常聞佛聲，而憶佛念佛，相續不斷。然而當時舅父家貧，且尚未學佛，不重視此事，故放音機遲遲未買。

農曆六月一日，我想佛像當已裝好，便到高雄迎請前往舅父家，舅父不在，大門深鎖。乃將此佛像託其鄰居，請其轉達，並言外祖母即將往生，若不依教而行，恐誤往生大事。正好今日早上外祖母請舅媽為其擦洗全身，更換新衣，並言

明日不用再洗。

當晚舅父返家，將此佛像如所言安置於外祖母前後。果然外祖母初見佛像，即起敬心，屢次合掌膜拜。

隔日初二中午過後，外祖母雖然依舊躺在床上無力起身，然時而凝視佛像，時而合掌顯示膜拜狀。到三點半神情異樣，四點十分突然呈現昏迷狀態。時僅舅媽在家，立刻連絡舅父回來，並輾轉請人入山通知我。我六點多接到通知，即於佛前，仰請彌陀不捨本願大悲，垂慈接引外祖母往生。隨即攜帶引磬、木魚等法器，趕往高雄，抵達時已七點多，台南的大舅父母及三舅媽也已趕到，只見外祖母已被換妥壽衣，雖未斷氣，然已不省人事，唯存細微喘息。不久救護車已到，準備載外祖母回台南老家往生；因此我向外祖母作簡短開示後，隨即上車，外祖母躺中央，其餘分坐兩旁，由我敲引磬，一路念佛，於晚上九點多回到台南老家，外祖母昏迷依舊。


經過一晚上一早上的開示助念，到了隔日初三中午過後，外祖母依然除了喘息還是喘息，既未斷氣往生，也不能隨眾念佛。見此情形，實在擔心，想外祖母之所以不能脫然隨佛往生，應有掛念之事。這時在旁助念的小舅媽也覺得事有蹊蹺，便雙手合掌跪向外祖母說：「阿婆！阿婆！如果阿彌陀佛已來接您，就請您跟隨阿彌陀佛往生；而我前天跟您所說的話是無意的，您往生之後，我絕對會……，我說到做到，請您放心吧！」

就這麼幾句安慰、保證的話一說完，原本一直躺著不能動的外祖母，立即連續合掌三次，第四次左手提起放在胸前，正如手托蓮花之狀，接著掌心在下的右手也翻掌成接引相，與此同時，呼吸立即停止，這時午後一點二十分，臉相也逐漸圓滿紅潤。一室親戚，親眼目睹，個個相視，咸感驚奇讚歎，不覺念佛之聲，更加虔誠響亮。

事後三舅媽跟我講：「昨晚(初二)阿彌陀佛的侍者有來。」我一聽好奇的問：「哦！阿彌陀佛也有侍者啊！長得怎麼樣？在哪裡看到？」三舅媽答：「因為天氣悶熱，大家在室內念佛，我便獨自一人在室外念佛，正好看到很多阿彌陀佛一尊尊排滿虛空，就像佛光山佛城四周一排排的佛像。」原來是「光中化佛無數億」，三舅媽沒學佛，不知所以。



按：

阿彌陀佛 無時不在 無處不在 無所不知
阿彌陀佛 常在我旁 調攝著我 等待著我
若我迴心 憶佛念佛 彌陀與我 感應道交
現世護念 臨終接引 眼前事實 豈能不信 

十字架的阿彌陀佛

文／釋淨宗

2011年夏天在加拿大溫哥華的淨土宗念佛會，有一次念佛共修（每半小時一段，共三段），最後半小時的時段，淨濟居士念佛的聲音突然高亢起來，接著停了一分多鐘，後又繼續隨眾念佛，只是聲音明顯小了很多。結束共修後，大家散去，各自回家。

此時淨濟居士滿臉淚痕地對淨普說：「我剛剛看到一種不太好的景象，不知該說不該說？」

淨普說：「沒關係，見什麼說什麼，不要放在心上。」

淨濟說：「我剛才看見阿彌陀佛。」

「那好啊！」淨普回答。

淨濟哭著說：「但我懷疑那是魔。」

淨普追問下去：「為什麼？」

「我剛才所看到的好像是在菲律賓的一間醫院，阿彌陀佛接了一位老太太往生去。但我同時看到病床有個十字架！阿彌陀佛為什麼出現在一個有十字架的地方呢？十字架是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應與佛無關啊！」

淨普也不解，只能安慰說：「不要太在意，可能有某種特別因緣吧。」

於是淨濟再向帶領大家念佛的淨輝（說普通話的）訴說剛才所見十字架的阿彌陀佛。

沒想到淨輝竟然回答說：「對呀，我剛才在念佛前已講過了，今晚請大家為一位在菲律賓醫院即將往生的華人老太太念佛。她的兩個女兒信天主教的，今天下午曾到佛堂求助，希望能幫到她們信佛的媽媽，她媽媽現在菲律賓的天主教醫院即將離世，由於她倆是天主教徒，不懂怎麼做。於是我告訴她們晚上我們念佛會會幫她媽媽念佛迴向，相信阿彌陀佛會現前接引其往生淨土。」

大家聽聞之下，才恍然大悟，不禁嘖嘖稱奇。淨普和淨濟都是說廣東話的，當時沒有留意聽到淨輝普通話的開場白及最後的迴向文，但大家念佛時淨濟居士所看到的景象，竟與事實一樣。你說奇特不奇特。

2016年10月29日 

一句彌陀度亡嬰

——新加坡的念佛感應故事

（附：淨宗法師按語）

文／沈佳萱

我是沈佳萱，今年十九歲。由於母親是新加坡淨土宗的蓮友，是一位虔誠念佛人。雖然母親常常跟我講解「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勸我常念佛，尤其遇到困難更要念佛，但是我總還是缺乏一個完整的概念，因而不太念佛。

在2016年9月初，由於學校放假，我在一間新加坡烏節路（Orchad Road）大百貨公司的服裝店打工。在9月5日大約下午三點多，突然有一位臉色蒼白，下半身還流著血的婦女，從電動扶梯走出來向我說：「救我、救我！我很痛……」，然後就氣喘喘地倒在我身上。我長這麼大都沒有遇過這種突發狀況，看著這位婦女肚子微凸，下半身流著血，我想情況大概糟了。其中一位同事馬上聯繫醫院，但是卻緊張得講不出話來。

這時候，店裡的老闆馬上就在一

旁說：「在救護車來之前，千萬不要讓她昏過去，不然有生命危險！」那時不知道哪來的念頭，腦海裡出現母親常說的「念佛、念佛」。我當時還猶豫，到底是念四字「阿彌陀佛」，還是六字「南無阿彌陀佛」。但是想到老闆說，不要讓她昏迷過去，那還是念六字「南無阿彌陀佛」比較好，畢竟六字佛號「比較長」，可以延長時間，讓她不要昏迷過去。我就馬上向這位婦女說：「我現在口裡念什麼，您就跟我念什麼就好，千萬不要睡覺啊！」我就開始在她耳朵念「南無阿彌陀佛」。這位婦女很聽話，真的就這樣和我念佛，但是我只是看到她的嘴唇在動，應該是已沒有太多的力氣跟著出聲念佛了。

說也奇怪，在念佛的時候，她的氣喘慢慢地緩和下來，四周圍磁場也變得很不可思議，大家幾乎都站在

一旁靜靜地看我扶著這位婦女念佛，沒有任何人上來打擾。大約十五分鐘後，救護車來了，我陪同這位婦女到醫院去，一路上我的佛號聲也不間斷。直到被送入病房，我才回到自己的工作單位。

第二天，這位婦女就出院了，而且沒有什麼痛苦。

第三天，這位婦女親自過來店裡向我表示謝意。他說：「經過診斷，醫生說我已經確定流產了，又說再遲到五分鐘，我也會因為失血過多而死。」她問我，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到底是什麼？怎麼這麼好？因為當時她倒在我懷裡半昏半醒地念佛時，她看到一道溫暖的光照著她，頓時感覺身心非常舒服，痛苦漸漸減輕。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位婦女說，



在她流產的當天晚上，她的先生就夢到有一位莊嚴無比的小孩子很開心地向他揮手道別。寶寶當時坐在一個「觀世音的臺」上面，四周圍還有粉紅色的花，地面全都是金色的，非常地莊嚴。過後我想，他口中所說「觀世音的臺」應該就是蓮花臺，因為這位先生未曾學佛沒有看過，不知那個是蓮花臺，而那個地方肯定就是母親常講的阿彌陀佛的淨土——極樂世界。事後，他們的家人，有人提議說，要不要燒金銀紙給這位無緣的寶寶？這時，先生就說「寶寶那個地方到處都是黃金，我們還燒金銀紙做什麼？」想想還真有道理。

我勸她說：「一家人儘量在這段時間念佛，只要念佛，阿彌陀佛都會滿願，會讓寶寶去好的地方。」他們便把寶寶的遺體領回家裡入棺，並在家裡念「南無阿彌陀佛」。由於沒有學佛，所以什麼念佛機、什麼法器、什麼音調都沒有，就一直在家裡這樣張口出聲念佛。

第四天，這婦女也看到了寶寶站在天上很高興地向著她微笑，可

以說夫婦兩人都得到寶寶菩薩往生極樂的通知了。

第五天，他們在家裡足足念了十個小時，第六天，他們更念了十二個小時，可說虔誠至極。接下來的幾天，這位婦女與其婆婆幾乎在家裡就念佛，念累就休息，休息好了又再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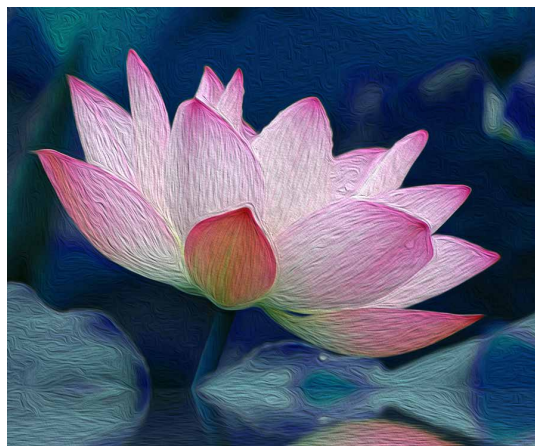
在第六天的時候，先生下班回來，一踏入家門，就聞到奇異的香味。他們一家都沒有點香，也沒人塗香水，怎麼會有這樣的香味呢？這大概就是所謂佛的感應吧。

不只他們家有這樣的感應，連我本身也遇到了兩次：就在第六天之後，有一天晚上，我夢到這位寶寶菩薩向我微笑，並且還拿了一朵小蓮花給我。過後，我又再次夢到寶寶菩薩，不過這一次他坐在一朵大蓮花上面，這朵蓮花幾乎大到足以佔滿我家客廳，不過他還是只給我一朵小小的蓮花。我醒過來就在心裡嘀咕：「您好歹有這麼大的蓮花，分給我一半也不為過啊！」事後一位認識的師父告訴我，大概是寶寶菩薩要勸我多念佛吧；平時少念佛，所以就只有一片的小蓮花，現在要多念佛才会有「大蓮花」。

雖然這位無緣的寶寶已然離去，但是這婦女媽媽卻感到很欣慰。除了寶寶已經往生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之外，寶寶的遺體非常完整漂亮（雖然媽媽流產之時只有四個月的身孕），與一般流產的胎兒不一樣。因此，雖然至今已經過了兩個星期左右了，這位婦女媽媽還是每天念佛。她說，反正現在坐月子也沒事做，就念佛。她還說，念佛的時候時間很快就過，而且感到很快樂、安祥，不是一般語言所能表達的。這大概就是阿彌陀佛慈悲救度的攝受吧！我也感到很安慰，畢竟那天親眼看到這位嬰孩死在自己眼前感到非常難過，但是現在知道他已經永遠脫離苦難了。

南無阿彌陀佛。

2016年9月18日



淨宗法師按語

本案主要情節：沈佳萱為流產孕婦念佛，轉危為安，胎兒往生淨土。

本案最神奇之處在四個月胎兒往生，充分彰顯「南無阿彌陀佛」名號功能不可思議，超情離見，純他力，自然而然，法爾自然，主動、平等、無條件、無限制、無障礙。

本案徹底粉碎念佛要這樣那樣、這般那般、如何精進、如何用功、如何調心、如何清淨、如何克服妄念、如何福善相助，否則難以往生之種種疑慮擔心，使知此等疑慮擔心皆是庸人自擾、杞人憂天、夢人囈語，唯自局分，絕非事實。

四個月之胎兒，尚未成形，一團肉塊，六根發育不全，見聞覺知未開，渾渾噩噩，蒙蒙昧昧，既無聞思修，亦無戒定慧，甚至亦無信願行，只是遇到有人為其母平安而念佛，非意所期，亦得往生。

十九歲的沈佳萱非僅不是高僧大德，也不是老修居士，平時也不太念佛，也不瞭解佛號的意義，竟以為六字比較長，應該更能延長時間使孕婦不昏迷，充其量乃因其母平時常勸，

因而對阿彌陀佛有親切好感，故情急之下忽然想起念佛，但只為孕婦安危著想，並非特為胎兒而念，甚至也不曾想到胎兒，更沒有立牌位、超度等，即便如此，胎兒照樣往生。

孕婦從來不信佛，也不知佛之存在，而問：「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到底是什麼，怎麼這麼好？」只是危難之中隨著沈佳萱念佛而動口不出聲地念，自然也沒有超度自己腹中寶寶的想法，甚至只想活命，其他一切不及多想，更沒有專門為胎兒念佛迴向之念。即便如此，胎兒照樣往生。

論胎兒本身，蒙昧無知，沈佳萱、孕婦皆忽略其存在，在自己無知、無人關顧的情況下依然往生。唯一的原因是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佛號才起，佛光即至，不知不覺，不祈不求，而佛號自然施予救度，超生淨土。因為這是佛號本身具備的功用，法爾自然。如植物遇陽光照射，雖無心無知，不祈不求，自然生長，也是光照自然作用。

假如不是胎兒，而如一般成人抱有「如不達到某種程度，雖念佛恐怕難得往生」等種種成見，必被凡夫成見所礙，反而不如此胎兒隨順名號功能自然安然往生。故為種種雜染顛

倒成見之凡夫，為破其執見顛倒而說種種法，以使聞而信，信而願，願而稱。若能隨順名號自然功能，此等皆是閒葛藤，皆用不上。

故念佛不求其智，反樂其愚。因所謂「智」皆是凡夫顛倒分別，唯能障礙，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愚」者無知無識，自然不起分別，隨順名號本身之功能，自然所牽，升道無極。愚者任憑佛智，愚者為佛力救度釋出空間，故愚即是智。智者自作聰明，自逞己智，如於虛空或迎或逆，不僅沒有任何功效，反而障礙彌陀救度，故智即是愚。凡夫豈有智哉！不如愚一點的好。

祖師言「一向專稱彌陀佛名」，即是放下善惡、是非、能與不能乃至信與疑等等一切盤算，唯以不思議心，如癡人、醉人、夢人、一切無知無識之人「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如此之人已經越過信願之坎，及於專稱之平地。

生命是奧秘的。此胎兒形雖不全，但生命是完整的。

「十方眾生」也包含腹中胎兒，
「乃至十念」也包含他人稱念。

吾人無他心道眼，此胎兒究竟

是何因緣、有何心識活動，彌陀如何施以救度，皆所不知，只能信受現前事實。經言：「如來智慧海，深廣無涯底，二乘非所測，唯佛獨明了。」
「聲聞或菩薩，莫能究聖心，譬如從生盲，欲行開導人。」

勸人念佛，雖然對方一時不能完全信受奉行，也有大益。因熏識成種，一有因緣，自然現行。如沈佳萱之母平時不常勸其念佛，則此孕婦、胎兒雙雙不測，徒然輪迴。今由其母平時教勸，孕婦平安，全家念佛，胎兒超生，永脫輪迴，沈佳萱受此事感染自必信心開發，信根增長。故真愛親眷有緣者，應利用一切機緣勸其念佛，而不需過多慮及人情，俗言：「寧願備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備」，南無阿彌陀佛萬德洪名豈可不令我所至愛至親人等常備於心以救一切急難，況且極簡極便，不費錢財、心力、時間，只一念信知，常稱於心口，則萬事周足，一切如意。🙏

念佛癒肝癌

文／佛順居士

賴貞良，男，現年四十歲，重慶城口縣雙河鎮雙流村人。

兩年前，他身患肝癌，併發肝硬化腹水，到重慶西南醫院等各大醫院檢查治療，花光了所有積蓄，欠下巨債，病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急轉直下，醫生也無力回天，宣判他最多只能活一個月了。

賴貞良在這種情形下，也只有回家等死。

一個家庭的頂樑柱就這樣在最需要他的時候，砰然倒下。他每一天都是在遺憾、無助、恐慌、絕望中度過，在分分秒秒面對死亡的到來中度日如年。

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天，賴貞良的二嫂符代翠（佛深）路過賴貞良家，順便進去看看他。佛深一進門嚇了一大跳，發現賴貞良躺在床上已經奄奄一息了，肝腹水把他的肚子撐得

像個即將臨產的孕婦，肚皮透明得幾乎能看到裡面的東西，

臉色黑暗，簡直就像一個活死人，家裡把棺材都準備好了。

佛深看在眼裡痛在心裡，但深知這時誰也救不了他，唯有仰靠阿彌陀佛了，希望讓他在生命的盡頭有個好去處。她立即代他皈依三寶，然後回去幫他進行臨終關懷，告訴他：阿彌陀佛在西方為我們所有人建立了一個美好的世界，那裡沒有痛苦只有快樂，叫做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無條件地救度一切眾生，只要你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不離口就可以啦，因為阿彌陀佛發願，只要願意念佛隨他去，任何眾生都可以去他的極樂世界，在那裡永遠擺脫這人世間的種種病苦。

病入膏肓的賴貞良，自知時日不多，二嫂的一席話深深觸動了他的心弦，就像在大海裡漂流的垂死者抓住

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也顧不上那麼多了，當下他就表示願意念佛到極樂世界去。

就這樣他開口便開始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只要是醒著，他必定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不離口，一心嚮往極樂國土。暴風雨後總能看到靚麗的彩虹，南無阿彌陀佛名號奇蹟般的在賴貞良身上大放光明。僅一個星期的念佛，他的腹水就沒有了，期間沒有借用任何人力的作用。人也有點精神了，他念佛更加來勁，在短短二個月時間內，完全恢復成一個正常人，又可以出去打工掙錢了。一個哀聲嘆氣的家庭從此變成天天法喜充滿的家庭，全家都走進念佛，尤其是他女兒念佛可歡喜了。


一天，當他騎摩托車出去，村裡人看到他就像看外星人一樣，感到格外稀奇，簡直要閃瞎一片人的雙眼。人人都說，太神奇了，不敢想像，大醫院、名醫生都無能為力，判決最多只能活一個月的人，現在居然是一個健健康康的壯小夥站在眼前。大家都來問他是怎麼好的，賴貞良自豪地告訴他們：是南無阿彌陀佛救了我，只

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在不知不覺中我的病就好了。

後來到醫院檢查，原先給他看過病的醫生見到他，首先是大吃一驚，都以為他早就死了呢。經檢查肝癌細胞沒有了，統統消失不見，身體棒棒的健康人！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讓名醫大跌眼鏡，自嘆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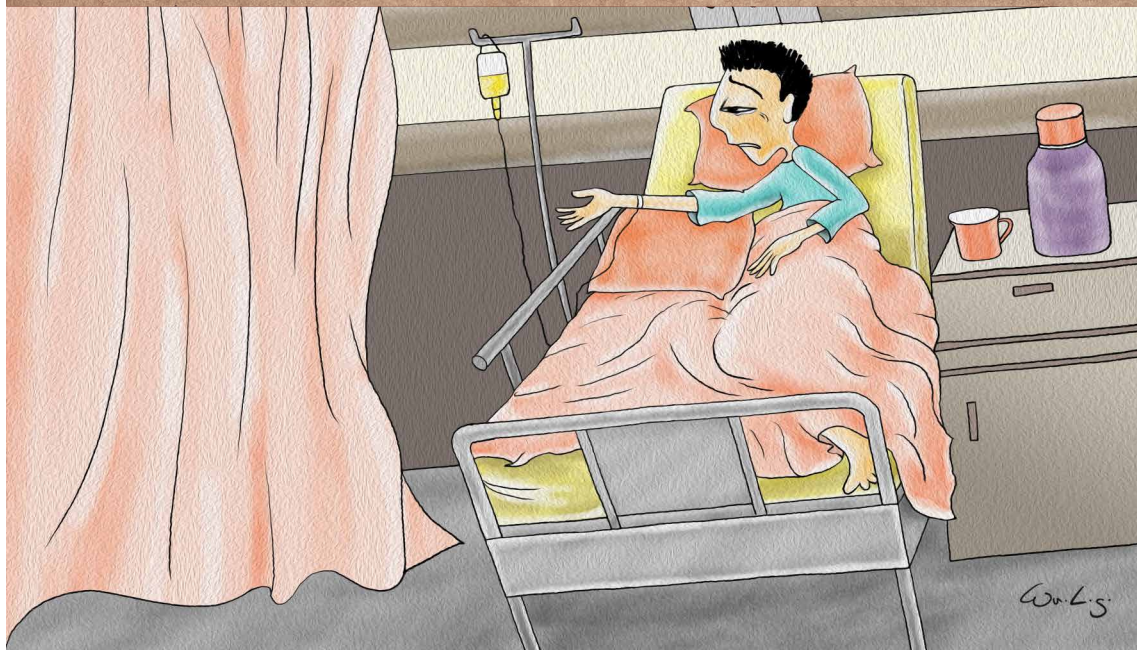
事實再一次驗證了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的威神力何其偉大，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不僅能使人起死回生，而且能使人獲得永久的生命——佛的生命。

自從賴貞良徹底康復後，全村也興起了稱念「南無阿彌陀佛」，接受南無阿彌陀佛在村裡「大行其道」。佛深看到這裡人的因緣成熟，就發心在村裡建立了念佛堂，組織願意來念佛的蓮友一起共修。現在每次共修都有三十人左右，逢佛菩薩生日就更多了。賴貞良一家自然也就成了念佛堂積極的護法。

2016年10月 

念佛不斷 鬼退病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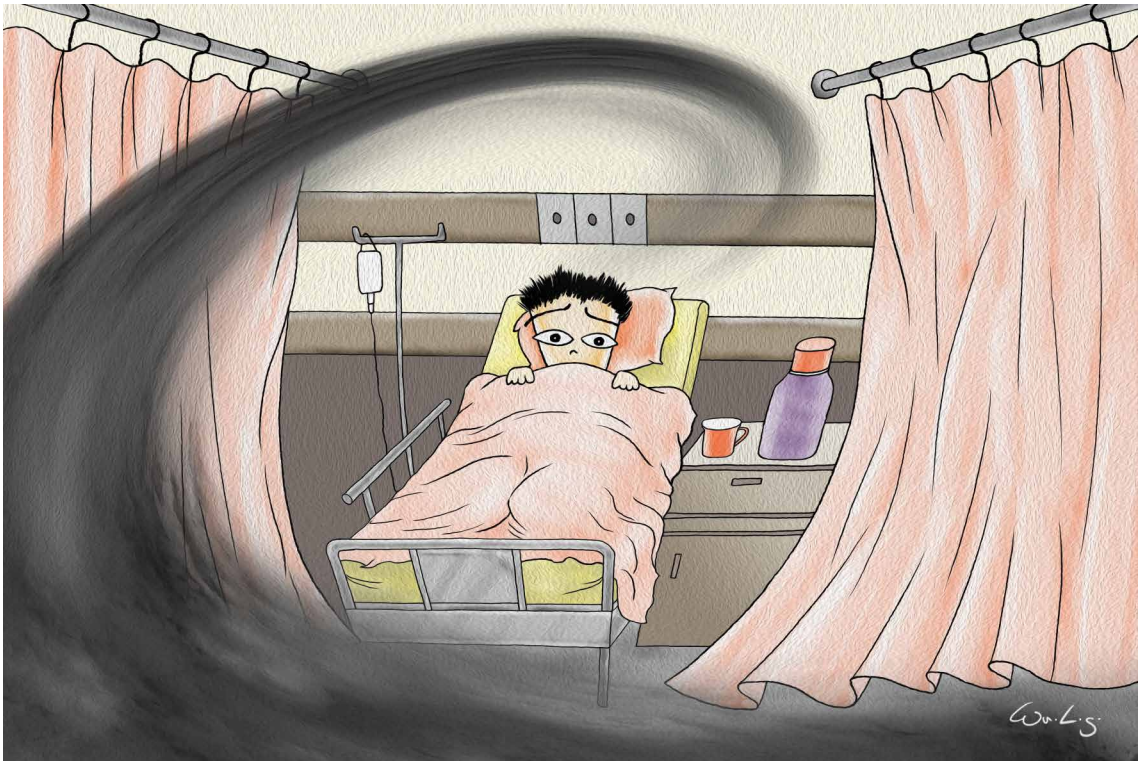
出自 陳海量《可許則許》 白話／釋淨開 繪圖／巫麗雪



1. 十九歲的生命，在病床上虛弱地躺著。



2. 他叫邵聯萼，眼神呆滯，耳邊都是醫生的話：「這病沒藥醫啊」，心情一直盪在谷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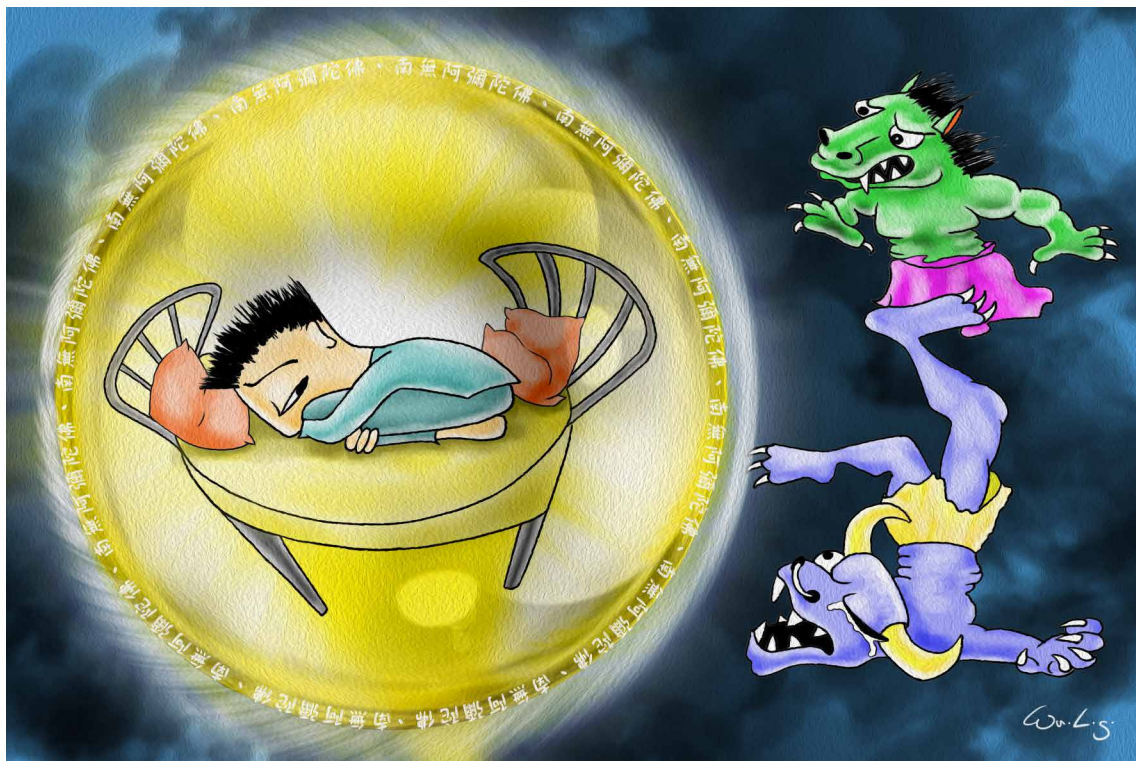
3. 有一天晚上，燈火通明的病房出現一片陰影，黑壓壓的，風一樣地往他的病床衝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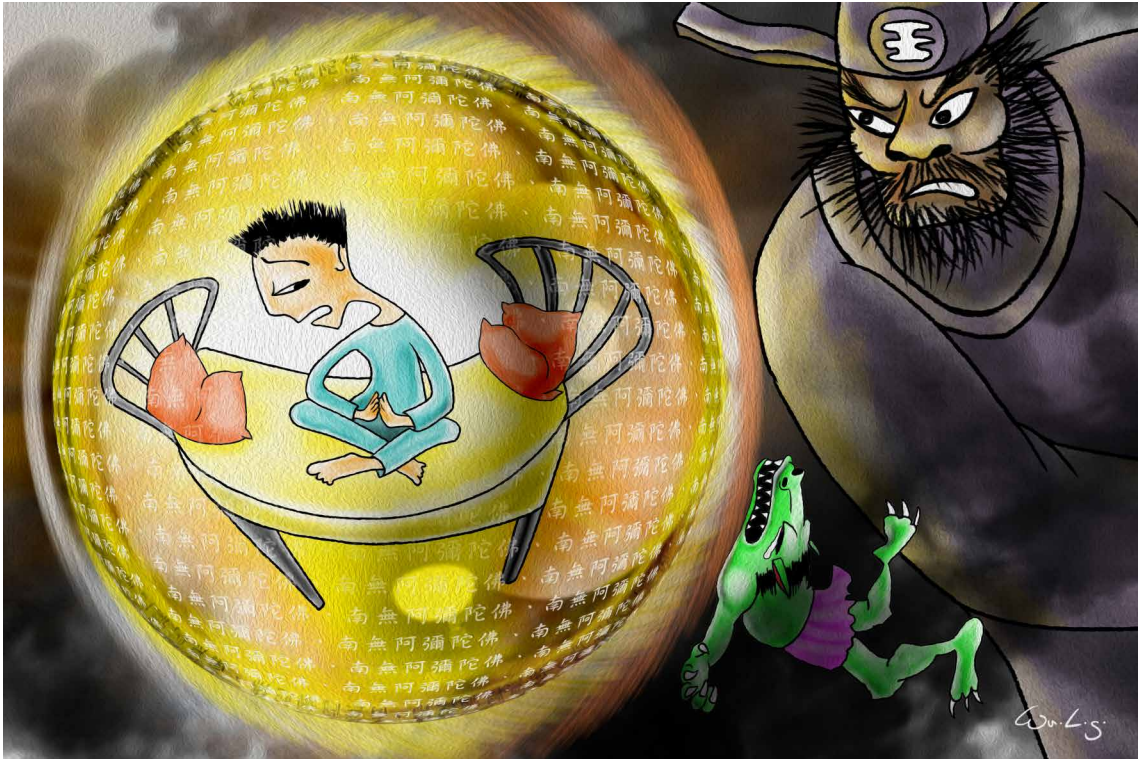
4. 「哎呀，牛頭馬面、青面獠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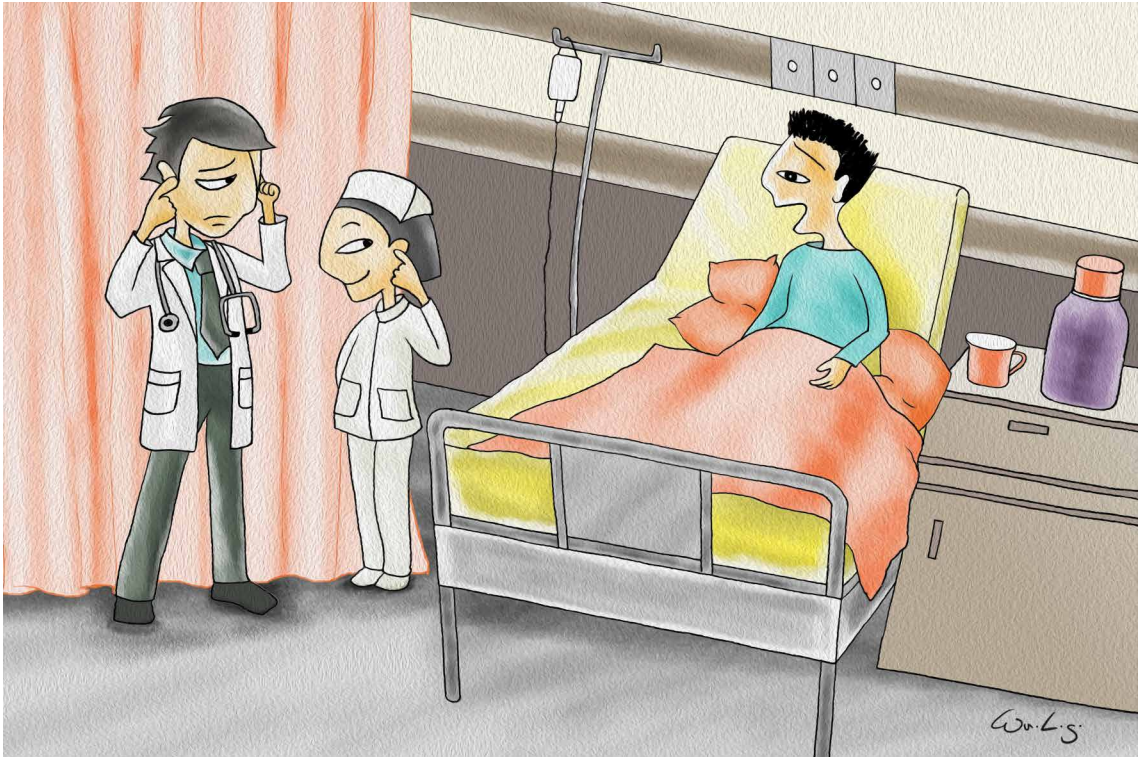
5. 他緊張地跳坐起來，「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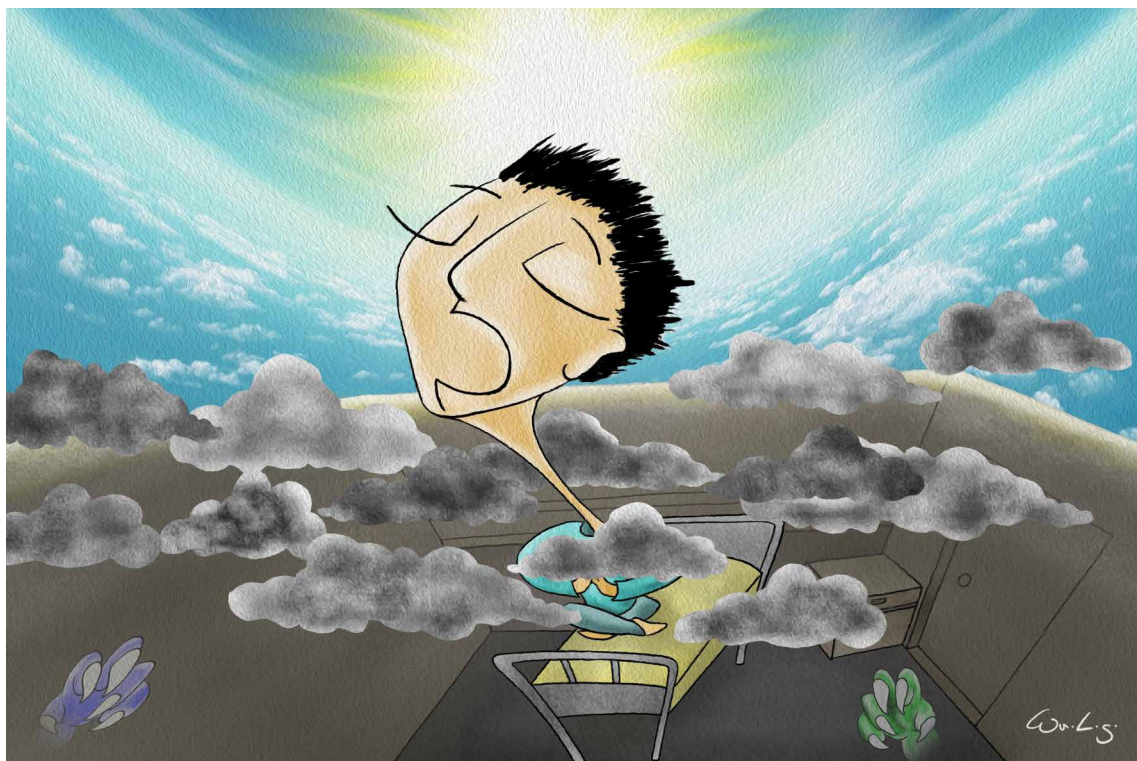
6. 瞬間，鬼怪都被他念佛的聲音嚇到了，急得團團轉，不敢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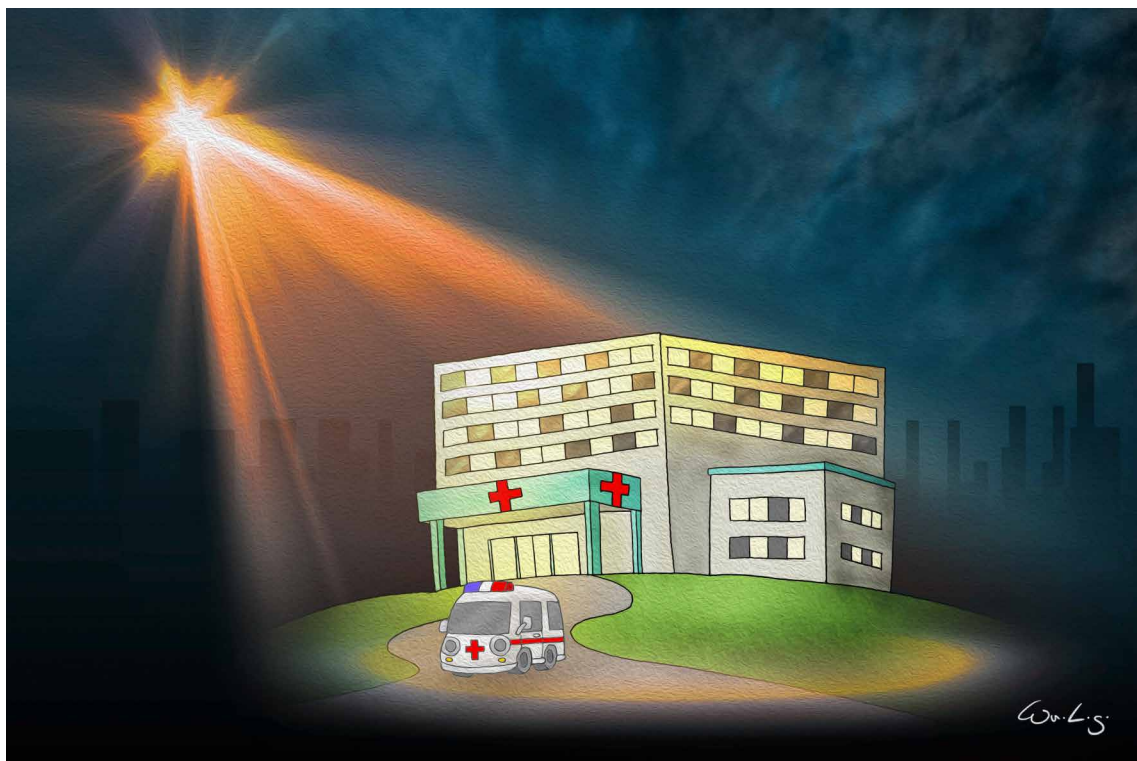
7. 後來，連閻羅王也現身，威風凜凜要來抓他，可是也被佛號擋著，一步也跨不過來。



8. 「你太吵了，不要再念了，聽到沒有！」醫生不耐煩地對他說。



9. 於是，念佛愈來愈大聲的邵聯萼被移到另一個病房，一個人用盡力氣，大聲呼喚「南無阿彌陀佛」！



10. 將近五天後，一顆金光，像流星落下來，放射光明，把整座醫院照亮得如同白晝，除去了陰森森的氣氛。



11. 阿彌陀佛這時候就站在金色的光明裡面，慈悲地向他微笑，給他安全感，好像媽媽懷抱裡那個新生的嬰兒。



12. 隔天，興奮的邵聯萼依然不停地動嘴唇，歡歡喜喜出院去了。他心想：「念佛真好，念佛真好，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投胎轉世，得前世遺物

羊祜（221～278），字叔子，西晉著名軍事家、政治家和文學家。

羊祜博學能文，清廉正直，坐鎮襄陽之時：一邊屯田興學，以德懷柔，深得軍民之心；一邊繕甲訓卒，廣為戎備，做好伐吳準備。在東吳名將陸抗去世後，上表奏請伐吳，可惜遭到朝中大臣反對。咸寧四年（278），羊祜抱病回到洛陽，同年病故，在臨終前，舉薦杜預自代，後來杜預伐吳，西晉一統天下，羊祜功不可沒。

相傳羊祜去世之後，南州百姓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將士痛哭不已。襄陽人想到羊祜在世時經常遊賞峴山，於是建廟立碑，四時祭祀，往來人看到碑文後，無不流涕，故名為墮淚碑。

羊祜早年又有一樁奇事，據《晉書·羊祜傳》記載——

羊祜在五歲的時候，有一天向奶媽討取一只金環，說是自己以前玩過，現在不知放在哪裡。

奶媽對羊祜說：「少爺以前並沒有玩過什麼金環呀？」

小羊祜心裡也一愣，忽然又像記

起什麼似的，就往門外走去，一直走到鄰居李家東面矮牆外的桑樹跟前，竟然在桑樹洞裡找出了一只金環。


這一天李家主人也在場，他看到這一幕，非常吃驚地說：「啊呀！這只金環就是我幾年前死去兒子經常把玩的呀，是他丟失掉的，當時還因為找不到大哭一場，原來是在桑樹洞裡，現在怎麼被羊祜拿走了？！」

小羊祜的奶媽就把前後經過告訴李家主人，說小羊祜在家裡就向她討取金環，結果沒有討到，於是出門往桑樹這邊跑，還真被他找到金環。

李家主人聽了以後，想起了自己過世的兒子，看著小羊祜的模樣，不禁悲痛莫名，長嘆不已。

遠近居民知道了這件事，也覺得很神奇，都認為李家兒子就是羊祜的前身。

參考資料——

《晉書·羊祜傳》：「羊祜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

我的善良與他人無關

文／孫道榮

暑假裡的一天，同事的孩子在路上遇到了一個懷抱嬰兒的年輕女人。女人先是問路，接著便面露難色地說，自己是來杭州旅遊的，可錢包被人偷了，想向他借點零錢坐車。孩子聽了女人的遭遇，從口袋裡掏出錢包，毫不猶豫地將幾枚硬幣遞了過去。年輕女人連聲道謝，誇他是個善良的好孩子。

小傢伙正準備將錢包放回褲兜裡，卻好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主動問道：「阿姨，你的錢包被偷了，那你到了火車站，怎麼買票回家呢？」

年輕女人顯出一副無奈的樣子，「到了火車站，再說吧。」

小傢伙遲疑了一下，再次打開錢包，將裡面的幾十元紙鈔也拿了出來，遞給女人道：「阿姨，這是我準備去買書的錢，也給你吧。」

年輕女人顯然沒想到孩子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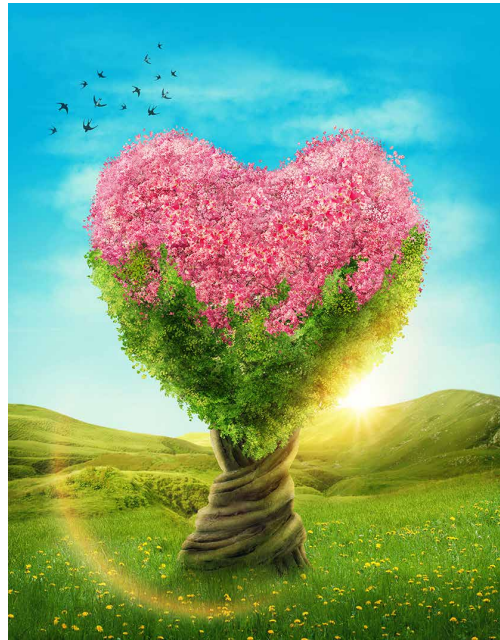
主動把錢包裡的錢都拿出來給她，但還是猶豫地接過了小傢伙遞來的錢。孩子似乎還有點不放心，對她說，要是這錢不夠買車票，我可以打電話讓爸爸過來，他的單位就在附近。年輕女人連連擺手：「不用了，不用了。謝謝你啊，小朋友，你真是一個好孩子。」一邊說，一邊匆匆地抱著孩子離開了。沒錢去新華書店買書，同事的孩子來到爸爸的單位，把事情的經過說給了爸爸聽。同事讚許地摸了摸孩子的頭，拿出幾十元錢遞給孩子，讓他再去書店買書。

孩子一走，辦公室裡就炸開了鍋，大家一致覺得，那女人是個騙子，一位同事還語氣堅定地說，他經常看到有個抱孩子的女人在單位附近活動。孩子被騙了，這一點大家意見基本一致。而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告訴孩子真相？一種觀點是，必須告訴孩子真相，以免他

再次受騙；而另一種觀點卻是，不要告訴孩子，否則他的善心會受到傷害，今後可能不會輕易相信他人了。大家各執一詞，似乎都有道理。

讓我驚訝的是孩子爸爸的態度，他說，孩子一說事情的經過，他就預感到那個女人可能是騙子，而他沒有說穿，那是因為他不想挫傷孩子的善心。再說，也可能那個女人真是遇到了困難。

同事說：「這孩子從小只要看到乞討的人，無論是老人還是壯年，都會停下來，將自己的零花錢拿給人家。我也曾試圖告訴他，有的人是真的不能自食其力，有的人卻是因為好吃懶做，你要視具體情況來決定要不要給錢，不然，你的愛心就可能是被欺騙了。」沒想到，孩子卻歪著腦袋反問：「我怎麼分得清呢？我幫助他們，是因為我善良，與他是什麼樣的人有什麼



關係呢？」同事感慨地說，孩子給他上了一課。

善良是孩子的天性，我希望他能保持這顆善心，一個人的美德，是出自於他真誠的內心，不需要回報，也無關他人的態度。🙏

善良成就未來

——邱吉爾與青黴素的發明者

文／佚名

十九世紀末，英國的蘇格蘭有一位貧苦農夫叫弗萊明，他心地善良，樂於助人。有一次他在田裡耕作時，忽然聽到附近的泥沼地帶有人發出呼救的哭泣叫聲，他當即放下手中的農具，迅速地跑到泥沼地邊，發現有一個男孩掉進了糞池裡，他急忙將這個男孩救起來，使他脫離了生命危險。

兩天以後，一位高雅的紳士駕著一輛華麗的馬車來到了弗萊明所住的農舍，彬彬有禮地自我介紹說，他就是被救男孩的父親，特此前來道謝。這位紳士表示要以優厚的財禮予以報答，農夫卻堅持不受，他一再申明：「我不能因救了你的小孩而接受報酬。」正在互相推讓之際，一個英俊少年突然從外面走進屋來，紳士瞥了一眼便問道：「這是你的兒子嗎？」農夫很高興地點點頭說：「正是。」紳士接著說道：「那好，你既然救了我的孩子，那就也讓我為你的兒子盡點力，讓我們訂個協議吧，請允許我把你的兒子帶走，我要讓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假如這個孩子也像他父親一樣善良，那麼他將來一定會成為一位令你感到光榮的人。」

鑒於紳士的誠心誠意，農夫只好答應了他的提議。紳士非常講信譽，重承諾，不但把農夫的孩子送到學校讀書，而且還供他到聖瑪利醫學院上學，直至畢業。後來在一所知名的大學從事醫學研究工作，負責進行有關培養細菌的科學實驗。

這個農夫的孩子不是別人，他就是後來英國著名的細菌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教授。他於1928年首次發明了舉世聞名的「青黴素」，後來又經過英國病理學家弗洛里和德國生物學家錢恩的進一步研究完善，於1941年開始用於臨床，並於1943年逐漸加以推廣。

當時的醫學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弗萊明負責的細菌培養工作十分艱難，時常因為細菌保存溫度的控制不當，而導致培養皿中的培養液發黴，而培養液一旦發黴，就要全部丟棄，還得重新再做一次實驗。每逢遇到這種情況，弗萊明的同事們難免滿腹牢騷、怨天尤人。但弗萊明的態度則不一樣，他不是將發黴的培養液丟棄了事，而是不斷地用顯微鏡觀察已經發黴的培養液。他決心把前因後果弄個水落石出。

經過不斷地研究，弗萊明終於在顯微鏡下清楚地看到了侵入培養皿的黴菌，是如何不停地吞噬培養液中的細菌。弗萊明從中得到靈感，於1929年，在一個個被實驗室同事捨棄不要的培養皿中，成功地提煉出可以對抗致命病菌的「盤尼西林」，也就是至今仍被臨床治療廣泛應用的「青黴素」。青黴素被公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原子彈和雷達相並列的第三個重大發明。而上面提到的那個被農夫救起的男孩，後來成了英國著名的政治家，即二戰時期的首相邱吉爾爵士。

青黴素誕生不久，英國首相邱吉爾不幸患上了在當時足以使人致命的肺炎，眾醫生束手無策。有人向他建議，用新發明的青黴素試一試，這可能對治療他的肺炎有顯著的療效。

一向固執的邱吉爾不為所動，堅決反對，說自己不願成為試驗新藥的白老鼠。但當邱吉爾得知發明青黴素的學者原來是早年將自己從河水中救出的弗萊明之子後，態度大變，高興地說：「如果是他，我願意試一試。畢竟在我小的時候，他父親曾從河水中救過



我。我想這一次，他應該不至於害死我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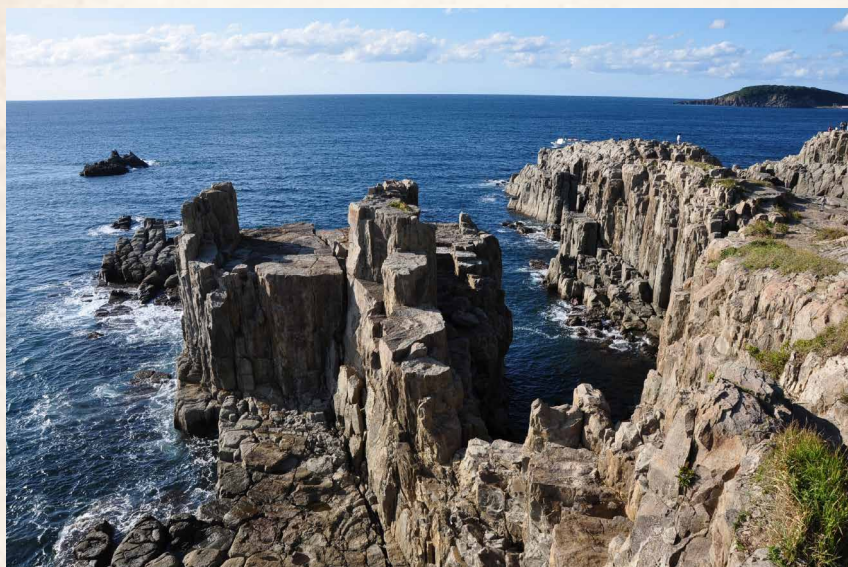
從挫折中找到拯救世人良藥的弗萊明，再次救了邱吉爾一命；而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領導歐洲盟軍，成功地遏制了法西斯納粹稱霸世界的野心。

誰也沒有料到，一個農夫救起一個素不相識的孩子對後世會發生如此重大的影響，他自己的兒子也因此而獲得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日後竟然會成為英國著名的細菌學家和青黴素的發明者。

邱吉爾首相在二戰中的卓著功勳無須贅述，弗萊明教授發明的青黴素也不知拯救了多少過去根本無法拯救的生命，真是為全人類造福不淺。

任何人都沒有料到，一個農夫救起一個素不相識的孩子這樣一件事，會改變這麼多人的命運。而他們當事人，也在付出善良的同時，享受著命運的饋贈。可見善良是多麼難能可貴啊！🙏

老人把守死亡關卡 勸退五百跳崖人



東尋坊壯麗的海蝕岩柱地形，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觀光客還有尋短的失意人。

日本是自殺率很高的國家，福井縣有個懸崖，更是時常有人來此尋短而聞名。還好有一位老人，奮力把守著這個鬼門關，十二年來，已經搶救了五百多個生命。

茂幸雄，現年七十一歲，曾任職警察。退休前一年，茂幸雄被調任

到福井縣的東尋坊。東尋坊是個地理景觀特殊的海岸線，水深十七公尺，臨海崖壁高五十公尺，連綿一公里，景色壯麗，氣勢磅礴，很多日本的電影都在這裡取過景。眺望著壯美的海岸線，吹著海風，讓人感到無限的愜意。然而這樣一個美麗的地方，卻成

為很多人自殺的首選——每年有多達一百人在此投水，且人數逐年增多。茂幸雄當時的工作，就是從崖岸的下方海面將遺體打撈上來。日復一日，數量如此之多的遺體，處理案件的當局之冷漠，使他感到震驚。

2003年秋天，茂幸雄遇到了一對老夫婦，他們手牽手坐在一把長椅上，手腕綁著血染似的手絹。茂幸雄近前關心他們在做什麼，想不到他們說：「我們正在等待，夕陽西下後，就投崖自盡！」

老夫婦告訴茂幸雄，自己因生意欠下龐大債務，實在還不起了，這些錢與要了自己的命差不多。

茂幸雄苦勸他們不要輕生，先回家去，一切從長計議，於是便開車送他們到社會福利部門，提出援助申請。本以為事情就這樣解決，沒想到五天後，兩個人還是自盡了，因為當局拒絕了他們的援助申請。

這件事讓茂幸雄明白，有些人其實不想死，但即便想活，也活不下去。所以茂幸雄時常出現在崖邊，力勸那些想自殺的人。

但使茂幸雄認真看待頻繁的自殺案件，並奮不顧身地投入援救工作，幫助他們重新回到正軌，這個熱情是



茂幸雄，退休後在東尋坊海崖成立了防自殺的非營利組織。

從某個頗為遺憾的事件激發出來的。

剛從警察的職位退下來的茂幸雄，經營著一家小吃店，偶爾跟好友喝酒聊天，日子過得安穩平順。有一天下午，警察局突然來了一通電話：「您的朋友把車子直接開向了海裡！」他腦子一下子空了。

朋友的死，讓茂幸雄沉思許久，痛定思痛後，茂幸雄拋開痛苦和遺憾，決定主動出擊，去東尋坊勸說那些意圖自殺的人。

雖然如此，事情沒有他想的容易。

「要勸這些人太難了，他們對人生絕望，根本是抱著必死之心來的。他們或欠下了巨額債務，或被辭退，或承受著長期的壓力而患了憂鬱症。」

「我見過太多悲傷，我不想再聽到更多人哀悼。」茂幸雄接著說：「如果你停下腳步想像一下：有人坐在崖邊，認為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結束一切，我真覺得他們需要幫忙，他們需要某人介入拯救他們。」

而勸意圖自殺者「想想你的父母，他們一定很擔心你」之類的話，對經驗豐富的茂幸雄來說是個最不好的勸法。

他強調：「要讓想自殺的人回心轉意，唯一的辦法就是幫他們找回自己，和他們一起解決問題。如果是失業者，我帶他們去招聘市場，幫他們找工作；如果身負高利貸，我帶他們去尋求法律援助；如果無家可歸，那就住我家。沒什麼大不了的，為什麼要尋死呢！」

每天，茂幸雄會帶著他的望遠鏡巡邏，來回觀察這片斷崖，特別注意隻身前來、心事重重的遊客。這十幾年來，茂幸雄晚上出門巡邏，白天才回去照顧生意。一碰到要自殺的人，

茂幸雄就帶他們回到自己的店裡，填飽肚子，聊聊遇到的困難；或者幫他們尋找工作，聯繫家人，等茂幸雄完全放心了，再送他們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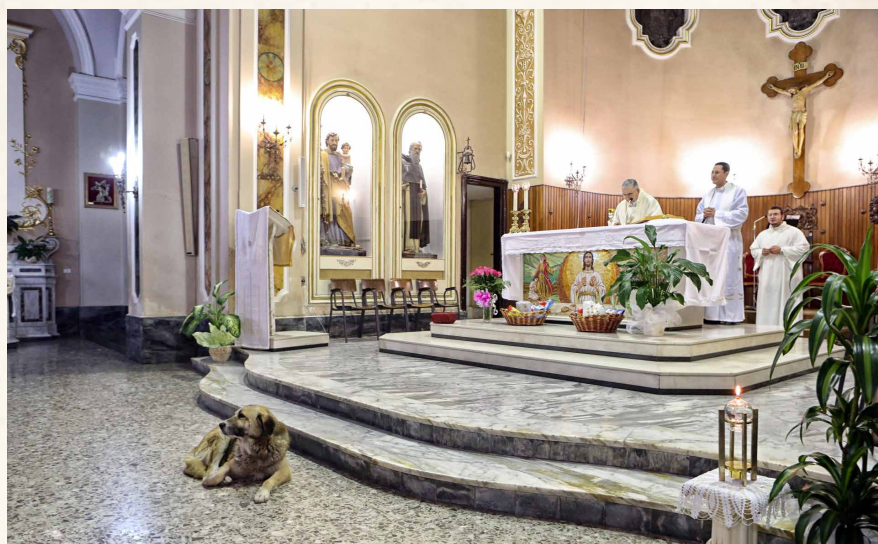
十二年了，他挽救了五百五十個生命。

隨著被救過的人愈來愈多，當地人給他一個響亮的口號：「別想不開啊少年！」提醒大家只要想到茂幸雄，就要對生活充滿信心。

因此這段時間裡，當地的自殺率下降了70%；同時，茂幸雄身邊也有了八十三名志工。有人是受茂幸雄的行為感動；有人是從小父母就自殺，不願悲劇在別人身上重演；還有一些，是被茂幸雄救過，不想別人也做傻事。他們說，自殺只是一時衝動，遇到茂幸雄，轉變了人生。

「幫他們把人生救回來，這就是我在做的事。」對茂幸雄而言，每個人都應該努力地活下去，這是他做這些事的意義。拯救垂危，讓他對生命更加熱愛，更加堅定守護生命的決心。🙏

最後相見的地方 牠天天教堂靜坐！



最後相見的地方 牠天天教堂靜坐！（圖文／萌寵動物）

來自義大利聖多納奇的七歲忠犬湯米(Tommy)，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走到教堂中參與彌撒，但這背後的原因卻令人動容。許多年前，湯米曾是一隻無家可歸的流浪犬，最後牠遇見一生中最心愛牠的主人瑪麗亞(Maria Margherita Loch)，牠的生活從此便充斥著主人賜予的愛。

瑪麗亞領養了湯米，讓牠瞭解和

以往不同的疼愛；但好景不常，瑪麗亞在五十七歲那年去世，湯米也彷彿知道主人離牠遠去，再也無法擁牠入懷，於是便每天走到為主人舉辦喪禮的教堂中去祈禱。

神父多納托·潘納(Donato Panna)說：「我從未聽過狗狗吠叫，牠的行為十分端正。」莊嚴的教堂中出現流浪狗，或許會讓人感到不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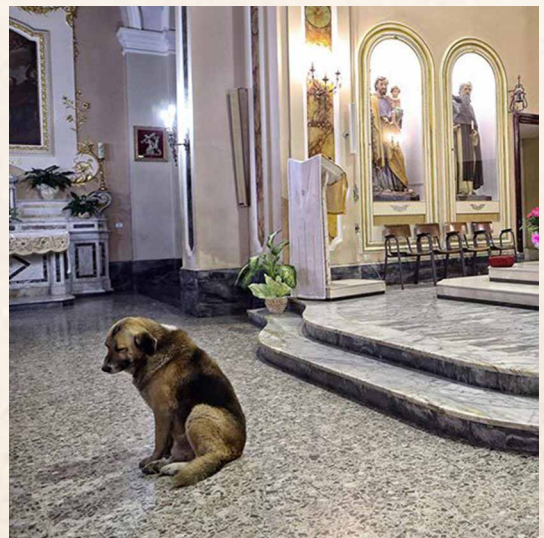


對神父來說，一心想替主人祈禱的湯米也是信徒之一，因此不驅趕牠。

何況是參與神聖的彌撒。但湯米總是靜靜地待在一旁，從來不影響其他信徒。

如今失去主人的湯米已被村裡的所有人領養，並持續往返教堂思念心愛的主人。

即使許多事物將隨著時光流逝而改變，但毛小孩對主人的思念之情卻從沒減少。希望湯米能夠在眾人的關懷下度過幸福快樂的餘生。🙏





淨土宗
@plb.tw

首頁
關於

信受彌陀救度
專稱彌陀佛名
願生彌陀淨土
廣度十方眾生



為更方便大眾了解淨土宗，掌握淨土宗的訊息，近期已開通「淨土宗Facebook」專頁及「LINE @ 淨土宗」，希望藉此網路平台，拉近我們彼此的距離。歡迎您一起加入！

淨土宗 Facebook 加入方式：請於 Facebook 網站中搜尋「淨土宗」即可關注。

淨土宗



LINE @



FaceBook



YouTube



護持捐款

●郵局劃撥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號：5 0 2 3 0 5 1 1

●銀行匯款

一、一般及ATM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莊敬分行
銀行代號：0 1 2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號：4 6 1 1 0 2 0 2 2 4 8 0

註：匯款／轉帳成功後，敬請來電告知捐款人資料，以便開立收據。
電話：02-87881955

二、國外匯款：

Bank Name：
TAIPEI FUBON COMMERCIAL BANK CO.,LTD.
JUANGJING BRANCH

Bank Address：
NO.286, JUANGJING ROA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Tel：002-886-2-2722-6206

Fax：002-886-2-2720-6967

Swift Code：TPBKWTWP

Account (A/C)：4 6 1 1 0 2 0 2 2 4 8 0

Name：Chinese Pure Land Buddhist Association

《淨土宗雙月刊》流通點

臺灣地區：

中華淨土宗協會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 41號

電話：02-27580689 · 87881955

傳真：02-87807050

網址：<http://www.plb.tw>

郵箱：amt@plb.tw

淨土宗台北弘願念佛會

地址：台北市撫遠街384號B1

電話：02-2762-4922

淨土宗板橋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118號2樓

電話：0936-336-313

淨土宗新店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17巷3弄10號1樓

電話：02-2911-2615

淨土宗林口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140號

電話：02-86012135

淨土宗桃園念佛會

地址：桃園市建國路61巷33弄7號

電話：03-3613247

淨土宗台中念佛會

地址：台中市北區博館路6號

電話：04-2206-3618

淨土宗智覺寺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23號

電話：05-633-7740

淨土宗嘉義念佛會

地址：嘉義縣中埔區中華路771號

電話：05-2390373

淨土宗台南道場

地址：台南市南區惠南街93號

電話：06-2921918

台南市淨土宗學會

地址：台南市西門路一段471巷24號

電話：06-2220911

淨土宗高雄念佛會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81號

電話：07-3228220

淨土宗永明寺

地址：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三段595號

電話：07-683-2931

淨土宗彌陀本願精舍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忠英路231號

電話：0952-291216

香港地區：

中國淨土宗協會

地址：香港葵涌葵豐街41號安福工業大廈13樓E室

電話：852-25055642（蔣居士）

淨土宗慧蓮淨苑

地址：香港銅鑼灣天后廟道3號鴻安大廈2B

電話：852-29855575（妙渡法師）

淨土宗蓮池會念佛社

地址：香港九龍大角咀櫻樹街19號華源工業大廈3樓21室

電話：852-91353729（王居士）

淨土宗無量壽念佛會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奶路臣街1號源發大廈6字H室

電話：852-63401956（佛開法師）

澳門地區：

淨土宗澳門念佛會

地址：高利亞海軍上將大馬路105號威雄工業中心10樓之A

電話：853-28436346

澳門淨土宗學會

地址：澳門提督大馬路39號

祐適工業大廈10樓

電話：853-66332239（佛名法師）

韓國

韓國法燈寺

地址：韓國京畿道安城市陽城面老谷里
197-1番地
電話：031-674-3453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西馬）聯絡處

淨土宗 新山 念佛會（柔佛州）

No. 17 & 17A, Jalan Anggerik 42, Taman Johor
Jaya,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Tel：011-2160 5113（佛慈居士）
郵箱：amt.plb.jb@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jb

淨土宗 彌陀淨苑（吉打州）

No. 137, Taman Pelangi, Jalan Kuala Kedah,
06600 Alor Setar, Kedah, Malaysia.
Tel：04-771 7828 / 011-2769 8006
郵箱：amt.plb.as@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as

淨土宗 士拉央念佛會（吉隆坡）

No. 12A(F), Jalan SJ 6, Taman Selayang Jaya,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Malaysia.
Tel：019-263 6063（佛智居士）
郵箱：clng4144@yahoo.com.sg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sly

檳城 淨緣居士 Tel：016-405 7560

芙蓉 佛喚居士 Tel：019-981 0185

馬來西亞（東馬）聯絡處

古晉 佛安居士 Tel：016-866 0200

古晉慈雲佛教正信會（砂勞越）

Lot 7372, Jalan Sherip Masahor, 932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Tel：082-257634

新加坡

佛信居士 Tel：9782 6785

富安禮品

201D Tampines street 21 #01-K1 Singapore
524201
Tel：67873189

美國

Li Yung Kuan 關立詠（北卡）

103 BarTon Lane Chapel Hill, NC 27516 U.S.A
Tel：919-9298899

Pony Ho 紀善瑄（加州）

2365 Remora Dri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Peggy Chiu（加州）

PO Box 29521 Oakland CA 94604
Tel：510-575-0504

佛億居士（維吉尼亞州）

22575, Leanne Ter ashburn, VA.
Tel：703-975-2908

加拿大

Mr. Alan Kwan 關其禎

Unit 1300, 4380 No.3 Road, Richmond, BC,
V6X 3V7, Canada. 加拿大 溫哥華
Tel：604-273-3222
郵箱：namoamitabha.van@gmail.com

吳榮添

Tel：778-288-1218

巴西

南美普陀山承天寺

ORBI-ORDEM BUDISTA INTERNACIONAL
Rua Doutor Josivalter Vilanova no.99
Jardim California Foz do Iguacu
Paraná Brasil
CFP：85867-504 TEL：55-45-35245566

澳洲地區

澳洲雪梨中華淨土宗協會

Mrs. Lai fong Wong 佛壽居士
143 Tryon road Lindfield NSW 2070 Australia
Tel：02-9416 9355
0422-333815(慧吉居士)
郵箱：amtsydney@gmail.com

淨土宗叢書

編號	書名
1	淨土宗聖教集
2	淨土三經
3	佛說無量壽經
4	《易行品》講要
5	《往生論註》分段對照本
6	往生論註
7	安樂集
8	善導大師全集
9	法然上人全集
10	觀經四帖疏
11	淨宗要集（整理中）
12	念佛金言錄
13	第十八願講話
14	第十八願淺釋
15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16	《阿彌陀經要解》略註
17	淨土宗判教史略要
18	淨土決疑
19	唐朝高僧善導大師
20	淨土宗三祖師傳
21	慧淨法師書信集
22	慧淨法師講演集（一）
23	慧淨法師講演集（二）
24	人生之目的
25	走近佛教
26	觸光柔軟
27	無條件的救度——觀經下品下生之深義
28	念佛感應錄（一）
29	念佛感應錄（二）
30	念佛感應錄（三）
31	決定往生集
32	回歸善導
33	淨宗略講
34	唯說念佛
35	念佛勝易
36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37	《阿彌陀經》要義（整理中）
38	善導大師語錄
39	印光大師法要
40	印光大師說故事

41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講記
42	淨土宗概論
43	《往生論註》核心講記
44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45	往生集
46	《念佛感應錄》（四）
47	《念佛感應錄》（五）
48	《念佛感應錄》（六）（整理中）
49	觀經教眼（整理中）
50	淨土宗特色述義
51	第十八願善導釋（出版中）

因果叢書

編號	書名
1	見聞錄、現果隨錄
2	冥報記、冥報記輯書
3	地獄見聞錄、幽冥問答錄
4	六道輪迴錄
5	輪迴集
6	物猶如此
7	坐花誌果
8	美德故事
9	人生故事
10	歷史故事
11	因果故事
12	佛教故事

隨身書系列

編號	書名
1	念佛放光
2	念佛度亡
3	真正的大孝
4	人生之目的
5	彌陀的呼喚
6	淨土宗之特色
7	善導大師語錄
8	佛教的無常觀
9	略談三皈依
10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11	瀕死體驗
1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13	淨土宗經論釋要文

14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15	淨土宗略要文
16	善導大師略傳
17	《觀經四帖疏》綱要
18	念佛必定往生
19	念佛一門深入
20	湖北老河口遇仙記
21	敬田·恩田——十四則故事
22	純粹的淨土法門
23	怎樣讀《善導大師全集》
24	念佛實用問答
25	動物往生佛國記
26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27	念佛人應有的基本觀念與心態
28	淨土宗教章
29	淨土宗根本義
30	念佛成佛是佛教
31	臨終須知與助念開示
3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33	素素寶寶 頭好壯壯
34	念佛超薦儀軌
35	慈悲的救度
36	淨土宗的戒律觀
37	臺灣奇案
38	預知時至佛聖來迎
39	佛說無量壽經
40	佛在何處
41	彌陀十二光佛略解
42	小怪李群仙
43	《易行品》概說
44	淨土宗宗旨法語

英文版隨身書

編號	書名
1	純粹的淨土法門
2	念佛成佛是佛教
3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4	善導大師略傳
5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6	念佛感應錄
7	盲眼老人 預知時至

韓文版叢書

編號	書名
1	純粹的淨土法門
2	回歸故鄉
3	淨土宗概論

越文版叢書

編號	書名
1	本願念佛
2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3	第十八願講話（出版中）

光碟目錄

編號	名稱	語言	備註
1	台語演講系列（一～五輯） （慧淨法師）	台	CD
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慧淨法師）	台	DVD
3	佛一開示（一～十三集） （慧淨法師）	台	DVD
4	下品下生之深義 （慧淨法師）	國	DVD
5	淨土宗宗風學習 （慧淨法師）	國	DVD
6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淨宗法師）	國	DVD
7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淨宗法師）	國	DVD
8	淨土宗大意（淨宗法師）	國	DVD
9	淨土宗概論（淨宗法師）	國	DVD
10	佛號（慧淨法師）	國	CD
11	與佛同在	國	CD

● 上列叢書，免費結緣，歡迎索取，不需回郵。



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若我成佛，國中有情，
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證大涅槃者，不取菩提。

—《大寶積經無量壽如來會》—

